



六個和一個

陳節等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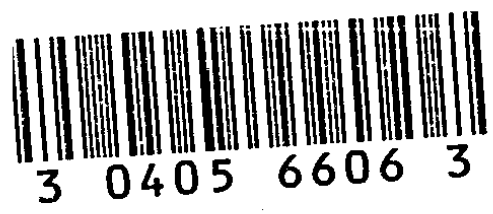
文 學 翻 譯 小 說 選 一

二 十 六 個 和 一 個

上 海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815.7
826
3



目次

二十六個和一個……………	俄國	M·賓爾基著	陳節譯	(一)
嚴加管束……………	俄國	E·契里加夫著	鄭振鐸譯	(三)
伊凡的不幸……………	俄國	L·萊奧諾夫著	周寬譯	(二五)
琉卡狄思……………	德國	J·瓦塞曼著	傅東華譯	(二四)
諦爾西的縫工……………	德國	E·格萊塞著	徐懋庸譯	(二八)
合唱……………	日本	須井一著	黃源譯	(二〇)
牧場道上……………	日本	永井荷風著	方光燾譯	(二七)

複本	愛爾蘭	J·喬伊新著	傅東華譯	(二七三)
速	美國	S·劉易士著	傅東華譯	(二九五)
嘉烈與烈翁朵	法國	杜亞默爾著	馬宗融譯	(三一九)
改變	荷蘭	I·普提巴喀著	芬君譯	(三六一)
山中笛韻	西班牙	P·巴羅哈著	張祿如譯	(三九二)
兩個世界	丹麥	J·約珂勃生著	伍彙甫譯	(四三九)

二十六個和一個

俄國

Maxim Gorki 作

陳 鏡 譯

—— 詩 篇 ——

我們二十六個人——二十六部活機器，鎖在潮濕的地窖裏，從早到晚調着麵胚，做着薄餅和餅乾。我們這地窖的窗子開在一個洞裏，這洞是在窗子前面掘下來的，四周圍砌着磚石，潮濕得發綠的了；從外面裝上了極密的鐵柵欄，太陽光不能夠透過那蓋着一層模糊的灰塵的玻璃而射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的老板在窗子上裝起鐵柵欄，是爲的要使我們不能夠把他的麵包屑給教化子或者我們的一些同伴，沒有工作餓着肚子的同伴，——我們老板說我們是騙子，而他給我們開飯的時候，不給肉喫，只給些腐爛的腸子

我們很悶氣，很擁擠，住在這石頭匣子裏，低矮的沈重的屋頂，上面，蓋着一層煤烟和蜘蛛網。我們很難受，要噁心，在這厚厚的牆壁裏面，牆壁上滿是花花綠綠的醜態和霉菌的斑點……我們早上五點鐘起身，總是睡不夠的，大家昏昏沈沈，什麼也不關心，到六點鐘，就已經要坐到桌子旁邊去做薄餅；濕麵胚子預先準備好了，這是我們還睡着的時候另外一些夥計做的。整天的，從清早直到晚上十點鐘，我們之中有些人坐在桌子旁邊，用手搓着彈性的麵胚，搖簸着，不使牠發僵，而另外一些人在這時候用水調着麵粉。整天的，滾水在鍋子裏愁悶的沈思的咕嚕着，鍋子裏煮着薄餅；烘麵司務的鏟子兇狠的很快的在爐子底下響動着，把煮好的滑膩的麵塊扔到滾燙的磚頭上去。從早到晚，爐子的一面燒着木柴，而這工場的牆壁上閃動着通紅的火苗，彷彿是在不做聲的笑我們。極大的爐子像一個神話裏的怪物的畸形的腦袋——牠從地底下伸出來，張開着一張大嘴，充滿着明亮的火，對我們噴着熱氣，而爐頭上的通氣洞，那兩個烏黑的窟窿，看着我們的沒有盡頭的工作。這兩個深的窟窿。正像眼睛——那個怪物的狠心的兇猛的眼睛；牠們總是

用那麼烏黑的眼光看着，彷彿看這些奴隸已經看累了，再也不等待他們有什麼人性發現，而只用智慧的冷酷的輕蔑來看着他們。

一天一天的，在這模糊的灰塵，齷齪——我們自己的腳從院子裏帶進來的——在這濃厚的薰人的氣味裏面，我們搓着麵胚子，做着薄餅，用我們的汗潤濕牠們；我們恨死了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永久沒有喫過自己手裏做出來的東西，我們不喫薄餅，寧可喫黑麵包。面對面的坐在一張長桌子的兩邊，——九個對九個，——我們在斷續的許多鐘點裏面，機械的運動着手和手指，我們這樣做慣了自己的工作，甚至於有時候不留心自己的動作了。我們這樣互相的看慣了，以致於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同伴臉上的一切皺紋。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談的，我們就這麼慣了，總是沈默着，除非是罵幾句——要知道一個人總有什麼該罵的事情，尤其是同伴。然而我們連罵都難得罵的——一個人有什麼錯處呢，如果他是半死的，如果他像一個木偶，如果他的一切情感都給勞動的煩重壓住了？然而，只有對於一切都已經說完了，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人，沈默才是可怕的，

痛苦的；對於還沒有開始自己的說話的人呢——對於他們，沈默是簡單的，輕鬆的……

有時候，我們也唱歌，我們的歌總是這樣開始的：工作中間，突然的一個人沈重的歎了一口氣，像疲倦了的馬似的，他輕輕的唱起一隻拖長着聲音的歌來，那些歌的可憐而又親愛的音調，永久可以使得唱的人的心上的重壓減輕些。我們之中的一個人唱了，我們起初只是沈默的聽着他的孤獨的歌聲；這歌聲在地窖的沈重的屋頂底下，熄滅了，悶住了，像潮濕的秋天晚上，曠野裏的柴堆的小火光似的。當那灰色的天，彷彿白鉛的屋蓋，蓋在這地上的時候，之後，第二個人跟着那唱的人唱起來，於是，已經有了兩個人的聲音，輕輕的愁悶的在我們這擠緊了的悶氣的洞裏浮動着。突然的，一下子幾個人的聲音按住了那歌聲，——牠像波浪似的洶湧起來，來得更有力了，更響亮了，似乎是在推開我們這石頭牢獄的潮濕的沈重的牆壁……

二十六個人都唱起來了；響亮的早就合唱慣了的聲音充滿了工場；歌聲在這工場裏是太擠了：牠撞到牆壁的石頭上去，哼着，哭着，輕輕的刺痛激動着心，抓着心上的舊的

傷痕，驚醒着那個愁悶……唱的人深沈的沈重的透着氣；有人還突然的打斷了自己的歌聲而長久的聽着同伴們唱，又重新把自己的聲音攙和在總的波濤裏來。有人愁悶的喊了一聲：『——閉着眼睛的唱，也許這濃厚的廣闊的聲浪，對於他，彷彿是一條道路，走到遠遠的地方去的道路，光明的太陽照耀着這寬闊的道路，而他看見自己在這條路上走着……』

爐子裏的火儘在抖動着，烘麵司務的鏟子儘在磚頭上響動着，水在鍋子裏咕嚕着，牆壁上的火光還是那麼閃爍着，不做聲的笑着……而我們，用別人的字句唱着自己的滯鈍的痛苦，唱着失掉了太陽的活人的愁悶，奴隸的愁悶。這樣生活着，我們這二十六個人，在這所大的石頭房屋的地窖裏，我們的重壓是那麼厲害，簡直覺得這整整的三層樓的房屋，是直接建築在我們的肩膀上的……

然而除開唱歌之外，我們還有這麼一個好的，我們所愛的東西，也許，對於我們，這是代替太陽的。在我們這房屋的二層樓上，有一個金繡作坊，那裏面，在許多青年姑娘的女

工之中，有一個十六歲的丫頭塔涅。每天早晨，我們工場的草紮的門上所挖的玻璃窗洞裏面，總出現一個小小的粉紅色的臉，碧藍的快樂的眼睛，而響亮的，親愛的聲音就向我們叫了：

——囚徒們呀！給薄餅兒！

聽見這清朗的聲音，我們大家都回轉身去，很高興的，很天真的看着那純潔的處女的臉，而她向我們慈善的笑着。我們很舒服的看見那貼緊在玻璃上的鼻子，笑得嘻開了的玫瑰色的嘴唇裏，露着細小的雪白的發亮的牙齒。我們趕緊跑去給她開門，互相的磕碰着，於是她——這樣快樂的美麗的她——走到我們這裏來了，掀起了自己的衣兜，站在我們跟前，稍微偏着自己的頭，站着，儘是笑，長長的挺粗的一條辮子，栗色的頭髮，搭在肩膀前面，掛在她的胸口。我們，齷齪的，黑暗的，畸形的人，從下面往上的看着她，——門坎比地板高出四級樓梯，——我們仰起了頭看着她，問她早安，給她講些特殊的說話，——我們這些話句，是只對她說的。我們和她談話起來，聲音都要溫和些，笑話也要輕鬆些。我

們對她——什麼都是特殊的，烘麵司務從爐子裏抽出一鏟子烘得最好的通紅的薄餅，很敏捷的扔在塔涅的衣兜裏。

——當心，不要給老板捉住了。——我們警告她。她很狡滑的笑着，快樂地向我們叫：
——再見，囚徒們！——很快的不見了，像隻小老鼠似的。

不過……然而她走了之後很久，我們還互相很舒暢的談着她——總是那一些話，昨天，以前，已經說過的，因為她，我們，以及我們周圍的一切，都仍舊是那麼一個樣子，像昨天，以前一樣……這是非常之難受，非常之痛苦的，如果人活着，而他的周圍一點兒變動也沒有；假使這樣不把他的心完全弄死，那麼，他越活得長久，他周圍的死板越使得他痛苦……我們平常說起女人來，總是這樣的，有時候連自己聽着我們那些粗俗無恥的話句，都覺得很難受；這也是當然的，因為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女人，也許，也不值得用別種話句去說她們。然而關於塔涅，我們從來沒有講過壞話；不但我們之中誰也從來沒有敢用手去碰到她，而且她甚至於從來沒有聽見我們說過一句放縱的笑話。也許，這是因為她

沒有同我們長久歇在一塊兒，所以會這樣：在我們眼前一閃，彷彿天上落下來的一顆星，就不見了；也許是因爲她很小，很美麗，而一切美麗的，甚至對於粗魯的人，也會引起敬重。此外——雖然囚徒似的我們的勞動使我們變成了滯鈍的牛，然而我們始終還是人，而凡是人，活着，就不能夠不崇拜着什麼，無論是什麼罷，比她再好些的人，在我們附近一個也沒有，除開她，誰也不注重我們這些住在地窖裏的人；誰也沒有了，雖然這所房屋裏還住着幾十個人。最後，這是一定的，最主要的，——我們大家認爲她是我們自己的什麼，彷彿她是只靠着我們的薄餅生存的；我們把給她滾燙的薄餅當做自己的責任，這成了我們每天供養偶像的犧牲，這差不多成了神聖的儀式，一天天的使我們越發和她密切相關了。除開薄餅之外，我們給塔涅許多勸告——穿得溫暖些，在樓梯上不要跑得太快，不要搬運沈重的柴捆。她笑着聽我們的勸告，用哈哈的大笑回答我們，從來也不聽我們的話，然而我們並不因此生她的氣；我們只要表示我們對於她的關心。

她對我們時常有各種各樣的請求，譬如請求我們替她開開酒窖的沈重的門，替她

劈柴——我們很高興，甚至於以爲很光榮的替她做這樣的事，以及她所要的其他的一切。

然而我們之中有一個請她替他補一補他的唯一的一件襯衫，她就輕蔑的哼着說：
——還有這一套。怎麼啦！我來……

我們大笑了那個傻子一頓，從沒有再請求她什麼過。我們愛她，——這就什麼都說明白了。人永久總要把自己的愛情放在一個什麼人身上，雖然這個愛情有時候壓迫着他，有時候玷污了他，他可以用自己的愛情毒死親人的生命，因爲愛着，就不會敬重所愛的人。我們應當愛塔涅，因爲再也沒有什麼人給我們來愛了。

有時候，我們之中有人忽然間，不知道爲什麼，發起這樣的議論來：

——幹嗎我們這樣寵這個女孩子？她又怎麼樣？A？我們太給她那麼的了！

敢於說這樣話的人，我們很快的很粗魯的給他打回去，——我們需要有什麼可以愛的；我們找到了這個，愛了；而我們二十六個人所愛的，對於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應

當是不可搖動的，像神聖一樣，誰要是反對我們這一點——就是我們的仇敵。也許，我們所愛的並不是真正好的；然而我們——二十六個人，所以，我們要把對於我們是貴重的，看做對於別人也是神聖的。

我們的愛情，並不比我們的憎惡輕鬆些……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有些驕傲的人說，我們的憎惡比愛情要光榮些……然而爲什麼他們不離開我們呢，假使是這樣？

除開這薄餅間之外，我們老板還有麵包間；麵包間也在這一所房屋裏，和我們這個地洞只隔一堵牆；然而麵包司務——他們總共四個人——總是離得我們遠遠的，認爲自己的工作比我們的乾淨些，因此，以爲自己比我們要好些，他們是不到我們這工場裏來的，在院子裏碰到我們的時候，還要輕蔑的譏笑我們；我們也不到他們那裏去，老板禁止我們，怕我們去偷了他的乳酪製的麵包。我們不喜歡那些麵包司務，因爲妒忌他們；他們的工作比我們容易，他們的工錢比我們大，他們喫的也比較好，他們那間工場很寬暢

很光亮的，他們大家都那麼強壯，乾淨——我們見着就難受。我們呢，大家都是這麼發黃的灰色的；我們之中，三個人是生楊梅瘡的，有幾個生着疥瘡，有一個瘋癱病的，身體已經完全彎曲了。他們在過節的日子，穿着西裝上衣，發着響聲的靴子，他們之中有兩個人還有手拉風琴，他們大家都到城市公園裏去逛，——我們呢，穿着些醜醜的破布衣，腳上是破靴或是草鞋，警察不准我們進公園。——我們會喜歡那些麵包司務嗎？

有一天，我們知道了他們那邊的烘麵司務喝醉了酒，老板開除了他，已經僱了另外一個，並且知道這另外一個——是一個兵，穿着天鵝絨的背心，掛着錶，還拖着—根金鍊條。我們好奇的要想看一看這個漂亮傢伙，至是希望能夠看見他，我們就一個跟着一個的跑到院子裏去。

然而他自己跑到我們工場裏來了。一脚踢開了門，讓那門開着，他站到門坎上，笑着，向我們說：

——上帝保佑；好呀，孩子們！

冰凍的空氣，濃厚的煙霧似的沖進門來，在他的腳底下盤旋着；他呢，站在門坎上，從上面往下看我們，而從他的金黃的捲得很巧妙的鬍鬚底下，粗大的黃牙齒發着光亮。他那件背心的確有點兒特別——藍色的，繡着花，整個的放着光，而上面的鈕扣是一種什麼紅石頭做的。練條也的確有的……

他很漂亮；這個兵，這麼一個高個子，強壯的，通紅的巴掌，他的明亮的大眼睛很好的看着——親愛的，清朗的。他頭上戴着一頂白的箍得緊緊的便帽，而底下，沒有一點兒斑點的乾淨的衣兜下面，露着尖尖的靴頭，靴子是時式的，擦得發亮的。

我們的烘麵司務恭敬的請他把門關上；他不慌不忙的關了門就開始問我們老板的情形。我們互相的打岔着給他說，我們的老板是壞蛋，騙子，惡鬼，剝皮——一切可以而且應當形容老板的話，不過這裏不能夠寫出來。那個兵聽着，鬍鬚動了幾動，而用溫和的明亮的眼光看着我們。

——你們這裏姑娘們很多……他忽然說了。

我們之中有幾個恭敬的笑了起來，另外幾個就皺起了甜蜜蜜的面孔，不知道是誰給那個兵解釋了，說這裏有九個姑娘。

——你們享用罷？——兵問了，眨着一隻眼睛。

我們又笑了起來，笑聲不很高，難爲情似的……我們之中有許多人也想叫那個兵知道自己是同他一樣的成功的好漢，但是，誰也不會幹這個事，一個都不能夠。不知道是誰承認了這個，輕輕的說：

——哪里，我們還……

——**噯，你們是不容易的！——那個兵很自信的說了，釘住着的看我們。——你們怎麼……不是那麼回事……你們禁不起……沒有像樣的神氣……態度，就是了！而女人總愛人的態度！她要這人的身體是真正的……要什麼都整齊！而且她是敬重力量的……手，看罷，要這個樣的！**

兵從口袋裏拿出右手來，袖子是捲上的，一直露到手臂灣，伸出來給我們看……手

是白的，有力的，長着發亮的金黃的毫毛。

——脚，胸脯，什麼都要堅硬……再則呢，人要穿得「等樣」……所謂漂亮，這東西是要的……我罷，婆娘們都愛。我不找她們，不誘她們，她們自己掛到頸項上來，接二連三
的……

他在一個麵粉袋上坐了下來，很長久的給我們講着婆娘們怎麼愛他，他怎麼勇敢的對付她們。後來他就走了，等到那門咕哩一下在他的後面關上了，我們就長久的沈默着，想着他，和他的談話，這樣一個簡單的可愛的傢伙——來了，坐了，說了。我們這裏是誰也不來的；誰也不和我們這樣談天，這樣親熱的……我們大家儘是談着他，談着他將來在金繡女工那裏的成功，那些女工在院子裏碰見我們的時候，或者，很生氣的癩着嘴唇，避開我們，或者，向我們直衝，彷彿在她們的道路上簡直就沒有我們。我們永久只有看着她們好玩兒，在院子裏是這樣，她們走過我們的窗口的時候也是這樣，她們——冬天戴着些特別的帽子，穿着皮襖，而夏天，戴着有花的草帽，手裏拿着五顏六色的洋傘。可是，我

們互相之間這樣談論這些姑娘們，要是她們聽見了，簡直要氣得發瘋，羞得發瘋。

——可是，他不要把塔涅史卡……也弄壞了！——烘麵司務忽然間很擔心的說了。我們大家沈默了，被這句話驚嚇了。我們不知道怎麼的忘記了塔涅：那個兵的寬闊的漂亮的形象似乎把她遮住了。後來，開始了熱鬧的爭論：一些人說塔涅不肯幹這類的事的，另外一些人說她鬥不過那個兵的，最後，還有些人說，要是那個兵去糾纏塔涅，那就打斷他的肋骨。最後，決定留心着那個兵和塔涅，警告那個小姑娘，叫她當心他……這樣結束了爭論。

過了一個月；那個兵烘着麵包，同金繡女工逛着，時常跑到我們這工場來；然而關於他在姑娘們身上的勝利並沒有談起。而只是時常捲着他的鬚鬚，很潤濕的舐着舌頭。

塔涅天天早晨跑到我們這裏來要「薄餅兒」，像向來一樣的快乐，可愛。對我們很親熱。我們嘗試着和她談起那個兵，她叫他是一「瞪着眼的小牛兒」，還有些別的可笑的

綽號，這使得我們安心了。我們驕傲着我們的小姑娘，看着那些金繡女工湧到那個兵那邊去；塔涅對於他的態度，似乎把我們大家的地位都抬高了，我們彷彿跟着她的態度，自己也輕蔑的對付那個兵起來了。而她，我們是更愛她了，每天早晨更高興的，更慈善的歡迎她。

然而有一天那個兵稍微喝了些酒，跑到我們這裏來了，坐了下來就笑，我們問他笑什麼？他解釋了：

——兩個女的爲着我打起架來了……李弟卡和葛魯史卡……她們怎麼樣把自己抓得那個樣，哈哈！一個抓別一個的頭髮，捺倒在茅草間的地上，騎在她身上……哈哈！臉都抓破了……扯斷了……拚命爲什麼婆娘們不能夠好好的打架？爲什麼她們總要抓！

他坐在棧子上，強健的，這麼乾淨的，高興的，坐着，儘是哈哈的笑。我們沈默着。我們不知道爲什麼，這一次覺得他討厭。

——「嗯，不行，我在婆娘們身上的運氣這麼好，A 拚命眼睛眨一眨就行見鬼！他的雪白的，手，蓋着發亮的毫毛的，舉了起來，又落在腳膝上，很響的在腳膝上拍着。他那種驚奇得舒暢的眼光看着我們，彷彿他自己的確誠意的詫異着，爲什麼他在女人身上這樣僥倖。他的胖胖的通紅的臉很自滿的很幸福的放着光彩，他儘在潤濕的舐着嘴唇。」

我們的烘麵司務很用力的生氣的用鏟子敲着爐腔，忽然間譏笑的說了：
「拗斷棵把小杉樹不算什麼大氣力，你拗斷一棵大松樹看……」

——「這是，你這是給我說的？——那個兵問。」

——「給你……」

——「什麼？」

——「沒有什麼……去了！」

——「不行，你等一等！怎麼一回事？什麼松樹？」

我們的烘麵司務不回答，很快的用鏟子在爐子裏工作着：把煮好的薄餅塞進去，撥着已經烘好的，把牠們很響的甩在地上，給那些用麻繩在穿着牠們的小孩子。他彷彿忘記了那個兵，忘記了和那兵的談話。然而那兵忽然間不安甯起來了。他站了起來，跑到爐子那邊去，不顧自己的胸口會碰在鏟柄上的危險，當時鏟子正在空氣裏忙亂的揮動着。

——不行，你說出來，哪一個女的？你欺侮我……我無論哪一個女的也逃不過我的手掌，不行！而你給我講這種欺侮人的話……

他的確像個真正受了欺侮的樣子。他大概除開弄女人的本領以外，再也沒有可以敬重自己的理由了；也許，除開這種能力之外，他也再沒有什麼活潑的生命，只有這種能力使他覺得自己是個活人。

有這麼一種人，對於他們，生活裏面最有價值的最好的東西，是他們心上或者身體上的一種什麼病症。他們永久帶着這種病症，只靠這種病症過活，喫着這種病症的苦頭，而用這種病症營養自己；他們向別人埋怨着這種病症，這種使得親人注意他們。這樣博

得別人對於自己的同情，除開這個之外——他們是什麼也沒有了。假使奪掉他們這種病症，把他們醫治好，那他們就要不幸福了，因為他們喪失了唯一的生活資料——他們那時候就成了空虛的了。有時候，人的生活是那麼貧乏，以致於不由自主的，他不能夠不寶貴自己的罪過，而靠這種罪過來生活；可以說，人的罪過時常是由於煩悶。

那個兵受了欺侮了，衝到我們的烘麵司務身上去，叫着：

——不行，你說是誰！

——說？——烘麵司務突然回轉身來，向着他。

——唔？

——塔涅，你知道她罷？

——唔？

——就是了！試試看……

——我？

——你！

——她？這在我！呸！

——我們看罷！

——你看得見嚇哈！

——她把你……

——一個月的時期！

——你這個吹牛的丘八！

——兩個禮拜！我給你看誰？塔涅卡！呸……

——唔，走開些……你打擾我！

——兩個禮拜，就行，你……

——走開我叫你！

我們的烘麵司務忽然間怒了，揮着鏟子。那個兵驚奇的從他那邊倒退了過來，看看

我們沈默了，輕輕的，惡狠狠的說：「好罷！」——就從我們這裏走出去了。

在爭論的時候，我們大家沈默着，很注意的聽着他們爭論。然而等到那個兵走了之後，我們之間開始了熱鬧的高聲的談論和吵鬧。

不知道是誰，向烘麵司務叫着：

——你鬧了亂子了，帕威爾！

——做你的事情，知道就夠了！——烘麵司務發怒的回答。

我們覺得，那個兵給人家傷了他的心，而塔涅危險了。我們覺得這個，而同時，我們大家都被熱烈的，對於我們很舒暢的好奇心占領了——究竟怎麼樣？塔涅鬥得過那個兵嗎？差不多大家都深信的說：

——塔涅卡？她抵抗得住的！空手是抓不住她的！

我們非常之想要試一試我們「上帝」的堅固，我們緊張的互相證明着，說我們的「上帝」是堅固的「上帝」，在這個衝突裏一定會勝利的。最後，我們還覺得我們反激

那個兵似乎太少了，他會忘記這個爭論，我們還應當好好的激動一下他的好勝心。從這一天起，我們彷彿過着一種特別的神經緊張的生活——那從來沒有這樣生活過。我們整天的互相爭論着，彷彿大家都更加聰明了，話說得更好，更多了。我們覺得，我們是在同什麼鬼賂東道，我們所下的注——就是塔涅。當我們從麵包工人那裏知道了那個兵開始「吊我們的塔涅卡」的時候，我們就覺得難過得好受；生活得那麼有趣，甚至於沒有注意到老板利用我們的興奮，給我們每天添了十四鋪德麵胚子的工作。我們不知道怎麼的，做工也不覺得累了。整天的，塔涅的名字不離我們的嘴。每天早晨，我們特別忍耐不住的等着她。有時候，我們設想着她這麼一走進來——已經不是從前的塔涅了，而是另外一個人了。

可是，我們一點兒也沒有向她說起那個爭論。絲毫也沒有問她，仍舊對她很好，很和愛。然而在我們的態度裏面，已經有了什麼新的，同我們以前對塔涅的情感不相干的東西——這新的東西就是尖銳的好奇心，尖銳的而又冷酷的，像一把鋼刀……

——弟兄們！今天到期了！有一天早晨烘麵司務在上工的時候就這麼說。他就是不提，我們也知道得很清楚，然而始終慌亂起來了。

——看看她……立刻就要來了！——烘麵司務提議。有一個人表示可惜似的喊着：——難道眼睛看得出什麼嗎！

我們之間又開始了熱烈的吵鬧的爭論。今天，我們總算要知道這寶貝有多麼乾淨，多麼不受醜醜，在這寶貝裏面裝着我們的最好的東西。在這一天早晨，我們不知怎麼的，一下子，像是第一次覺到了我們的確在玩着一個大把戲，我們這「上帝」的清潔的試驗，可以結果是在我們眼光裏消滅了這「上帝」的。所有這些天，我們聽見那個兵努力的不斷的在追着塔涅，然而不知爲什麼，我們之中誰也沒問她：她對於他是怎樣的態度？而她，每天早晨繼續的按時按刻的跑來要薄餅，仍舊是向來的樣子。

在這一天，我們也很快就聽見了她的聲音：

——囚徒們！我來了……

我們慌忙放她進來，等她進來之後，同往常大不相同，迎接她的是沈默。大家的眼睛都看住了她，我們不知道要同她談什麼，要問她什麼。我們這一堆黑暗的沈默的羣衆，站在她跟前。她大概也驚奇着這不習慣的迎接她的態度——突然間，我們看見她臉色發白了，她心上是在不安起來了，彷彿在這地方慌亂起來了，而用壓住了的聲音問：

——你們這是什麼……這樣子？

——你呢？——烘麵司務憂鬱的向她說，眼睛儘看着她，一動也不動。

——我，怎麼？

——沒，沒有什麼……

——唔，快點兒給我薄餅……

她向來總不催我們的……

來得及的！——烘麵司務說，他身體不動，眼睛不離開她的臉。

那時候，她就突然的回轉身去，走出了門外。

烘麵司務拿起了鏟子，鎮靜的沈默着，回到爐子那邊去：

——這就完了……噫，這丘八……下流東西……

我們像一羣羊子似的，互相磕碰着，跑到桌子那邊去，沈默的坐下來，萎靡的做起工來。很快的，有一個人說：

——也許，還……

——唔唔！說罷！——烘麵司務叫着。

我們大家知道，他是個聰明人，比我們都聰明些。我們懂得了他的叫喊，這是深信那個兵的勝利……我們憂愁，不安……

十二點鐘，——喫中飯的時候，——那個兵來了。他像向來一樣，乾淨而漂亮，也像向來一樣的筆直的看着我們的眼睛。而我們不好意思看他。

——唔，規矩的先生們，你們要我給你們看看丘八的勝利罷？——他說，很驕傲的笑着。——那就到那個茅草間去，在罅縫裏看……懂了？

我們走出去，互相的沖撞着，湧到茅草間板壁罅縫那邊，對着那個院子的。我們沒有等很久。一忽兒，很急忙的脚步，擔着心事的臉，那塔涅走過了院子，跳過一些溶化的雪和着污泥的水窪。她跑過了酒窖的門，不見了。之後，不慌不忙的，吹着口嘯，那個兵也到那邊去了。他的手插在口袋裏，而鬍鬚動着……

下着雨，我們看見雨點落在水窪裏，水窪給雨點打着，發皺了。潮濕的天氣，灰色的——很煩悶的一天。屋頂上還堆着雪，而在地面上已經發現了烏黑的污泥的斑點。而屋頂上的雪上面，也蓋着一些灰黃的齷裏齷齪的污點。雨下得慢慢的，聲音很沈悶。我們等着，又冷又不舒服……

那個兵先從酒窖裏出來；他慢慢的走過院子，動着鬍鬚，手插在口袋裏——和向來一樣。

之後，塔涅出來了。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放着高興的、幸福的光彩，嘴唇在笑着，她走着，像在舞裏似的，搖搖幌幌的，不穩定的脚步……

我們不能夠鎮靜的忍受這個。大家一下子奔到門那邊，跳到院子裏——兇惡的，高聲的，野蠻的向她噓着，叫喊着。

她一看見我們，抖擻了一下，像生了根似的，站住了，腳底下就是污泥，我們圍住了她，幸災樂禍的，一刻也不停，用粗俗的字句罵她，向她說些無恥的話。

我們並不高聲的罵，也不慌忙，看着她反正跑不到什麼地方去，她給我們圍住了，我可以糟塌她，要多少是多少。不知道爲什麼我們沒有打她。她站在我們中間，頭旋來旋去，這邊那邊的，聽着我們的辱罵。而我們——越來越兇的，越來越多的，把我們話句裏的齷齪和毒恨向她扔過去。

她臉上的紅暈退下去了。她的碧藍的眼睛，一分鐘以前還是幸福的，睜得很開了，胸口沈重的呼吸着，嘴唇抖擻着。

而我們，圍住了她，向她復仇，因爲她掠奪了我們。她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把自己的最好的東西都化費在她身上，雖然我們這點兒最好的東西——是叫化子的幾個小錢，然

而我們二十六個，而她是一個，所以我們給她的痛苦，再也抵償不了她的罪惡！我們是怎樣的侮辱了她呵……她一直沈默着，一直用那種野獸似的眼睛看着我們，她整個身體在發抖。

我們笑着，叫着，喊着……還有些什麼人也跑到我們這裏來了……我們之中一個人扯了一下塔涅的袖子……

突然的，她的眼睛發着光，她不慌不忙的舉起手來整理一下頭髮。高聲的，但是鎮靜的直對着我們的臉說：

——你們這些倒霉的囚徒……

她一直向我們走來，這樣簡單的走上來，彷彿在她跟前就沒有我們這些人，彷彿我們並不攔着她的道路。所以，我們之中的確誰也沒有在她的路上。

走出了我們包圍，她並不向我們這邊回過身來，仍舊是那麽高聲的，驕傲的，輕蔑的說：

——你，你們這些昏嗎蛋……賤嗎胎……

就這麼去了，筆直的，漂亮的，驕傲的她。

我們呢，留在這院子中間，在污泥裏，在雨裏面，在這沒有太陽的灰色天的下面……

後來，我們也沈默的走進自己的那個潮濕的石洞裏。像以前一樣，太陽永久不照到

我們窗子裏來，而塔涅再也沒有來過了……

嚴加管束

俄國 Eugene Chirikov 作

鄭振鐸譯

一

老年的馬里亞·底莫菲夫娜，每天傍晚的時候，總要到火車站去一趟，去迎接客車。客車沿着木做的站台滑動着，常常似要使她驚得一跳。彷彿牠有點兒出于意料之外而來的，她的頭腦裏，充滿了關切她兒子尼古拉斯的遭際的思想，還想到他現在的情形是如何了的念頭……站鐘的噹噹而鳴，汽笛的銳叫，常使她從這些念頭裏驚醒過來，她便從這一輛車廂衝到那一輛車廂的在尋找着她的兒子。她總是熱切的注視着站在站

台上的羣衆，窺望進車窗之內，每當她看見黃色的鈕扣，或圍以青帶的尖頭帽時，她的頭總是卜卜的跳着。

同樣的事發生了好幾天了；火車天天的徐行的入站，一小羣的不重要的人物從客車上走了下來，尖銳的汽笛四應着，彷彿是匆匆忙忙的，車站上的鐘聲，客車又開走了，留下幾縷青烟作爲牠的行迹。有一次，本地的警察局長到了，他的妻和一羣的孩子們到車站上來接他；又有一次，教堂裏的女醫生和包非里神父到了，但總沒有尼古拉斯的踪跡。……「那是什麼用意呢？……咳，這些孩子們，這些孩子們！」馬里亞·底莫菲夫娜總是急急的從她眼上把眼淚拭去了，繼續的在站台上詳細的找尋着。她不能相信她自己的眼睛，常要詢問車站上的一個人道：

「這部客車現在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莫斯科去，老奶奶，要到光光亮亮的莫斯科去，老奶奶。」那個人一邊在繼續的清掃着站台，一邊答道。

「這部客車是從基孚來的麼？」

「是的，是從基孚來的。」那人答道，有點不耐煩了。

馬里亞·底莫菲夫娜總要向她所認為是基孚的那個方向凝望着，一陣詭異的微笑便偷過這位老太太的臉部，這一個微笑是憂戚而又溫柔的，因為在那裏，遠遠的遠遠的，在春天黃昏的將近黑暗的烟霧中，一個面色黧黑的穿着學生裝的少年是出現在她的面前。

「只要一會兒工夫，老奶奶，請你站到旁邊一點兒。」鐵路上的人這樣說道，用他的掃帚掃到馬里亞·底莫菲夫娜的足邊。

她不得不離開了基孚的想像，面色黧黑的少年人的印象也不見了，她嘆息着，心中充滿了焦急與憂愁，無助與徬徨，馬亞里·底莫菲夫娜便離開了車站，看來活像一位極老極老的老太婆，人人覺得都該稱她為「老奶奶」的。其初，她走得很慢，後來，開始快快的走着；她心裏常常的有一個希望在着：也許她在車站上和尼古拉斯相失了，當她到了

家時，尼古拉斯也許已經在家裏呢……她的眼睛是昏花了……在那麼忙亂之中，那是最容易迷失了人的……她真該配一副眼鏡來戴……馬里亞·底莫菲夫娜愈走近了家，愈是真切的希望着她定會發見尼古拉斯在那裏，她便心頭卜卜不定的進了那座綠的爬藤蔽滿了小屋的門，這小屋的年齡，也有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她自己那麼老了。定然的尼古拉斯已在家裏，他的爸爸定在責罵着他呢……你爲何定要責罵他呢？已經做過了的事不能叫他不做呀。第一件要緊的事乃是，他的身體還健康。並不是個個人滿了刑期之後都還活着的呀……馬里亞·底莫菲夫娜便焦切的握着了門鈕，焦切的開了門，焦切的走上了廊前的石階，顫抖抖的開了廳門……

不！他並沒有到家！

她的丈夫，老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足上拖着一雙很破很破的拖鞋，在屋裏走來走去，神經質的咳嗽着，爲了要隱藏他的焦急的心情，每當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在門口出現，而常常沒有尼古拉斯同來之時，他便轉身開去，怒罵道：

「去接他有什麼用處……」

然後，他轉身對着老太婆，伸出雙臂，加上一句：

「那不是很明白的事麼！」

常常的繼之以一個長時間的沉默。他們的心頭是沉重着，他們的思想，是思念着同一的事。他們倆全都要哭泣了，但爲了強要忍住，便成了強硬的沉默着……在這陣沉默之中，房間裏是充滿了一種憂戚的感情與一種窒人的空氣。掛在牆上的大鐘徐緩有則地的答的答的響着，似乎在重述老頭兒的話……

「去等候他有什麼用處……去等候他有什麼用處……」

兩位老人家便開始去想像各式各樣的可怕的事。

本地方的會計員，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的一位老朋友，有時來拜會他們。他告訴他們說，犯了政治上的罪過的人是被囚監在一座堡壘的獄中的，獄中的屋頂上開有小窗，牆上也具有小孔，水常從這些窗孔中灌流進去以溺死囚犯們。

「我在書上讀到了這些事，我還看見圖畫呢，」他說道，「一個年輕的女郎，站在一架床上，水從牆洞中傾灌進去。」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微語道，淚珠在她雙眼邊顫抖着。

「他們還常常縊死人，」會計員繼續的如夢的說道。「當然，有的人是被釋放了，但那是很少遇到的事，」他加上了這話，想要安慰那兩位老人家。「如果你犯了罪，你必須償之……我曾讀了一篇文章，說到這些事……他們被稱爲什麼名字呢？……十二月革命黨。」

會計員便敘述出他所讀到的話，同時還加上了許許多多他所想像的話，以各種的歷史小說混入了舊報紙中，充滿了那一對老夫婦以如此的恐怖，竟使他們倆整夜的翻來覆去，嘆息着，不能入睡……

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每當他的妻獨自一人從車站上歸來時，便說道：

「你，還希望他回來幹麼！」

他說這話時，顯得很粗暴，但後來他便走到花園裏去。他們倆在花園中有一所古舊的草蓋的浴廬，牆上開着一扇小小的方形的窗。那個老頭兒便偷偷的走進了這所草廬，自己鎖在屋裏，在這個獨自一個人的孤寂裏，他便如一個嬰孩似的哭泣着，失望的低語道：

「我的天呀！祇要他是活着……祇要他……別的都不管……」

有一天早晨，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還在他辦事的地方未回，馬里亞·底莫菲夫娜也在廚房裏忙着時，一部舊式的馬車，其變色的防泥器，利辣的響着，在屋前停着了。馬里亞·底莫菲夫娜從窗中望了出來，拂塵器從她手上落下了。在馬車的旁邊，站着一個瘦長的學生，正等候着馬車夫把一個舊箱子搬下車來。這個學生背部朝着窗口站着，但一見到那個舊箱子便足使馬里亞·底莫菲夫娜飛奔到門口去。

「柯里亞……親愛的柯里亞……」她叫道，她邊笑邊哭的奔去抱了這個少年人，

開始去吻他。她幾乎不能相信她的柯里亞是歸來了，她凝望着他的臉，不斷的問道：

「你身體好不好？你身體好不好？……」

「倒不壞！……」

「我們愁死了，我們想，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了！他們赦免了你麼？……我的天，你是真的還活着！……」

那位少年人，臉色煞黑，具着一個瘦削而善感的面部，帶着一個憂戚的微笑，有些紛擾的回答着他母親的話，彷彿他在這位老太婆的面前，覺得有點不安似的，而她呢，卻爲快樂所窒塞了，她的充溢的溫存，他是好久好久不曾慣受到了。

「給我那個包裹！……我自己！……正當着人家已不再希冀着你的回來了！……我天天都到車站上去接你，我們祇是不能決定有什麼發生。」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我有一個時候是被囚禁着……」

「在一座堡壘裏，……而上帝幫助了你出獄？我正是這樣的禱求着，親愛的柯里亞。」

他們是否赦免你……全部的罪麼……」

「不，不是全部的赦免，不過……他們送我到你們這裏，加以管束……」那位學生說道，紛亂的微笑着。

「那末，他們對你將怎麼辦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我將在兩年之後重進大學校。……」

「我有一天看見一個學生，經過車站……我問過他，但他對於你的事一點也不知道。……」

「我們全體怎麼能夠彼此知道呢？學生是那末多，媽媽。」

「你真的必須要吃些什麼了……你是那末瘦……我一會兒就來……」

二

他終於歸家來了！

尼古拉斯讀着那些條文。

「你不許離開本城，不許教書，不許參加任何集會，不許參加演劇，不許……」有那末許多條文，而每一條的開始，都是「不許」這幾個字。

「所有這一切，誠然不過是在紙上顯得可怕而已，在我們一生中，還有更壞的事發生着呢，」秘書說道，彷彿他是抱歉着，想要安慰尼古拉斯似的；他把一支鋼筆沾上了墨水，慇懃的傳給了尼古拉斯。尼古拉斯簽了字，秘書立刻用吸墨水器印乾了這簽字的地方，解放的說道：

「事情已完畢了。」

尼古拉斯聽見在他背後有竊竊微語的聲音，當他回過頭去看時，他看見這房間裏的一切其他的人全都以好奇而驚駭的眼光對他望着。

「如果我沒有弄錯，我們的警長便是你的教父吧？」

「教父，是的，我的教父！」

「你還沒有去見他吧！」

「沒有。」

「你該要求你教父阻止那視察員到你家裏去。你如果每禮拜到這裏來一趟，那是更好。我們可以坐在一塊，談談天，抽一支烟……這都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

尼古拉斯覺得那灰色牆上的污穢彷彿竟進入他的靈魂中。他感得氣息窒塞，想要愈快愈好的走出去，到新鮮的空氣中去。但卻別有一個穿着制服的人，走來說道，副警長命令尼古拉斯到他的書房裏去見他。尼古拉斯紅了臉，彷彿「命令」這兩個字使他不悅。

「他有什麼事呢？」

「他命令着……我不知道！」

「你要進去的，」秘書微語道，「這是按章辦理。」

尼古拉斯燃着了一支香烟，帶着憤憤的步伐，跟在那人背後走着……他們沿了一

個甬道走着，在那裏，又嗅到老鼠的氣味，那人說道：「我們有不少的老鼠……去年那老鼠嚙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書……手是油膩的……這是懺悔火曜日後的事……當然是油餅之故……文書的紙上有了油味兒……他們啃嚙了全部文書，只留下封皮及裝訂之處……」

「你們大約有具很有滋味的文件罷，」尼古拉斯諷刺的說道。

他們進了一間大房間，在房的中央，放着一張長棹，棹上鋪着一條繡着金花的紅布。

「我們到了！」那人說道，「你該把你的煙頭拋開去。」

「我立刻便要抽完了。」

尼古拉斯用力地吸了一下，從他的鼻中把煙噴了出去，那人說道：

「在這裏，這是不許的，這是不應做的事！」他用他的手巾把煙氣拍散了。

尼古拉斯將煙頭拋在地板上。那人立刻將牠檢起，不知道怎樣處置牠才好，最後，祇好將牠放入背心的衣袋裏去。然後，他用足尖走近了門，輕輕的小心的打放了，輕聲的說

道：「他已經到了，他在這裏。」

「叫他進來！」從門內傳過來一個沈濁的聲音。

「請！」那人說道，把門開得大一點，讓尼古拉斯走進去。

尼古拉斯走了進去。副警長正坐在一張書桌椅上，披覽什麼文件。他沈默的命尼古拉斯坐在一張椅上，繼續的讀着，一邊讀，一邊還低低的咿唔着。尼古拉斯憤憤的望着他，竭力的抑制住自己，不讓自己嚷出「你叫我來有什麼事？」這句話來，最後，咿唔的聲音停止了，副警長推開了文件，拉拉他的嘴邊的鬚鬚，問道：

「你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的兒子麼？」

「是的。」

「哈哈！」副警長責備的搖着頭。「你做了什麼事？」他問道。然後他站了起來，閉上了門，又坐下來。尼古拉斯臉朝旁邊望着，沈默不言。

「你要的什麼，嘍？平等？但那是不可能的，少年人……你且看看你是骨瘦如柴，而我

是肥健的。一個喜吃菜根，一個喜吃肉。一個人天然是有能耐的，第二人却生來是傻瓜。自然他自己，少年人，是不需要平等的……而你……」

「我什麼也不要！」

「我必得告訴你，你不該聽那些煽惑者們的談到這個平等的話……不，世界上沒有平等，也永不會有，少年人……我極善歡你的爸爸，而我之告訴你這一切話，不是在一位副警長的地位上說的，却是從一位對你懷着好意，一位曾經過過有經驗的生活人說的。你以為我從不曾夢過平等麼？我的上帝……在年輕的時候我們大家全都曾做過夢，闖下了禍……但時候到了，那時理性恢復了……一切事都能補救的……一切事都會平穩的順利的過去的……現在你是在這裏，反給我們嚴加管束，當然……」

「原諒我，我沒有工夫！」

尼古拉斯站了起來，走出去。他的臉色是蒼白的，低垂了頭，疲倦着，他的雙手顫抖着，而在他的眼中，射出憎惡的冷光。

七

白的紅的丁香花正在矮籬邊盛開着，鴿子們在清晨咕咕的叫着，夜鶯們也還在園中檸檬樹上歌唱着。這間小屋，整個的爲綠色所包圍，幾叢的青草竟在半已朽腐的屋樑之間生長出來。天氣是溫熱的，綠水在招喚着人們去游泳。

既然在家裏，除了繼續不斷的怨罵，訴苦，說着運命的不濟，經濟的艱難，說着雙手的顫抖不止，說着尼古拉斯的不能副其父母之所望之外更無別事，則他也只好常常擱起他的獵槍，向河邊散漫着閒走了。在河的那面的草原上，有好幾個小湖，那麼寧靜默思的湖水，四周圍都被金鏈花和蘆葦所圍着，他們像絕大的明鏡，反映着青天 and 流雲；坐在那裏，靜聽着蘆葦的蕭蕭作響，若訴故事，這是多麼快樂的事；靜聽着他們，會使心頭更恬靜，更滿足，所有一切生命中的創痕，似乎都平息了，人生的和平的快樂，和青春的幸福，開始的反映在心上，正像青天之反映在湖上一樣。……有時，這些恬靜的思想和夢境乃被一

雙水禽飛落湖面所中斷；那水禽是秀美而高傲的在水面上遊着，繞着蘆葦打圈子，靜靜的在招喚牠的伴侶。這水禽很容易被獵取，但尼古拉斯並不舉起他的槍來，他放輕呼吸，繼續的在醉心的默想着，他覺得，他正在分享着自然界最親切的神祕……他忘記了他的家，他自己也從責罵，訴苦以及忠告（這是他每在街上遇見一人便要貢獻給他的）裏解放出來。這些責罵，訴苦以及忠告，漸漸的來得更尖銳，更常聽到。他母親不過嘆氣嘆得更多，但他父親見到他時卻不能不有些惱人的話。如果那位兒子在花園裏念書呢，那末父親便要說道，「讀書有什麼用處呢？」如果那位兒子在草地上閒步着，不做什麼事呢，那麼父親便要說道：「吃飯是快樂，舒服的事兒，頂要緊的事兒，却不要做什麼事！」如果尼古拉斯是離開了家一會兒時候呢，那麼老頭子便要從靴子後跟糟踢得可惜談起，談到雙親的可憐……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一直這樣說下去，並不是不顧到他兒子的不高興或想去責備他，卻因為他希望着要增進「可憐的柯利亞」，希望着要影響到他的「回心轉意」；那便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怎樣的表白他自己，當那個副警長

告訴過尼古拉斯怎樣的在他辦公房裏的行爲之後……那位老頭子在極小的小事上都要找到一個錯處來。他在地板上檢拾起一支尼古拉斯拋下的煙頭，便要咆吼道：「把你的灰拋到任何的地方去吧，我們一點也不管牠！」注意到他的醜態的靴子時，老頭子便要嘆息的說道：

「爲什麼要把牠們刷干淨了？想如我們所做的，我們能夠穿着任何鞋履在鎮上走着。」……

有一天，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在街上遇見了警長，他心裏很不安。他現在是不敢遇見鎮中的任何要人們。這似乎有一點，他在他們之前，有一種不便當，或他做下了什麼很醜的事，這事是這些人物們所決想不到會是一位家世清白，且會得到一個三十年辦事無疵的勳章的著名人員所做下來的。

「你們爲何不來看我呢？」警長問道。

「我們想來……但總不能夠實踐。」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答道，低下了眼，假說

着馬利亞·底莫菲夫娜近來身體不好。

「現在我的教子是一位好人，物連他的臉都不見……」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覺得十分的不安，他自己想道，「這誠然是尼古拉斯方面的不對，我對他說過一千次了，提醒着他，反覆的叮嚀着。現在他是做下了。」

「他是難過着……他做下了不良的事。而現在，他是躲藏着……羞於見人的臉，」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答道，搖着頭，深深的嘆氣。

「啊。那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一個人不能責備別人已經過去的錯誤，」警長說道。

「但他是懊惱着……他以為你是十分的不喜歡。也許不願意……因為實在的，你知道……雖然在一方面是他的教父……在別一方面，隨你說吧……是警長。」

警長開始好癡氣的大笑起來。

「那沒有什麼。全都過去了。誰都不能無過……讓他來見我，我要叱責他，但是一位

教父的叱責，而不是警長的……他們今日的少年們都是怎樣的搗亂份子啊……一等

到他們的鬚子長出來的時候，他們便開始要求一個共和國！」

警長的肥胖的身體爲了笑樂的顫動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爲這一切的和善的與謙遜的態度弄得迷糊個不了，小小的淚珠開始集合在這位老人家的眼瞼上，他的顫震的雙手因快樂而發抖了，他必須捉住這個機會。

「我們都會年輕過來，我們老蠢物們……他誠是一個好孩子，仁善，和靜，可敬……爲什麼突然會遭到了這事，我不能夠明白。」

警長同情的點着他的頭，老頭子憑着勇氣，開始問道，「他不能夠用什麼方法補救少年的罪過……回到他學校中去麼？」

「我們將等待一會兒，然後我們試試看，也許我們能夠爲他佈置一下，」於是他握着老頭兒的顫抖的手，搖了搖，走了開去。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兩次回轉頭向徐步而去的警長望着，自言自語道：

「好不可怪的人！」

老頭子高高興興的回家，搖擺着他的傘，從他無牙齒的口中唱道：

「燈兒呀，小小的主子在啊，

燃燒着，燃燒着……

他們所看見的，他們所聽見的，

他們什麼都不對人說。」

在吃飯的時候，他和愛的望着他的兒子，和馬利亞·底莫菲夫娜開着玩笑，幾乎忘記了他的顫抖着的雙手。第三道菜是和着牛乳的餅，當他把軟糖遞給尼古拉斯時，他開玩笑道：

「下點鹽在你大餅裏吧，社會主義先生！」

在餐後，以特別的熱忱向上帝禱告着，然後，這老頭子把雙手放在背後，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唱着：

「燈兒啊，小小的主子們啊，

燃燒着，燃燒着……」

「什麼事使你今天歌唱着呢？」馬利亞·底莫非夫娜驚訝的問道，但老頭子並不回答她，只是站定了，用他的抖抖的手在馬利亞·底莫非夫娜的鼻下指揮着，繼續的唱道：

「他們所看見的，他們所聽見的，

他們什麼都不對人說。」

馬利亞·底莫非夫娜也變得快樂些，她在籬下一塊干淨的檯布之上預備着茶，取出新做的菓醬來，執着擦得光光亮亮的茶壺在樹枝之下，喧嚷的走着。他們坐下來喝茶，而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最後顯示他的手：

「社會主義者，請到這裏來！有一個真的消息！走過來！我不騙你！」

尼古拉斯顫抖着，臉色變白了。一陣奇異的恐懼捉住了這位少年，爲了他父親的高

興，當他坐在椅子上時，他幾乎像要從一個什麼事將要發生的預告退縮回去。他靜聽着，鎮定他自己，想着那最壞的結果……

「我已經告訴過你一千次了，你必須去見你的教父。」

「那末是這件事……又是教父！」

那老頭子告訴出他和警長的相見，覆說着他們全部的談話，同時，變更了警長所說的話——他實在並非有意這末做——活像警長已經一口允許替尼古拉斯設法恢復學籍，如果他回復了理智，在他腦中除去了這個「社會主義的朽物。」

「好不可怪的人！」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反覆的說了幾次，以這樣的教訓中止了他的談話：

「在禮拜天到教堂裏去，再從那兒到你教父那裏去。做着該做的事，一切事便都會如意了。」

尼古拉斯坐在那裏，沈默的凝望着檯布上的圖案：他父親正在說着，現在恰是脫離

那些愚蠢的思想的時候，要明白，就是自然她自己也不會允許這個愚蠢的平等的……
以及其他的話。

「你的頭將不會落下，因為在你的一生裏，有一次你將牠很低很低的俯下！」

「但恰遇着牠落下了！」

老頭子因憤怒而紅了臉。他望着臉色蒼白的尼古拉斯，拋下一隻茶匙，叫道：

「那末，說來你是一個傻瓜了……你明白麼？」

「我明白。」

「你必須去……我說過我的話了……你聽見了麼？」

「我不去，」尼古拉斯沈着的說道，他站了起來。

「什麼？」

母親不知要怎樣中止這個事變才好。她懇求的望着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拉拉

他的衣袖，低語的懇求道：

「看在上帝的份上！」

尼古拉斯拿起他的帽子，從花園中很快的走了出去。他向河邊走去。他在河岸上坐了很久時候，不動，不言，雙眼凝望着遠處。他的唇顫抖着，勉強的成爲一個微笑，而他的雙眼爲淚水所濡濕。……夏日的長晝徐緩的過去了，走近來的黃昏，把地平線的輪廓顯得模糊起來；夕陽帶着一個憂戚的微笑，望着漸黑下去的自然界。陰影開始爬出來，在深綠的水面上顯出有定的形骸出來。那水流，那草原，那森林，一切都變成深思的：那最後的幾縷夕陽的紅光在河灣上嬉戲着。潮濕氣，腐草和泥土的氣兒，更強烈的從河岸上發出。天空更黑暗了，雲更沉重了，幻變成各種的形式，化作奇怪的巨獸的幻像。有時在微光中，尼古拉斯聽見一隻水鳥飛過的銳鳴；或者一隻野鴨，爲什麼所驚，從河的那邊的灘上飛出，以牠的強健的雙翼，激動的拍打着空氣。……一陣溫暖的微風偷偷的從尼古拉斯正坐其下的樹枝間吹過，嫩葉的神祕的微語，混雜着河流奔走着和大岸相衝激的呻吟聲。

尼古拉斯看着夏天的黃昏慢慢的逝去了，他的思想遠遠的飛過河的那邊，飛過草

原之外，在黑暗的森林的一方……那裏，他不知道，向着特尼卜河的什麼地方，在帶着陽台的一間老室的一個恬靜的屋隅，鶴鳥棲在屋頂上，有一所陰沉沉的公園，靠近綠岸有一所浴池……在那邊，在這恬靜的黃昏裏，可以聽見一個棕色眼的女郎的溫柔的語聲，在那古老的公園的密枝濃林中，鮮明的現出一個穿着白色衣服，頭戴飾着穀花的草帽的伶俐身材來。

他坐在那裏想念着格麗亞。他滿足着沒有人來間斷他的思路；恬靜的沉睡的河流和那遠處的青色霧，似乎告訴出關於那位棕色眼的女郎所住的可愛的地方的一個故事……當他想到了她，尼古拉斯便安逸的以一種甜蜜而清朗的聲音唱着，眼望了河的對岸：

「風在山中，在森林中咆吼着，發出一陣大大的喧譁之聲」……四周圍是恬靜而沈寂，那歌聲在河岸上憂戚的響着，彷彿帶着一種對誰哀訴的語氣似的；風帶了牠沿河而去，吹散了牠，如吹散了雲紗的，在那黑暗中……也許，就在如今這時候，格麗亞也正坐

在特尼卜河的某處河岸上在想念着他。尼古拉斯以憂戚的雙眼凝望着河對岸的遠處的青霧，他的歌聲更憂鬱的響着：

「啊，格麗亞，我的小女郎，我的親愛的人兒，

我是怎樣的憂戚……你是孤單着！」

新月駛了前來，河水開始被照得發光，一陣銀色的影子在水面下漣漣的動着。農人們在草地上燃着煙火……

「你在沉寂中歌唱着啊！」

尼古拉斯中斷了他的歌，有些不安，彷彿他是在做什麼犯法的事而被捉住一樣，他回頭一望，在微光中看見一個人形，戴着一頂草帽，挾着一把傘。

「你不認識我了麼？我是本地銀行裏會計員——你父親的一位朋友。」

「啊……」

「一個可愛的黃昏可愛的黃昏……好天氣……唱吧……我要靜聽……我愛唱

歌……我常是指導着禮拜堂裏的唱詩班，但我現在不能做了……」

那位會計員走下河岸，帶着老人的喘息，靠近尼古拉斯，坐在草上。

「你去見你的教父了麼？」

尼古拉斯一跳站了起來，拉下他的尖頂帽，走了開去。

「你們這一班人全都看到地獄去！」他頭也不回，帶着哭聲的說道，在樹林後不見了。

「啊……走去……走去……」那笨伯的會計員說道，有好些時候，他凝望着這個魯莽的少年人所消失的那樹林中。

八

尼古拉斯沿着河岸漫行了好久好久，然後，已在鎮的外邊了。月光很明亮。羣蛙在路旁的泥塘裏咯咯的作響，有人以一種顫抖的中高音在唱着一首哀曲。到處都是小小的

火光，從村屋的窗間透出。一切都是恬靜的，異常的恬靜，似乎連月亮在沉默中也都停步不前行了……一隻狗在村鎮的一端的什麼地方吠叫着，而牠的吠聲反應在夜的銀白色的光中，是那麼無情，那麼清晰。時時的，鐘聲從鐘塔上送出來，他們的響聲在空氣中傳播得很久，每一個鐘聲緊接着第二聲而來，彷彿牠是不願意沉默似的……在籬後，樹木的長枝，神祕的向外窺望，似乎他們也在探問，這個到底是甚等樣子的人物，在夜裏獨自一個的在路上漫遊着，他所要的是什麼。鎮中的傳呼者，在走近了尼古拉斯垂頭喪氣的身形時，將他的鐸聲響得更高。牠的回聲從籬外回過來，以不入耳的喧聲擾亂着空中。

「你是誰？」當他走近了尼古拉斯時，嚴肅的問道，但立刻便微笑起來，安靜的說道：「我沒有認到是您，先生……睡不着麼？」

「那是對的。」

「那麼好的一個夜……你們少年人……當你們獨自住着時，你們是睡不着的……」

……哈哈，哈哈！

老年人向前走去，雙足傾斜的走着。在田地裏，在銀白色的夜間，哀歌仍繼續着，羣蛙們仍在泥塘裏咯咯作響，鐘塔上的鐘，也鳴着報時。尼古拉斯在計數着，當最後的鐘聲在沉寂中死去時，他便轉身回家。在路上，他從一個有燈光的窗戶中，窺進一所小屋的安樂的房間：在食桌上，坐着一個男子，身上只穿着他的背衣，很有滋味的在吃着深盤中的粥；他張開大嘴，以受大湯匙，他的如一把毛刷似的亂髮，每當他啜嚼着粥時便搖動着。在他對面，站着一個肥大的少婦，她的下頷支在她手上，她很愉快的望着她男人在享用食物。

「上帝給我們以食物，沒有人看見。」男人說道，放下他的湯匙，欠伸他自己的身體。

「如果有什麼人見到了，他不會傷害我們的！」女人說道，把盤子拿開去。

穿着背心的男人豬似的伸着，又欠伸了一下，輕輕的撫拍那女人一下，尼古拉斯微笑着，走他的路。「他們在那裏不需要什麼，世界上沒有事足以使他們感到興味的。」

：尼古拉斯離家愈近，他的脚步走得愈慢；在那離後的安樂的小屋裏，他度過他的天真爛漫的童年，他在其中是那末長年久月的被人所摯愛着，而他現在却感到這地方是那

末壓迫他，那末使他窒息得透不過氣來，他竟不想回轉去，彷彿在那綠色的圍牆之後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在候等着他。

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是坐在門後的木凳上面。尼古拉斯不會立即看見他父親，因為一株丁香花的影子正遮着他的不動身形，尼古拉斯已經握住了門環了，老頭子突然的咳嗽起來，粗聲的問道：

「是你麼，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在不意中吃了一嚇，顫抖着，很不安，說道：

「你坐在外面麼？」

「你是常常的到處亂跑。來談幾句話，我的好朋友！」

「好的！」

「不是『好的！』我今天去見警長了……」位怪可愛的人……雖然你是那末頑皮，你，仍然是他的教子……你明白麼？」

「我明白。」

「他命令說，你寫一封請求書，說明你過去所做的全是錯誤，……你是被人所誘騙，

……你明白麼？」

「我明白。」

「還說，你是對此一切皆深為憂愁，請求寬恕了你，這一切的愚蠢的行爲……你將永遠不再參預這些行動……你聽見了麼？」

「我聽見了。」

「而我，在我這方面，也要寫一封懇求書……我是一個雙手顫抖不已的老頭兒……我三十五年來盡心苦作，忠實無疵……你聽見麼？」

「我聽見了。」

「一切事便都將預備好。警長在他一方面也將寫……」

尼古拉斯站在門旁，宛如一個被判決死刑的人，他眩暈的望着地下，他的雙手懸掛

在身旁，而他沉寂的反覆說道：「我明白，」「我聽見了。」一隻蚊子在他耳邊嗡嗡的作響，彷彿是可憐他；牠的嗡嗡之聲，長久，沉濁，而且堅耐，在他的腦中迴響着，像一個長久無邊的可憐的呻吟。一隻狗在什麼地方吠着。明亮的繁星在天上冷淡無情的照耀着，四周圍十二分的沉寂，彷彿夜是停住了呼吸的，在聽着尼古拉斯的靈魂中發出了什麼思念似的。

「你明天必須去謝謝他。」

尼古拉斯沉默着。

「一切事都將如意……你將可以再回學校裏去。」

「我不要去什麼地方去，也不寫什麼！」尼古拉斯以一種擁塞的低聲說道，他走了開去。

「爲什麼？」老頭子喊叫他來，從凳上站起，跟着他的兒子。

「我不能夠做。」

「但你能夠充塞了你的胃！」

「讓我一個人在着吧！」尼古拉斯狂喊道，加快了他的脚步，他走過門廊，向廚房後園而去，而到了那間浴室中，不過幾天以前他才把這浴室當作了他的休息之處。

「啊，你壞蛋！」老頭子低語道，當那向後園去的門喀的一聲閉上了時，他便高聲的叫道：

「壞蛋！」

而這一聲尖喊，驚醒了沉寂的夜。牠顫抖着，帶着戰慄的迴音，反應道：「壞蛋。」……

尼古拉斯進了浴室，燃上了一支殘燭。影子在地板上波動着，也在黑烟燻的牆上波動着，而自己消滅在屋角上。紅的火焰在這個黑屋的暗中跳動着，壁爐中的蟋蟀停止了他們的喧譁。這地方很潮濕，且有一股兒煤烟氣。在一個翻過底來的木桶上面，放着書籍和文具；一張靠椅站在一張大凳的左近，一件學生衣掛在牠的椅背上。尼古拉斯打開了小窗戶，然後在室中走來走去，像一隻被囚於籠中的野獸，然後，他突然感到他四肢的異

常的疲倦，他吹熄了燭光，仰身躺在凳上，雙手掩着眼。當他寧靜下來時，夏夜便從小窗中透漏過來，在牆後的苧麻叢中，蚱蜢在沙沙的響着；小鈴的叮噹聲可以聽得見，其初是大，漸漸的在遠處消失了……有人正動身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個幸福的人兒……一個人必須走開到什麼地方去……必須要走開……立刻便走開去……我的上帝，他是如何的疲倦，如何的不可忍耐的疲倦！蟋蟀又叫起來了，別種沙刺沙刺的聲響也可以聽得見，在浴室外面走着呢，走到窗戶邊了……什麼地方，有一隻雞在咯咯的啼，拍着牠的強健的雙翼。那是什麼呢？尼古拉斯支着肘坐了起來。害怕的問道：

「誰在那裏？」而他握住了他的槍。

「是我，親愛的柯利亞，是我，親愛的。」一個老人的泣聲在窗邊低語道。而在夜間的明亮背景裏，他母親的頭部可以看得見。

「是你麼？」

「你沒有睡麼？……你傷心麼？」那老婦人以無限的愛憐低問着。然後她沉默了，一

個人能夠聽得見她是在柔聲的泣着，靠在小窗上。尼古拉斯走向他母親身邊。

「不要哭，看上帝份上！」他懇求的說道，想要咽回在他自己咽喉的啜泣。

「咳，我親愛的，我的心那末爲你而痛楚着，我不能禁止我的眼淚落下。」

尼古拉斯從窗戶邊急奔回去，他的臉藏在一個暗隅中，開始傷心失望的哭泣着：

……他母親漸漸的走進了浴室，將她的頭靠在她兒子的背上，也開始哭起來。他們那樣的站着好久時候，在黑暗中哭泣着。然後他們都止了哭，沉默的坐在凳上。母親握住了尼古拉斯的手，緊緊的握在她自己的手裏，而他覺得那幾根嶙峋的老骨怎樣的更強固的握住了他的手……

「我……我不能和你同住在這裏了，」尼古拉斯最後啜泣着，以一種顫抖的低聲說道。……「我必須走開到什麼地方去。」

「你爸爸使你傷心麼？……傷損你很利害麼？……他說了什麼話使你傷心呢？」老太婆傾身向他兒子開始撫摩他的頭髮。尼古拉斯低下了頭，柔順的受她的撫愛，在他看

來，彷彿他如今是變得小了，十分的小了，他再度變為一個小學校的學生了。正如他從前那末愛戀他母親似的，無限量的在愛他，預備為她而犧牲了他的生命。

「我必得要怎麼辦呢？……我不知道……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你曉得麼？……我不能再生活下去了，」他低語道，將他的灼熱的唇壓在她手上。「我應該走開到什麼地方去……逃了開去……」

「而你又不為你爸爸發愁麼？他現在正在哭着呢……你以為他並不憂心麼……想想他這老年人罷。照他所要求的做去……不要那末高傲……噯，你……」

母親安靜而親切的談到人生，談到老年，談到死，談到父母的心。她話中的意義並不達到尼古拉斯的良知，但他却是為這一場充滿了愛戀親切的安靜和善的閒談所舒安下去。

「去寫他要求你寫的東西。」

尼古拉斯記憶起來，搖搖頭。

「我不能夠……你明白了麼……我不能夠……如果你愛我，請不要叫我寫這東西……我要走開到什麼地方去……」

「你能到什麼地方去呢，親愛的柯利亞？你什麼地方都不能去……爸爸是要替你負責任的……」

「不，我不能去。」尼古拉斯柔聲的同意着，一刻的沉默。

他們坐了好一會，在沉默中想到了各種的事。

溫熱的夜從小窗中望了進來，彷彿要靜聽這兩個藏在黑暗中的人心中發生了什麼事。

在小屋的一間房中，就在樹籬之後，反射出一星的紅色的小火焰；在那裏，在聖像的燃燒的燈光之前的乃是史得芬·尼克弗洛威契，他卑抑的伏在地上，虔敬的對主祈禱着，求他抑制並指導那個走入迷途的少年人。

九

天空是一朵雲也沒有，夏天的正午的太陽照得那末光亮，使人連正眼望着牠都不可能。麻雀們在大路上灰塵中浴着，烏鴉們棲在屋頂上，雙翼伸張出來。這小小的村鎮乃為炎暑所征服。什麼都是沉寂的，欲睡的，恬靜的。居民們都躲藏在他們的家裏，彷彿沒有一個人有事要做似的，彷彿對於立在綠樹籬後的小屋所發生的事一點興趣也沒有的。一匹馬拖着一具小車，正站在門邊，正用牠的尾巴，搖逐去搗亂的蒼蠅們；馬車夫正坐在籬上，懶懶的用他的馬鞭拍去他靴上的污泥。從屋裏的一個打開的窗戶中，可以聽得見曼長的呻吟聲，有幾個人低聲的在廊前談着，有一個人的足跟匆急而喧譁的踏上了扶梯……有一會兒，什麼都是沉寂的，彷彿在這小屋中的個個人都已入睡了，然後，呻吟聲又聽得見，彷彿有人正為痛苦所捉住；然後又是低語聲，走路聲，以及那沙沙的響聲……

「誰來了？」那位會計員有聲無氣的低問道。

「醫生來了。」

會計員又呼吸起來，合起他的傘，開始恐怖的從籬笆中窺進園後……他以手指，招呼着人，向外走幾步，用手巾拭着他臉上的汗。門是半開着，一個農婦，亞尼西姆，向外窺望着。她的臉是可怕的，她具有一副不安的表情，當她一見到會計員時，她的眼睛便霎閃起來，眼淚落下了。

「屋子裏現在有什麼事發生呢？」

那農婦搖着她的手臂，以她的圍裙遮了她的臉。她啜泣的說道，他們正在使他恢復病體，那可憐的老主人……他是太沉重了……十分的沉重了……他的手足都不能轉動了……他不能說話……祇是那末可憐的凝望着……她啜泣的說出這一切話，當她悶在她圍裙中時。

「但請進來罷！」

「有什麼用呢？……沒有可以幫助的。」會計員嘆了一口氣，低語道，他自己坐在板凳上。馬車夫站了起來，他以爲坐在一位先生的左近是不恭敬的。

「那位少年人……你看見他了麼？」亞尼西炯問道。

「沒有看見……他在那裏？」

「他是那末安舒的躺在浴室中，彷彿還活着似的……正像他是睡着，可憐的親愛的！」亞尼西炯帶哭聲的說道，她的臉還蒙在圍裙中，她退在門後不見了。……有一個老人戴着青色眼鏡的經過草地而來，他頭上戴的是尖頂帽。他走近了會計員，低聲的問他幾句話，然後，從籬笆邊向內窺探着。

「我們要走進去麼？……如果我們不進，似乎不大好！」

會計員搖搖頭；這兩個老人們深思的走過綠草地而去，離開了樹籬後面的小屋。他們都張開了傘，這使他們活像兩個退藏着的蘑菇……

靠近古老的浴室，有一小羣的農婦們和孩子們聚集着。他們靠近小窗站着，以大而

恐怖的眼向內望着……浴室的門上了鎖，一個兵士在門前看守着……從窗中，一個人能夠看見一位男人的兩隻腿伸在凳上。這兩隻腿，穿着新織的襪子，有點特別的長，他們吸引了，而且驚駭着那些探問的婦人孩子們。他們互相推擠而退，自己驚嚇着，彼此互相微語道：

「是他的腿麼？」

「不錯，是他的。」

「請讓開些……你們已經看得夠了！」

「他們還要審問麼？」

「當然的……咳，上帝呀！」

這乃是尼古拉斯，他躺在板凳上，那麼恬靜的，彷彿他是一個倦極的人正睡着甜蜜的覺，不再掛心於活人的世界上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或想些什麼……在地板上，靠近板凳旁邊，放着一本日記簿和一朶已枯萎的紫羅蘭。

十

他們在禮拜二葬了尼古拉斯。

整個小鎮上的人們都隨送他到葬地上去，還有禮拜堂的唱詩班。天氣很好，光潔，無雲，鐘塔中的羣鐘在沉寂的晨間空氣裏憂戚地響着。唱詩班在歌唱着，當他們沉寂下來時，小鳥們便在籬後園林中歌唱着。棺上的布在羣衆頭上飄拂過去，太陽光從光亮的棺蓋上反射出光彩來。馬利亞·底莫菲夫步履維艱的跟在棺後；在一邊，她被警長所扶住，在別一邊，扶住她的也是他的一個助手。她沒有哭。她用她的沉濁的雙眼，注定抬去的棺木上，她是啾啾着，不住搖頭。會計員是和唱詩班同在着，他以一種破碎的半高音喊道：「啊，全能的上帝！他不自知的以手指導着；他的臉是像煞有介事的，在他看來，彷彿重要的事並不是他們在埋葬尼古拉斯，而是唱詩班怎樣的歌唱。不時的，他憤怒的回看着，向唱歌者們做出種種表示，但他們的眼光只注在他們自己的指導者，並不注意於這些

表示。於是會計員聳聳肩，停止了歌唱……

所有一切鎮中的重要人物，全部都想和警長擠得愈近愈好，以愁戚眼光望着馬利亞·底莫菲夫娜和棺材。每個人都爲尼古拉斯和這位老太婆傷心。

在墳場上，卡拉勤走向前來，低下他頭髮剪得很短的頭，開始說出他的對於尼古拉斯的告別辭。這篇告別辭以這幾句話開場：「不要爲他哭得那末傷心，死得年輕不是不幸。」卡拉勤剛剛說完，早死不是不幸，馬利亞·底莫菲夫娜便開始哭泣起來，把她自己從教父和他的助手的手臂間掙扎出來。教父想要安慰這老婦人，他眼中掛着淚，傾身向着他。溫和而憂戚的說道：

「你能怎麼辦呢？……你必須休息了……哭泣是一個罪過。一切事都在上帝手裏。」在她的別一邊，那位助手也傾身向着她，微語道：

「我們全都要死去的，我們全都要。」

但馬利亞·底莫菲夫娜並不聽他們的話，她繼續的在啜泣着，更高更高的，竟使得

沒有人能聽清楚卡拉勤說的是什麼，只見他在演說中，時而憂戚的搖動着頭部。

「柯利亞，你做了什麼事？」母親啜泣道，當棺材懸在墳上，開始要消失在下面之時。

警長取出他的手巾來，開始極力的在擊打他的鼻部。環墳地而站立的，個個人眼中都掛着淚。……鳥兒們在赤楊樹的濃葉的枝頭歌唱着，這些樹枝正向墳穴往下窺望着，一堆堆的泥土，沉重的傾倒在棺蓋上……當泥土覆蓋了尼古拉斯時，每個人都悄悄的，深思的，從墳地走開了，那個地方不久便空無一人。只有鳥兒們和馬利亞·底莫菲夫娜留在那兒。鳥兒們在歌唱着，這老太婆則坐在泥土上，頭頂上覆以紅的白的丁香花的樹枝，以重濁的眼凝注在地上，叱責的微語道：

「咳，你們少年人……咳，你們少年人！」

伊凡的不幸

俄國 Leonid Leonov 作 周 箕譯

萊奧諾夫 (Leonid Leonov) 是在一八九九年生於莫斯科的。祖父是農夫，父親是小商人。他是以作詩開始他的文學生活的。他發表他最初的短篇勃魯伊嘉是在一九二二年，那時他還不過二十三歲，但是他的豐盛渾然的文體已證明了他的卓越的文學修養和非凡的天分。在他的短篇中，最著名的有描寫韃靼人的世界的圖塔瑪爾 (Tutamar) 科維埃金的手記，平凡人之死，沙蘭契吉 (Saranchuk) 等。長篇有穴熊，賊，索特等。索特是於一九三〇年出版，被高爾基稱讚到極點的。他的作品，無論從表現的手法上講，或是從題材上講，都有許多使人聯想起郭歌爾，陀斯託也夫斯基的地方。繼承外套和窮人的傳統。對於無名的市井的平凡人的興味——被革命的偉大的車輪壓碎了的「小人物」的悲劇，這就是萊奧諾夫的作品的重要的基調。從這裏譯的這篇伊凡的不幸裏，

就可看出這種特色來。

她嘲笑他的可憐的贈物，把牠捏成一團，扔在雪地上伊凡的腳旁。於是，她兩臂撐着腰，嘲笑他的戀愛的愁苦，但是伊凡却沒有聽見……當還是一個孤兒，在田裏工作的時候，伊凡害了熱病，病了許多時，直到他被憇惠着去見女地主，這女主人過着獨身生活，百無聊賴，常給農民們以醫藥的照顧。她給了伊凡金雞納霜，分量很多，於是說：「你會耳聾，但你的病是會好的！」自然，伊凡的瘧疾醫好了，而且在歡喜之中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耳朶突然聾了。這並沒有妨礙他負擔他那農民的役務，這使得他避免了鄉村的口角，這使得他避免了戰爭；雖然他的耳聾使他變成獸頭獸腦了。但他却已經習慣，而且甚至漸漸地歡喜不被騷擾的寂靜了。

世界在他的眼中看來是無聲的；肅靜的，雲和鳥在這裏面浮動着，草在這裏面生長着，雪下着……伊凡沒有注意這世界裏的人們，祇是很微少地分受了他們的一部分東

西人們祇當他是個木匠，但他却常是半餓着肚子過活的。他並沒有觸犯他的世界。他的鳥，他的草，但是牧師却喜歡叫他掘墓，不給他工錢，而小孩們將伊凡的簡單的用具擲在池塘裏，來以此取樂。他的生活是充滿了這一類的不幸的。他正就是用不幸這兩個字來表示他對於世界的命令的純真的驚訝的。雖然好像沒有甚麼事情能夠使他的生活的卑微的歡喜變成暗淡，但是他的不能博得蓮嘉·布拉吉納的歡心，却深深地使他痛苦了。

他謙卑地拾起被蓮嘉弄纏了的頭巾，將牠摩平，揣在自己的懷裏。村子裏的頑童們在雪裏圍着這個老實人跳着，嘲罵着他，但是伊凡却沒有聽見。能夠排解他的命運的困苦的唯一的人就是他的姑母；而現在他就正在走向她那裏去。他的姑母住在離這兒有二十俄里的一個富裕的村子裏。她是在牧師家裏做保姆過活的。她是善良的，她名叫瑪麗亞。他常常帶着他的憂愁去看她，於是，在她那裏作了三天客之後，他就回到他自己的村子裏來，更幸福地安於他的命運了。世界的愁苦並沒有攪擾他。

就在那可怕的年頭，世界大戰爆發了。世界正在痛苦中，牠癩瘡地腐蝕着被牠自己的血所毒害了的大地。兵士們爲了想要看看自己的故鄉和家庭，想要建立一種新的生活的渴望而瘋狂，便離開了前線，變成散在各地的流浪者了。他們成羣結隊地經過這村子，因爲伊凡·愛沙珂夫住的這村子是在一條大路上。路沿着高堤而過，落日餘暉中可以看到看見一羣拖着身子，垂着頭的人，氣憤憤的，被他們隨身帶着，以備急需的武器壓壞了。這形勢在農民們的心中喚起了不幸的預感，兵士們是來向農民要麵包的，但是他們却沒有使伊凡驚駭，他是深鎖在他的不能貫穿的寂靜中。

伊凡忘却了在他周圍發生的事情。棉軟的，柔和的雪在下着，路是適意的，好像蓋着絨毛一般，在暮色蒼茫中向着他的姑母的窗子裏的那遙遠的歡迎的光火漫步地走去，一面想着蓮嘉，這是很愉快的事。她是個自負而俊俏的人兒哪，她是不會嫁給一個長着白眉毛的手藝人的；當伊凡明白了這個的時候，他就立刻決定把這頭巾送給瑪麗亞姑母，來對她的關心，表示一點感謝之意，這樣她就可以在節日戴着牠。記念起這孤兒來。

當他經過森林，開始爬上村子的時候，天正在黑下來了。這村子是在小山上，鐘樓聳入了天空，在那鐘樓下面，夜鳥飛奔着。他循着常行的路走向牧師家，敲了門。門開了，開門的不是他的姑母，而是牧師的女兒；看了這情形有點不對，伊凡的心陡然猛烈地跳動起來。他有罪似地微笑着，把帽子緊抓在手裏，釘眼望着這女孩；這女孩暴戾地頓着她那穿着氈靴的腳，叫他滾開。

聽了她的叫喊，欲睡的牧師走了出來。他穿着有條紋的棉褲，他披頭散髮，怒沖沖的。「那老太婆死了，」他說，把指頭深深地鑽入他的蓬鬆的頭髮裏。「她死了，埋在石頭底下。」

於是伊凡開始謙卑地鞠躬，感謝牧師，他這動作繼續了許久，而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正坐在走廊裏的長凳上，在他面前擺着他的姑母的寒酸的提包，他的帽子放在關了的門前。他把帽子戴在他的稀疏的頭髮上，把頭巾從他的懷裏拉出來。他再也沒有甚麼人好送了，於是，愕然無語地，他凝望着他。這頭巾是很便宜的，鑲着窄窄的花邊，但他覺

得牠是鮮紅的豔麗的。在薄暗中牠熾燃着，牠燒着伊凡的手。他迅速地把牠放回牠原來的地方，他的懷裏去，就這樣走下階梯。牧師家的窗子裏的微明的光線射進薄暗中，在這光線中他可以看見雪在下着。

「不幸呀，」他說，茫然若失地微笑着，在這大村子裏已經沒有他安身的地方了，豺狼們又阻礙他回到蓮嘉那裏去。因此他就決定在一個寡婦開設的酒店裏投宿一夜。這女人熬着蘋果汁，而這飲料是全縣聞名的。捲起袖子，挺着豐滿的胸脯，看上去很像個亞馬孫族的女子，她帶着做生意的樣子收了伊凡的錢，拿了瓶酒給他喝。

「這濃得可以沖水呢，」寡婦說，傾聽着在夜深人靜中可以聽見的哀怨聲。「艾非摩又在打他的老婆。他喜歡打她耳光。請問，這還有甚麼感情存在呢！」突然發覺她的顧客是個雙子，她就想利用他來消遣她的孀居的寂寞。

把她的憂鬱的臉孔靠近伊凡的，她像男子樣地拍着他的背，忍不住哄笑起來，把他推進小屋子裏去。她在縫着的紅短衫正擺在桌上的燈旁，而且因為這，從煮着香味飲料

的大缸裏發出來的蒸氣也變成紅色了。帶着他那素常的困惑的微笑，伊凡走進小屋子裏去，坐在火爐旁，他望着寡婦擺下餐食，那就是浸漬的蘋果，胡桃和伊凡所購的酒。於是，她兩手交叉在她的肚皮上，莊重地坐在長凳上，叫伊凡不必客氣。拚命地不看寡婦的強韌的牙齒裏的那不雅觀的窟窿，這是她那暴躁的第一個丈夫留給他的一個紀念品。伊凡從桌上端起酒杯來，注視了一下映在酒中的他自己的反影，那是和運命自身一樣地陰沉，於是，皺了皺眉，他將杯中的酒一飲而盡，伸着手想要再來一杯，但是不知爲甚麼躊躇了起來，仍又在長凳上坐下。

寡婦憂愁地，但是帶着鎮定的神氣，注意了他的錯亂的動作。

「你爲甚麼坐在那裏哭喪着臉的樣子，不能高興一點呀？」她問，咬齧着一塊硬蘋果皮。「你爲甚麼對甚麼人都生氣……：你好像生活中沒有一件甚麼東西也沒有一個甚麼人。每只烏鴉在夜裏都爬進牠自己的巢裏去，但你是孤另另的，沒有一個巢，你真是個孤兒呀！」灑了一掬同情的傷心淚，寡婦正在預備給他一點愛的慰藉。「你的眼睛是

不安的，有病的……一個男子怎麼可以用那樣的眼睛看着一個女人呀？女人是沒有角的獸，是狡猾的東西……女人祇需要快活。要是旁人處在我這個地位的話，早就把你趕出去了！可是我爲你難過。」

伊凡一聲不響，不停地凝望着燈裏的火焰，他在想着要是用火繩鎗來防禦豺狼，那就好了。寡婦已經漸漸地挨近他的身邊，愛撫着他，向他調情，挑動着他的情慾，但是他却沒有注意她的接觸。不慣於喝酒的，他立刻就醉了；雖然他想起了他的姑母的提包，但是他沒有意思起身。就在這時候，她把燈熄了。伊凡陷於狼狽了，但在寡婦的地方是一片黑暗，瀰漫着那依舊的帶紅的，芳香的蒸氣。死一般的寂靜降臨了，發出響聲來，衝了開去，他迅速地打中了一件像石頭樣的東西，但是帶紅的蒸氣祇是笑着，嘲弄着他的抵抗……他直到將近天亮的時候纔睡着，他夢見了靜悄悄的森林中的道路，撒滿了雪的樹枝，在道路上面了，而這一切都包在對於蓮嘉的困惑的，不安靜的戀慕中。

爲了避免閒話，和不希望再在伊凡身上尋找快樂，寡婦迅速地叫醒他來，也不給他

東西吃，就把他從天井裏一直推到街上去了。在她的蹙足的臉孔上看不出剛剛經過的這一夜的任何痕跡，雖然這一夜倒把伊凡弄得精疲力倦了。孤獨厭了，她和伊凡在一起滿足不了她的慾望，而那些可尊敬的農民們又還沒有從戰場上回來。伊凡爲他的生活中第一次的這種不幸而感到羞恥，也並不想再和這女人在一起了。

當鐵門在門後面發出兇惡的聲音來的時候，他遲疑不決地站立了一會；於是他顫慄起來，橫過潔白的雪地跑開去。他的身體是在痛苦中，直到他又一次走進他剛剛夢見的森林裏去。這裏一切都是寂靜的，不管是痛苦也好，羞恥也好，因爲他自己內心的寂靜和世界的寂靜打成一片了。他在這裏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熟透了的。他秘密地知道他所愛的樹的名字，他認得出矮松樹。他來過這裏許多次，但是現在他特別歡喜清晨的靜默的莊嚴，宛若他自己的不被嘲笑的真理就完全寄託在這裏面了。他的心充滿了歡喜和愉快，而他的身體也變成輕快了，帶着這身體去碰牠的命運，並不是煩重的事體。突然伊凡想要叫喊起來，但是他抑制住了，因爲在遠遠的地方他窺見路上有雪車來了。

「哦，你還是趕快走的好，伙計……在那裏，在庫羅迪林家，昨晚有人偷了匹馬去了！」一個老人急匆匆地從他的雪車裏叫着，但是發覺對方是個聾子，他就祇好揮了揮手，以唇作尖聲，來趕他的牝馬了。他說話的慌張，並沒有使伊凡感觸，在他的旅程的盡頭，他昨日的愁苦完全烟消雲散了，他祇感覺着餓；而當雪景輝煌的曠野展開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又準備遭受他的可驚的不幸了。將近正午了，伊凡碰見了穿着破軍服的不熟識的人們。

登上一座俯瞰村落的山，伊凡悄然地踱到了牠的頂上。在他下面，挨近倉庫，不知從甚麼時候，聚集了一大羣人。憤怒的拳頭舉在人頭上，許多人的穿着氈靴的腳被憤怒激動着去踏過雪地；呼吸的濃密的蒸氣浮在人羣上面。不時地，和農民們一道，陌生的兵士們頓着他們的腳；他們約莫有十二個人的光景，他們加入討論昨天發生的事情。兩個溫厚的，生着鬍鬚的農民把鐵匠曹託夫挾在腋下，而其餘的人緊緊地圍了個圈子，不讓他逃走了。這鐵匠，是縣裏有名的馬賊，向着嚴酷的裁判官們惡狠狠地微笑；他硬着心腸，他

睡着口沫；他很顯然地安於他的命運了。同時，一個高高的瘦削的農民，富瑪·庫羅迪林自己，正在村人們面前演說着……與其說是在他們面前倒不如說是在陌生的兵士面前……與其說是在兵士面前倒不如說是在他們的鎗桿的黑暗勢力面前，他是用狂怒的眼睛側視着他們的鎗桿的。

「我問你，農友們，這是甚麼意思？」富瑪說，轉向着臨時法庭。「一個人做甚麼？到夜裏把馬帶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官廳不管事了，就該你們大家來執行法律……因為要是你不隄防的話，賊就會把你的袴子都偷去，連你的小屋子都會給你擄走呢。就看曹託夫吧！他一點羞恥都沒有，也沒有一點眼淚。他話總有得講的，可是他一點也沒有想到要懺悔。懺悔吧，你這流氓，你偷了我的馬沒有？」庫羅迪林尖聲地叫道，怒冲冲地把帽子投在地上。

「我偷了，就怎麼樣？」鐵匠發狠地承認了，把一根小烟捲在手指間轉動着，因為被毆而吐血來。

他們正要執行陌生的人們向這惡徒宣布的判決的時候，突然瓦西里·布拉金走到人叢裏面來。他是身材短短的，說話尖刻，心腸殘忍，他的病眼是常常要流出眼淚來的，他從沒有和誰當面爲難過，因此全村的人都尊重和畏懼瓦西里·布拉金的判斷。

「我想，」他開口了，帶着他那素常的神氣，摸了摸他的粗硬的灰色的頭髮，「這鐵匠不會再弄別人的馬了……」他想起了鐵匠昨夜所遭的毆打。「祇是我們爲甚麼要處罰曹託夫？我們這簡直等於用我們自己的手把我們的馬射殺，就這樣完了。我們僅僅祇有一個鐵匠，農友們，在整整的一縣和半縣……他給我們的牝馬和小馬釘鐵蹄。而且還可以算是一位正式的獸醫呢，他又能夠替車輪加箍。曹託夫是我們少不得的。要想掘曹託夫的墳墓，未免太早了！我們感謝這兒的兵士兄弟……他們是怎樣獻身戰爭，到處過着軍隊式的生活……可是現在我們老實說吧，這些朋友們也得做點事情了。但是我們要站起來替我們的鐵匠說話，我們是不能把他交給兵士們去開心的！」他躊躇了一下，舉起他的歪斜着的眼睛望着那山，伊凡正從那山上走下村子裏來；這時候演說者的含

淚的眼睛沉着地機敏地眺望着。「讓這樣的機會錯過，那是連想都不能想的……自然，我們對於惡人，非殺一儆百不可。農友們，我們僅僅祇有一個鐵匠，但我們却有四個木匠。現在我覺得我們與其損失鐵匠是寧可損失一個木匠的……」

他從木頭上跳下來，立刻消失在人羣中了，沒有一個人望着瓦西里·布拉金，但是每個人都想着他的思想，同意他的決定了，恰在這時候，伊凡被聾子的危險的好奇心驅使着，從人羣中慢慢地擠到這圈子裏來了，大家都沈默着，於是突然他注意到他們都是望着他。他是一個孤兒，他是一個木匠，他是一個可憐蟲，沒有誰會爲他而哭；他犯了罪，因爲他的犯罪對於大家是必要的。他時而向這邊，時而向那邊微笑着，但是人羣中的面孔都裝着相同的模樣了，冷酷的而又可憎的。

「順從吧，伊凡，這反正於你是一樣的！」挨近他站着的一個老頭兒說，舉起一個指頭勸告他。

「憐憫憐憫我們大家吧，樊留沙。你自己可以看到，馬賊們把我們征服了……而我

們是不會忘記你的！」

「我們要埋葬你，像埋葬我們自己的兒子一樣……哦！」有誰從後面這麼叫着，而這聲音用牠的真正的失望制勝着，但是伊凡卻沒有聽見。

他看見許多手從四方八面伸向着他，倒有點驚駭了，但是人羣已經從這地點移動開去，拉着他向村子那邊走。他大膽地微笑着，也並不要替自己辯護，因為他是連犯罪的念頭都不會起過的，他跟着人羣一道走；他祇覺得他的不幸似乎發展得太快了一點。他甚至覺得他是在以他的無名的犯罪欺騙着這世界——而這就是他的困惑的微笑的原因。又一次在這村子外，人羣跨過潔白的雪野走過去；一個老頭子跟在後面疾速地跛行着，小孩子們跑在前面去目擊伊凡的最後的不幸。他被安放在溝壑旁邊，兩個兵士，他們那比誰都深陷的眼凹入在他們的額頭下面了，將他們的來福鎗上了子彈，同時，好像在舉行訂婚典禮時一樣，女人們都作起聲來了。

這是一個當風的地方，蒼草的黑穗在雪花紛飛中伸了出來。伊凡摘了一球，於是，迷

感地在手指間撫摸了一陣之後，他嗅着牠的香氣，這在嚴寒的空氣中是濃郁的，強烈的。他還在微笑着，而當他碰到兵士們的歪斜的眼睛的視線時，他這纔深深地領悟了他的命運，尤其是他的不能適應這世界的猛烈的騷擾。伊凡又記起了那被遺忘了的姑母的提包，他的遺產，但是已經沒有餘暇來想那提包了。

「替我致意蓮嘉！」他向那一隻鳥在飛翔着的空中，祇僅僅叫了這麼一下，於是這一天中間的第二次他自己的寂靜又消融在世界的寂靜中了。

琉卡狄思

德國 Jacob Wassermann 作 傅東華譯

耶可布·瓦塞曼本猶太人，一八七三年三月十日生於巴佛里亞（Bavaria）的福德國（Furt）。幼年流寓各國，關猶太民族的運命，著有契隆屠夫的猶太人（Die Juden von Zirndorf, 1897）。歐戰後，從事戰後狀況及問題的研究，著作長篇小說多種，都以心理描寫見長，因而有「德國的巴爾扎克」之號。希特勒秉政後，瓦氏受刺激甚深，遂於去年冬季客死於奧地利。他的代表作要算克里希安·梵曉斐（Christina Wahnschaffe），原作一九一九年出版。一九二一年有英譯本，改名世界的幻影（The World's Illusion）係名著作家留伊殊（Ludwig Lewison）手筆。這書寫一享有鉅萬遺產的青年，過着窮奢極欲的生活，其後屢屢受刺激，就毅然拋棄了他的財產，投入下層階級，做了許多路見不平的事，後乃不知所終。情節是浪漫的，方法是寫實的——這就是瓦氏作風。

的特色。在現在這個短篇裏，這種特色也顯然可以看出來。

離開現在十年前，當俄羅斯帝國苦於連年革命的期間，莫斯科街上有一次發生騷亂。這騷亂的直接原因，是三十五個男女學生在慶祝一個爲他們所敬仰却被警察認爲有嫌疑的教授的五十誕辰的時候被拿去充軍到西伯利亞的事。輔因則在那次慶祝是在接連幾次祕密會議裏籌備起來的。爲了這種強暴的手段，莫斯科有幾家極體面的人家也都憤激了，而因這許多向來安分的市民的痛憤，就產生了一種空氣，比之單由政治煽動家的鼓勵所造成的，更覺充滿着險象。

在那些被這般緊急辣手放逐出去的學生當中，有一個女子名叫安娜·巴芙洛美那·拿定斯基。她有一個哥哥住在莫斯科，名叫尤塵——就是俄國人叫的尤塵·巴夫洛維基——在一個龍騎隊裏當軍官。他是一個自命不凡的美貌青年，年紀二十三歲，而且分明是有燦爛前途的。他非常愛他的妹子，她就是她生平的密友和知心。如今他看見

她對自己對世界全都休了，成了西伯利亞生活中的貧乏和羞辱的犧牲者了，心裏覺得異常悲痛，異常不平，彷彿連他的生存的基礎也已崩潰，他於是決意要對他直到如今爲之熱心服務的那個制度提出抗議了。以後的事，就似乎很自然地跟着起來，不但使人人吃驚，就是他自己也同樣的駭異。原來在警察做這橫暴行爲以後幾天，他的隊伍就被命令去彈壓街上的叛亂。突然，他撇開了他騎馬在前率領的隊伍，跳下馬來，向一個拿砌路石塊，手車，籃子和傢俱等等匆匆築起的防禦奔去。他一壁跑，一壁發狂似地向守防禦的人做手勢，那樣子是他們不會誤解的，特別是因這種逃開隊伍而加入他們隊裏去的事，雖在戰爭中間也很普通。但是拿定斯基才爬上那防禦的頂上——他是希望借着它的掩護去打他的國家的真正敵人的——他就被從他的龍騎隊裏向他瞄準的槍桿發來的兩顆子彈打中了。許多手向他伸來，許多充滿着熱心的眼睛歡迎他！他似乎聽見了感謝的歌聲，因而祛却他的最後的疑惑。甚至他的名字也被大聲叫喊了，彷彿這些革命者當中是有人認識他的。他雖然虛弱，但覺他們的聲音裏的歡樂就是一種滿足的報酬了。

他轉過身，抽出他的手槍，向他當初的伙伴却是目前的攻擊者開去，這才向底下仆了下來，一隻手的手指絆在一把打進防禦中的藤椅裏。

他立刻被兩個青年搶了去。他們把他的無知覺的身體抬開，放在附近一所房子的石階上。急忙地，他們撕開了他的外衣和襯衣，包了他的血流如注的傷口，這才四面看看，找人幫助。一部賣菜人的車子停在井欄邊。它的主人已經不見了，車桿裏一匹精瘦的小馬好像已經凍僵，他們趕快把拿定斯基放在一張蔬菜舖成的牀上，拿菜葉蓋着他。於是一個青年回到防禦去，其他一個將軍帶出那條街，經過許多小術，最後達到大學醫院所在的一個廣場。他走進醫院的院子，找了一個住院醫生，那醫生就立刻叫人把拿定斯基放到一間病房裏，他的傷勢是嚴重的。一顆子彈不過擦傷他的咽喉，但是其他一顆却打入他的肺部，須得用手術將它取出。到第三天，拿定斯基從發熱的無知覺狀態醒過來。他經過許久，方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以及遭遇過什麼事。

當這期間，莫斯科全城都在談論一個青年軍官逃軍的故事，警察已由它的許多偵

探之一發見他的藏匿地方了。於是就有一個區長到醫院裏去拘捕那傷勢垂危的人。當時那病人的險狀是連警察自己也看得明白的，他却揮舞他的拘捕狀，堅持要把拿定斯基帶走。住院醫生和他爭了許久，後來外科醫生也來了，他把拿定斯基的恬然的面孔瞥了一眼，被他的年青所感動，便說：「如果他現在帶走，十五分鐘裏面就得死。我想還不如等一等的好。」那區長便覺躊躇起來。他是新進這行的，心腸還沒有練硬。而且，在他的無數命令和差委的迷陣當中，他已把頭腦弄昏了。他想了一會兒，這才說他願意留他在醫院裏，等他氣力稍稍回復再來帶。

這樣，拿定斯基就得着了幾天的時間。在這幾天裏面，外科醫生對於他的同情逐漸增長，並且努力使其餘的人也關心他這病人的運命。於是就有一些朋友們出來，願意幫助他逃走。一天早晨，他被送到一間祕密室裏。晚上，一個青年拿了一套勤務兵的制服來，叫拿定斯基穿着，同他到莫斯科近郊一個叫梭可尼金的地方去。雖在他這種衰弱的狀態，仍舊還有個九死一生的機會可以救他的。拿定斯基同意跟那青年走，因為留在這裏

不是死就是遠遠到西伯利亞去受無期徒刑。當天夜深人靜時，他就打冰雪裏面（因為那時是三月中旬）被送到了梭可尼金，住在一個科學家的別墅裏，爲的那科學家是警察不會懷疑的。但是還不會過得二十四小時，便有報信人從城裏來，先在附近裝作無事模樣隨便散步一回，這才走進別墅裏，報道警察又已探到拿定斯基的踪跡。並且計劃第二天晚上就派大批人來搜捕了。於是再沒有第二條路可以選擇，唯有換個地方躲避之一法。這科學家是個德國人，同住的只有他的妹妹，名叫安娜斯塔希·喀洛芙娜，是個又勇敢又仁慈的女子。她已在莫斯科住了四十多年，結交了許多上流社會裏有勢力好心的朋友，同時又爲許多平民所愛戴。她哥哥的家務一向都是她照管，拿定斯基來後，也是她看護服侍，並且設法瞞住了外人。這時她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拿定斯基再換一個裝扮，她將他扮作一個工人，就同一個自願效勞的陌生人將他送到郊外一個車木匠的家裏。但是他在那裏只過得一宵，因爲到第二天早上，那車木匠就替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害怕起來，不肯讓那躲難人再耽擱了。像這樣，拿定斯基從這裏到那裏的一連搬了五天，先

是一個馬夫家裏，後來到一個寡婦家裏，又從寡婦家裏搬到一個園丁家裏，最後才搬到一個實驗廠工人家裏來。每到一家，總都不過幾小時，就被他們認出是誰來的。大家都害怕警察，害怕心勝過了憐憫心，因而雖有那熱心勿衰的安娜斯塔希的雄辯，也都硬着心腸，不肯收留。安娜斯塔希跟着他好幾夜，因為他的狀況是不能沒有人在旁邊的。他得有人洗創口，穿衣服，並且一天要換兩次繃帶；爲了他的生活狀態太不規則，太興奮，所以傷口不能好得快。現在，那實驗廠工人又不肯讓拿定斯基耽擱了，給錢說好話都沒有用。安娜斯塔希就覺得再無辦法。那些一逕幫忙她的朋友，也再無能爲力；警察是無時不在偵探的，他們覺得多幫一分忙就是多冒一分險。就是安娜斯塔希自己，也覺得有人偵探，受着威脅。她於是做了最後一次的嘗試，試想拿祈禱和哀求，使那人的心腸軟下來；他難道不像個基督教徒，一夜也不容他再住嗎？這是她的兄弟——因為她把拿定斯基認做自己的兄弟——性命攸關的。但是她的說話只是增重那人的疑心，結果是不過容他再有三小時的耽擱。如果過了三小時，拿定斯基還不從他家裏搬出去，那人就要去報警察。

那時是下午三點鐘了。那末安娜斯塔希必須在六點鐘之前，另外找到一個藏身地方來做她的病室。她在街上兜了一陣，到這家那家門口站了一回，却都因怕被拒絕或竟洩漏風聲，終於都不敢進去。末了，在計窮謀盡之中，她忽想到要把拿定斯基送進一家供人幽會的台基裏去藏躲。因唯有這種地方，她才可以介紹一個沒有通行證的人進去。再有兩天的休息和看護，他就可以脫險了，這是那天早晨醫生告訴她的。等他脫險之後，他就可以獨個人逃到邊境去。

但是要實行這個計劃，她須得有個同謀者，就是得有一個強壯，謹慎而解事的人，把幽會的事情裝得很像。她想起所有認識的青年女子，可是覺得沒有一個適宜這項任務。她在革命黨裏面是沒有朋友的，而且去信託一個被警察監視的人，也決不是辦法。至於下等女子，或是可以用錢收買的女子，也決然用不着；這是必須一個上流女子或是好人家的女兒來擔任的。

前幾天的努力早已使她疲倦了。那時她不是爲要吃東西，只爲要找個地方坐一坐，

便進了一家小麵食店，跨入一間昏暗的後房。裏面先有兩個女人坐在一張小桌上喝可。她也就無精打采地找個位置坐下來，可是她馬上就見那兩個女人裏面有一個老的向她看來，並且對她親熱地點一點頭。她認識那女人就是安娜·伊凡諾佛·希摩爾，是一個退職軍官的啞吧夫人。同她在一起的是她的女兒璠卡狄思，一個十九歲的絕色女子。安娜斯塔希一看見璠卡狄思，心裏就忖道：這事兒只有她能擔任的。幾年之前，她常常到希摩爾家去，那時璠卡狄思·尼哥賴夫那還是個小女孩兒。她常常同那女孩兒玩耍，談天，所以記得很清楚。她記得那女孩兒十三歲的時候，就已給她一個特別的印象，覺得她具有一種特殊的品性或特殊的長處。至於那種品性或長處到底是什麼，她雖經思索好久，却始終探測不出來。她母親安娜·伊凡諾佛，是個很簡單的女人，虔誠，恬淡，而天真，並且隱約自覺自己的弱點。

安娜斯塔希到她們的桌上佔了個坐位，先用眼色和手勢向那軍官夫人問過了健康，這才對璠卡狄思低聲說起話來。那軍官夫人帶着詢問神氣看着安娜斯塔希的嘴

唇，可是既辨不出說的什麼話，她就安分地將眼睛朝下去，再不拿好奇的表示去打斷她們的話了。安娜斯塔希自覺她的計策很冒昧，心裏十分焦急。可是她不肯放過機會。她知道她的話必須簡略。她必須只用幾句話說明那故事，提出那非常的要求，並且將琉卡狄思的最深同情喚起，而同時態度之間又須慎重而機巧，因為一個字眼，一點難看的姿勢，就足以把全盤計劃破壞的。琉卡狄思並不知道革命的陰謀是怎麼回事。她平時也常常揣測，可是從不會有過關於這類事情的消息。她生活在一個溫柔的夢的境界裏，所與為緣的，過去是洋囡囡，現在是珠寶箱；耳朵裏聽見的，是已婚男子的滑稽的奉承，和撒着香水的未婚男子的審慎的宣誓。然而她具備着一種像似青年野獸的品性，彷彿身在樹林裏面，而傾聽着遠處打獵的聲音，傾聽着苦痛和血和死的大騷動。她是時時要想行動的。却不知道她自己所期望的是什麼。有時瞬息之間，她感着了一種非常的不寧，一種不可理解的欲望，一種要從她的生活所由逐漸形成的那個偽善的平靜境界逃出去的衝動，但她是怕世界的，怕人的；每見一隻陌生的手伸給她，她就要戰慄。在她看去，凡是在她

家以外的東西，甚至在她房間以外的東西，都是可惱的，污濁的，她每次聽見人在街上談話，必都顫震；每次攤開報紙，必都感覺到外邊一切野蠻和神祕的東西莫不含着不潔，莫不要沾污她。甚至她所讀的書，乃至一首小詩，一支巷曲，一個笑話，也要喚起她的這種可怕而不可排除的印象來。

當安娜斯塔希和她說話時，她是一無動靜地聽着。那故事裏並沒有要想引動她的東西；原來她是沒有女孩兒們要求興奮的那種邪念或嗜慾的。她從安娜斯塔希的嚴肅面容上辨認出來的，就只是一種義務的催迫。她是無待乎下決心的，如今要她去做的事，她已立刻地且無可動搖地明白了。

琉卡狄思已同一個彼得堡的貴族訂婚六個禮拜了，那人是一個樞密大臣，名叫亞歷山大·米愷洛維基·顧信。她的父母和他們的朋友都覺得她做了這個有錢的貴族的夫人，前途是可艷羨的；而她自己對於這事，也確實覺得快樂。如果她那時心裏尚有所躊躇，那就是爲他，因爲她覺得自己對他是有一種姊妹情的。但當早已料到她的心事的

安娜斯塔希叫她對於這點不必擔憂時，她就皺起她的眉頭，回說她用不着這種保證。她的未婚夫，她說是決不至夢想她會做出歹事或醜事來的。

「那末，我就當你已經決心擔任這事了，」安娜斯塔希低聲說，她的灰色眼睛盯住在那女子身上。

「我已決心擔任了，」琉卡狄思用同樣的低聲音低着頭說。「可是有一點困難——」
 「一個人既下了決心，還會有困難嗎？」安娜斯塔希敏捷地插進去說，聲音裏面帶着一種熱心的調子。

「可是我在外面過兩天兩夜，我將怎樣對人解說呢？」琉卡狄思叉着她的白手的手指問道。

安娜斯塔希憂鬱地沈思着，眼睛瞪在一盤的餅上。

琉卡狄思用一種低語繼續說下去：「只有一個可能的辦法，就是我不聲不響地走了，留一封信給母親。」

「是的，是的。只消幾句話就行。不管怎麼說法。並且請他們要守秘密。就說什麼事情都等你回來再講。可是你自己也得守秘密，璠卡狄恩·尼哥賴夫那。」她差不多威脅似地補上說。「你必須裝得像是不曾有過這回事。」

璠卡狄恩只點點頭。她那時眼睛大大睜着，直視着她的面前。安娜斯塔希又把她該怎樣裝扮，怎樣舉動，一切瑣屑地方都講到了。及至約定了地點和時間，她就在这番嚴肅的談話上——原來它的意義雖然嚴重，時間却只費一刻鐘——加上幾句玩笑，目的是在引得璠卡狄恩微笑一笑，免得她的母親起疑心。於是，她懷着一個比較輕快的心走她的路去了。

她回到拿定斯基那裏，把她計劃好的事情告訴他。他躺在實驗廠工人的貧陋的房間裏一張沙發上，捏住了她的手。「我的生命，」他說，「是已不值的費這麼大氣力的了，安娜斯塔希·喀洛芙那。它是已經失掉的生命了。」她反駁了他，說她希望聽他說些比較有興彩的謝詞，不要說這種心灰意冷的話，於是就動手替他換起衣服來。拿定斯基歎

了聲氣。「有什麼用呢？」他用一種疲倦的聲音說。「我身上是什麼都已變的了，眼，手，和情緒。我好像是被鬼包圍着。叫我離開這世界，我好像已不會介意。我彷彿看見我的母親在我們的田莊裏。到現在，她還沒有疑心到什麼。我看見她正在打開一隻小盒子，看着裏面的一張相片。這就是我的相片，她並不知道她不能和我再見面，她並沒有那種觀念，然而她吊眼淚在那盒子上。可是我已什麼感情都沒有的了。世界對於我是不真實的，因為我從今以後什麼東西都不能愛了。」

在安娜斯塔希聽去，這些說話都是從一個熱烈的心裏發出的謔語。她憤激地搖搖她的頭。過了一歇，天色黑下來了，就有一部馬車開到門口來。安娜斯塔希已經替琉卡狄思買了些美麗的衣服，已經幫助他裝扮起來，現在，她把他仔細看了一回，這才又一度的護送他下樓去。在馬車裏，坐着琉卡狄思·尼哥賴夫那·希摩爾，密密地帶着面幕。安娜斯塔希交給她一包紗布繃帶，並告訴拿定斯基，說她到後天早晨某一時間在火車站的某一地點等他。在這兩天之內，她補說，她要替他找一張到外國去的護照來。她於是把地

址告訴了馬車夫，向他們揮手送別，馬車就動身走了。

璠卡狄思和拿定斯基默默的坐着。他們的境地是這麼的不真實，這麼的威脅，這麼的命運攸關，因而由不得他們張皇失措。路上偶有街燈照進馬車裏來的時候，璠卡狄思看見拿定斯基的眼是閉着的，臉是蒼白的。當他剛剛在她身旁坐下來的一刻，他曾經把他的手給她，以後就什麼動作都沒有了。她覺得他在身邊並不使她驚嚇，而那沈默也並不難受。

他們馬車停落的那所房子是在一條隱僻的街上。拿定斯基下車的時候，得把全身氣力都用出來。他把臂膀獻給璠卡狄思，但實在是她攙扶他，不是他攙扶她。他向他們要了兩間房，他們就非常殷勤地將他招待了進去。他努力着將身子挨上樓梯，竭力維持着一個尋覓暫時歡樂的人的神氣。照那裏的規矩，有一僕人特別派給他們使喚。那人背着一身銀繡的制服，長着一雙不懷好意的豹子眼，厚嘴唇上帶着一個永遠不變的乏味的微笑，謙恭得近於卑鄙。璠卡狄思見他眼光射來，便覺得心都收縮。他鋪好了桌子，就像狗

一般地站在那裏聽着，力乏而漠然的拿定斯基就叫他拿酒飯和香檳來。那人的猜度的眼光，似乎斷定他們確實是來幽會的。那時琉卡狄思臉上搽着胭脂，身上穿的是露胸的衫子，她覺得要裝做另外一個人的樣子，實在有些爲難。她不得不除去她臉上所常有的天真爛漫的神情，而裝起一種輕佻的樣子。她不得不談着，笑着，賣弄着風騷，摟着拿定斯基，並且不時到他膝上去坐坐。她不得不做出種種多情的，淫蕩的，迷人的姿勢。凡是她平日所決不去注意的，決不願去看的，乃至偶爾不慎地曾從文字和圖畫中看見過而一想起來就要惶恐的，就是她的思想和眼睛一向規避着的那一切的事，如今爲要欺騙那個人起見，都不得不去做了。爲的那時那人拿了盆，碗，酒杯，酒瓶進來，溫好香檳，擺好食品，却還默默地，微笑地，從下垂的眼皮底下窺探着，在那裏等待後命。她又不得不勉強將自己去適應那些肉感的燈光，那些五顏六色的墊子，那些裝着鏡子的牆壁，因爲這所充滿着虛假和眩耀的房子，已使她心裏騷然了。而且還不止此。她那時的一舉一動，又必須顯得真實而自然，不至引起別人的疑惑。一切都須做得隨便，機巧而坦然，絕不現出一點駭愕

慌張的神色，她得吃她面前放着的食物，她得喝她面前放着的酒，且不但須喝自己杯裏的酒，並須趁那人出去的時候，代喝拿定斯基杯裏的酒，因為他既然喝不得酒，却又不能讓杯子滿着不喝。她對於喝酒是全然不慣的，那時要她繼續演着這個出於本能和犧牲精神的脚色，她就滿心的驚惶和抑鬱了。侍者每次走出房去，她就從桌上站起來。於是她臉上肌肉的可怕的緊張就變做一種惶惑的神色，且甚至有一種感奮的驚愕表情，因為她覺得從父母家裏坐了馬車出來彷彿已經有許多年了。拿定斯基懷着痛苦和驚異注視着她，彷彿隔着一層面幕似地端詳她，默默地憐憫她，做着手勢責怪着自己——這才，一等那人回到房裏來，他就勉強在嘴唇上恢復一個假裝的微笑，而繼續着他的扮演了。

卓子收拾清楚之後，就有一個帶着白帽的娘姨進來。她是年輕的，樣子却已像老。她因在燈光底下和空氣極壞的房間裏過着生活，臉上已成灰色了。她拿了水進來，看了看爐子裏的火，問他們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她的聲音很好聽，她的面相却冷淡得鐵石一般。為的她憎恨那上層的世界，憎恨那些到這裏來覓取可鄙的片時歡樂的人們，琉卡狄思

眼光每次落在那娘姨身上的時候就不由得雙膝戰震起來，她覺的她的脚，她的手，她的頸脖，她的肩膀，沒有一樣不是可羞的。末了，這種難堪的景象也已終止，她才得把房門關了起來。於是，只有他們兩個在房裏了。不知什麼地方一個鐘樓的鐘敲了十下，它的聲音振動過那些房間。拿定斯基走進裏進的房裏，裏面放着一張雙人牀，上面舖着一條藍緞的被蓋。那時他已經一些氣力都沒有，便向那牀上一倒，及等這樣子休息了一刻鐘，琉卡狄思這才能殷進去幫他脫衣服。他拉了那被蓋着半身，裸露着胸口躺在那裏。琉卡狄思看見那情形，心裏便忖道，這是一個人類呵。突然地，她帶着一種驚怖想起她的未婚夫亞歷山大·米愷洛維基的紅面頰的臉孔來，不由得眼中湧出眼淚。她洗了拿定斯基的傷口，將它裹紮起來。拿定斯基看見她的纖嫩的手，彷彿人在夢中看見香氣一般。他生怕接觸着她的眼睛，生怕一個表示感激的眼光要將她得罪。他願意她能夠將他看作不過一個軀體，不過一件無面目無感情的東西。當時琉卡狄思在一半驚愕一半憐憫之中想起了「一個人類」他却在一半欣幸一半恐懼之中想起了「一個非人間的存在」

他睡覺了。琉卡狄思一無動靜的坐在一把圈椅裏。她曾在她的小口袋裏帶了一本書來，可是她知道是不能讀的。她嘗試去想她的母親，她的父親，她的朋友們，乃至新近參加的跳舞，新近聽到的音樂，可是她什麼都不能想。一切東西都消失了，一切東西都逃避了她了。她聽見拿定斯基的深長的呼吸，看見他的因痛苦而疲倦的蒼白美好的面孔——然而就連他，她所服侍看護的他，也似乎出了她思想所及的範圍了。在她的椅子和他的牀之間，彷彿有許多哩路隔着。她聽見樓梯上的吃吃笑聲和廳裏的拖曳的步聲。女人和男人的聲音從上面下面模糊地穿過牆壁來。酒杯琳瑯的響着。於是，就有一陣華爾茲舞合着。一部琵琶娜的聲音。分明，那琵琶娜是缺了一條鋼絲的，因為調子彈到某一點的時候，就要露出一個漏孔來，猶之一張微笑的嘴裏露出個缺了的牙齒一樣。尖銳的叫聲起來了。琵琶娜不響了。左邊的牆外起了一種吱嗚的聲音，跟着是一種嘆氣的聲息。琉卡狄思聽着了，登時渾身血液都凝結起來。一陣陣的香氣從那些鎖閉的房裏透出；衣服絆縈地響；房門砰磅地開關。每一個聲音都喚起了一種景象，她却不能躲開它。她戰慄了，然

而戰慄着，她仍不得不看。她從來想像不到世界就是這樣的，從來想像不到這就是生活。黑暗中偶然相遭，陌生的手彼此拉着，人影對着驟然光亮的鏡子搖幌，允諾以無恥的言語給與了，不可知的暴露了，神祕之窟挖空了，神祕的沾污了，想像的祕密寶藏賤賣了。她用手掩着面孔，血液衝上她的染紅的面頰，她的心充滿着恐怖了。

拿定斯基睜開眼睛呻吟起來。她走過那許多哩路到他的牀邊，遞給他一杯水。他的額頭是火熱的。她拿一條濕布覆在上面。那時候，他就醒過來開始說話了。他斷斷續續地說到那醫院，那外科醫生，和安娜斯塔希·喀洛芙那。他每一停頓，琉卡狄思就怯生生的插進一句話去。他說：「明天我就好了，可以離開這裏了！」她就答道：「那是不可能的。你還在發熱。而且安娜斯塔希是等你後天早晨七點鐘去的。」這些輕輕說着的話語，似乎突然對他顯示了她的靈性，她的一向皎潔的青春，她的強壯清明的本能；但是他看不出，她是不會停止顫抖的哩。一會兒，琵亞娜又彈起來了，但這回是另外一個人彈的，是個粗魯而狂暴的酒醉了的人。當彈奏的時間，拿定斯基和琉卡狄思心中痛楚地相對瞪視着。

那時是已過夜半了，從那定下了的靜默裏面，忽然大門上來了一陣噙響的扣門聲。拿定斯基抬起了半個身子。他的手指僵硬了，他的臉上充滿着黑暗的期待。琉卡狄思站了起來，摒息地聽着。過了許久，大門才開出來。脚步声在樓梯上響着。他們恐怖地呆看着那上門的房門，等待着那要決定他們的可怕命運的叩擊。從廳裏傳來人聲，乃是一陣匆忙交換的話語。於是一切又都歸平靜，而他們的脈搏也開始恢復規律了。在這三四分鐘裏面，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奇異地融合起來；他們的力量和恐懼向着一個共同的仇敵了。他們彷彿被一陣旋風捲到空中，彼此胸對胸的相碰着，並且彼此把臂膀相挽起來，互助着求避免那威脅的破碎。琉卡狄思已經忘記她自己了；拿定斯基也已忘記他自己了。他只感覺到她的恐懼的強烈，她的幸福的喪失，她的羞辱和她的苦惱。在她這面呢，却是勇敢地看着他的運命，原來她那時方才明白他是和自己相依為命的。

這時候，睡眠重又克服那發熱的人了。但因有那光耀的電燈照着他，他却不能睡得熟。他顧着琉卡狄思，並沒有把要旋黑電燈的意思說出，但是她看見他的眼皮不安寧地

跳動着，便猜出什麼事兒來了。她在外面一間房裏點起一支蠟燭，就把電燈旋黑，那時她也覺得疲倦了。深夜的時間就像一種令人麻痺的毒，因而她要找個地方躺下來，這間房裏是沒有牀的，只有一張沙發，可是那個絲紗天鵝絨的罩子給她滿肚子的厭惡。那些椅子和地毯，她也同樣嫌憎。她於是把地毯從拿定斯基的房間的長櫃捲了開去，拿她的皮大衣舖在地板上，躺了下來。蠟燭仍舊這點着，但它似乎把那屋子裏的每個聲音引得更近來，原來到現在為止，那些聲音——一聲呼喚，一聲笑，一句話——都還是模糊的，她又聽見雪片打在窗玻璃上的聲音；那種輕微的破裂聲使她安靜了。她聽見拿定斯基的呼吸，就記起她的責任來，他每吸呼一聲，她就覺得自己對他的命運更關切一步。她從前覺得有意義的一切事情，現在都覺得無意義了；她從前所做的，所欲的，以及在她的生活過程中佔過一個地位的，現在都像似兒戲的了，無謂的了。她渴望地回視那消失到遠處去的家庭，如同從一隻船的甲板上回望一樣。過一會兒，她睡覺了，然而她並不睡覺。拿定斯基曾對她說了安慰和鼓勵的話——那是一個夢，他的喉嚨曾在發熱中作痰響——那

是一樁事實。在夢裏，她彎身在他身上，看護他；在事實上，她是身子膠在地中，聽着一個女人的鬧酒的叫喊。後來在黎明的灰色光中，她看見一個老鼠打地毯上跑過。她覺得那老鼠大的出奇，並且像個鬼一般跑着。她跪了起來，想從窗幕的縫中去看一看天色，可是她所見到的只是模糊地灰色一團，底下便是一個窗，從裏面露出一張骨瘦稜稜的面孔來。她嚇得跌了一秒鐘，這才向拿定斯基的牀爬去——不，逃去。他的右臂癱軟的掛着，汗點凝在他的額頭上。他的樣子奇怪得可怕。一陣痛苦的憎惡打她身上浮起來。然而她覺得世界上是再不會有第二個人可以用這種樣子去看的。她有許多事情——事實上是一切事情——要需求於他；若不是爲他，她的世界就只是這所房子了。

他們到這裏來的時候，並不會說過要住多久。照習慣，房間是只容他們過一夜的。依安娜斯塔希的計劃，他們得在房間裏耽到中午，這才對他們說出要在那裏再過一夜的意思。要這麼着，只消給那男女傭人各人一個金元就行的。可是拿定斯基得有新鮮的水洗傷口；他的病狀又是需要營養的。如果他們起來得早，他們怎麼去找整天登在那裏的

理由呢？拿定斯基那時睜着眼睛默默躺在那裏，首先談到這個題目上去。他叫她把他的外衣遞給他，搯出他的皮夾，交給她。他想兩個金元也許不夠，不如給五十盧布吧。琉卡狄思却說這麼闊綽是要叫人生疑的，要引得老板來窺探他們的。她把那鈔票夾在顫抖的手指中間。她從來不會覺得錢是這般地實在而同時又這般地不可思議的。他們外表上裝着淡然的樣子，聲音却好像給什麼東西悶塞着。琉卡狄思說起那侍者臉上的醜態，這才引得拿定斯基去駁她，話語之間帶着他本不願有的輕侮，說她看見生活在污穢中的人們都不歡喜，平時一定是過着過分溫柔的生活的。他說這話就是要對她套在他身上去的那個恩惠的重軛起反抗，同時又想引出她的話來，使得她的性情可以瑕瑜互見。可是她却黯然地注視在地板上。她承認了他的意見，因而使得他無法進攻。她的溫柔感動了他，却又將他引進了更甚的殘酷。他不承認她做了他的二十八小時的伙伴是完全偶然的事；他覺得她如今所受的羞辱是她罪所應得的，而因了這，他就對她憤憤了。他想她和他相遇之前，她身上穿的只是純白色的袍子，從那美麗的嘴唇說出的只是無意義的

言詞，只是她那飽歷膏粱的階級的糟粕。原來就只在這一刻兒，他才在她的旁邊成了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是在這一刻兒，他覺得他的逃亡和藏匿是不名譽的，心想他在琉卡狄思眼裏，多分也要因此減低了身價。於是，他突然宣布他的決心，說要起來走了。他嘗試要對他講明，這事在他是無足輕重的，並且有許多人比他事業做得多，勇敢得多，却都定了罪了，如今他去分受他們的命運，正是義所當然。因為一經渡過了邊界，他還對誰有什麼用處呢？對於俄國的民衆，對於他的朋友，對於他的不幸的妹妹，就都沒有用了呵！

琉卡狄思求他鎮靜些，並且徒然嘗試着和他論起理來，雖然她只有一番小孩子的道理可以提出，後來，她看看他態度執拗，就裝出一種命令的語調，一個青年王后的神氣來。但是忽然地，她不響了。原來她已聽見了脚步的聲音。她舉起她的手指，掩住了嘴唇。有什麼人在門口聽他們。她的傲慢的眼光成了一種求人保護的請願，而拿定斯基却把頭低了下去。於是，琉卡狄思只索無可奈何地順受了，她點着脚尖兒走到門口，拔去了門門，這才跑到裏間的床上，急忙鑽到拿定斯基旁邊。她將被頭拉上來蓋到下頷，便伸手把電

鈴揪了一揪。兩個人不轉氣地並排躺着，直到有人來打門。那是娘姨。她站在門口，面帶着運命女神般的愁容，聽着拿定斯基的命令，叫她去取清水來，並喚男侍者來聽他吩咐早餐。一會兒，她就提了兩桶水回來，男侍者在後面跟着。他的注視的眼睛先把外間房看了一遭，又在裏間房裏也打了一轉，在琉卡狄思看去，好像他是在尋找她脫下來的衣服，她覺得這情形是應該叫他起疑的。她閉上她的眼睛，因為她看見那人就害怕。拿定斯基發出那張五十盧布的鈔票來。「二十個給娘姨，三十個給你。」他用着一種裝成的淡漠語調說。「我們要到明天早上纔走，如果辦得到的話。」那人一躬幾乎鞠到地。他不曾希望有這麼闊綽小賬的。那娘姨正在添火，就走過來要去吻他的手，可是拿定斯基將手拿開了。「只要小姐少爺們樂意，這個沒有什麼辦不到。」那男侍者做着一種貓一般的姿勢，襲了雲眼睛說。拿定斯基叫了早餐，及等一刻鐘之後，茶同什麼的就拿進來了。當這時候，琉卡狄思如同躺在火堆上一般。她渾身覺得有種叫不出名字來的東西透過，那是一種由苦惱和恐懼合成的感情，因就在她臉上罩上一層死一般的蒼白。拿定斯基也一動不動

的躺着，分有了她的感覺。他了解她心中的苦痛，眼睛規避着不敢看她。男侍者擺好了東西，重行到地的鞠了一躬，便出去了。及等娘姨也走出去，琉卡狄思就掀開被頭急忙爬起來，彷彿從火坑裏跳出。她門了門，開開一扇窗，那時她的頭髮已經散開了，她就由它去披著，因為它是蓋着她的裸露肩膀的。一點鐘之前，她就要不願意當拿定斯基面前裝着這個樣兒，可是她既曾在他身邊躺過，雖有遮蓋，却沒遮闌，而且全仗着他的遮蓋，這時想起了他的矜全，便覺全身血液都洶湧起來。那末，她現在把頭髮披在肩膀上，也再不能算是失禮了。

及到房中已充滿了新鮮的空氣，她就關上那扇窗，對拿定斯基說好換藥布了。默默地，他解開了那藥布。雖從琉卡狄思的無訓練的眼睛看去，也可明白那傷口很快的好起來，而且他的熱也退了。她對於換衣服和包傷口，已經比昨天手脚靈敏些。包完之後，她拿了麵包牛奶給他。他要加一點茶在牛奶裏，她也拿給他。她自己非常匆促地吃了一點東西，彷彿她不情願自己的身體能覺飢餓。那時屋子裏異常靜默。在街上，有車輛隆隆的

響聲和孩子們的叫喊聲。拿定斯基睡覺了，琉卡狄思走到外間來。她脫掉了拖鞋，好使走路沒有聲響，就兩手抓住她的披着的頭髮，來來去去的走了幾個鐘頭。不時，她要站住出神。然後，她要瞪視着壁上的圖畫，却實在並不看見什麼。有一張畫畫着李姐（註），兩膝之間捧住那隻天鵝。門邊又有一張畫着個德國學生，背着個軟背囊，向一個從窗口俯身下來的梳着兩條長辮子的女子揮動他的帽子。裏外兩間屋子都反映在兩邊的鏡子裏面，結果是現出一串無窮無盡的房間，其中都有那個肥胖醜陋的裸體的李姐，那個多情的學生，拿定斯基躺着睡覺的那張牀，以及那牀上面掛着的沙皇尼哥拉斯像。無窮的無數的影子，遠遠迤至昏暗的遠處。又有時，她要站在窗口，看那些車輛和孩童，看那棚上的雪，和從窗口現出的模糊的面孔，她就覺得這一切東西彷彿也是無窮無盡地重疊到昏暗的遠處去的。這世界消失到那裏去了？她平日所愛的，用天真的感情擁抱的一切，都到那裏去了呢？就是她自己，曾在一個將軍的小姐的精緻閨房裏過着一生的琉卡狄思，是在那裏呢？面孔永遠紅着嘴上永遠微笑着的亞歷山大·米愷洛維基在那裏呢？還有店鋪

裏放着誘人的陳列品，到處都可遇見知己的朋友，到處都可遇着出色的青年軍官和漂亮女人的繁華的莫斯科，又到那裏去了呢？這世界消失到那裏去了？她只能看見她面前在許多房間的許多鏡子裏面躺着的那個人；她只能看見他的白皮膚上的那個傷口，就是像飛逝的火焰一般而她却着了迷似的不得不在後追趕的那個傷口。

鐘敲十三下了，以後還經過很久很久的時間——究竟多久她斷不定——拿定斯基方才睡醒。他坐了起來，她有些躊躇地走上前去。他叫她那天晚上一定得走，態度出她意料之外地堅決。他說他已覺很強壯，可以獨個人住在那裏了，並且要暗示那男侍者說她半夜裏要回來的。等到夜裏，就沒有人來管這種事了。琉卡狄思搖搖她的頭，說她情願耽着，不單是爲他，並且也爲她自己。因爲那傷口剛剛開始結疤，在他動身之前至少還得再洗兩次。她如果走了，萬一他發生意外，她是永遠不能饒恕自己的。拿定斯基帶着查究的神情凝視着她的臉；然後，他伸出了他的臂膀，那態度是這般的誠摯，以致她也把手伸給他，在那一瞬間，他們兩個都吃驚了。彼此眼中所看見的，都好像對方是在經過一種幸

福的却是危險的變態。於是琉卡狄思心裏砰砰跳着，走到一面鏡前去梳攏她的頭髮。她的手指戰震了。如果那一刻兒他曾命令她走的話，她多分是會沒有抗議地走的。可是他並不會命令她走，只說他不曾在戰場上獲得個體面的死，深可痛惜；以爲將來到外國去又怎樣，還不是永遠的流浪，心裏常被憂傷和對受難伙伴們的想念所腐蝕。並且單爲餬口而煩惱嗎？因爲他家裏並不富。他還負了許多債。他母親的產業實際是屬於債主的了。琉卡狄思被這許多喪氣的話喪了氣，只默默地站在鏡前，細察她的疲倦的面孔。他又繼續說下去。他詬罵他自己的行爲，說他自己並不知道担任着什麼事；他做的事，是受衝動所驅使，並不是出於決心；英雄做事就不這樣，決不肯爲着去犧牲而將自己交給偶然的機會去的，再說到她，如今也同他逃到這污窟裏來了，到底她做這事是有一種明白的意識的嗎？實際上，她也不是聽憑自己去受感情，憐憫，和非常事的誘惑，熱心朋友的勸導的沖激的嗎？她不是被一陣神話中的幻景所震撼，動搖，而剝奪了一切自主力的嗎？「所以我們大家，」他往枕上一仰，大聲說道：「我們大家都是不由自主，一任浮沈的，都是幻想

的祈求者，機會的犧牲者，而受我們的行為欺騙的咧！

琉卡狄思轉過身來，坐在他的牀沿上。安靜地，毅然地，她看着他的面孔。她的眼光顯示着他的話不足取信；她的面容的表情裏帶着一種令人感動的和諧。就在這種惶惑的沈默之中，彷彿有種神聖的人情來幫助他的心緒。於是就有一線幸福的光掠過拿定斯基的額頭。他的懷疑精神，當着這個能啟引他說出真情並且救他逃出這屋子的女子的信念和肅穆面前，不由得羞慚地拜倒了。那時天色已漸漸晚下來。他們在黑暗之中默默地坐着。及至須要繼續扮演那為境地所要求的喜劇的時候，琉卡狄思就旋開了電燈，拉攏了窗幕，走到外間房來，讓拿定斯基穿衣服。一會兒，他叫她去幫他穿外衣。晚飯也同昨天晚上一樣由那穿制服的侍者送上來，態度比以前愈加謙恭，嘴上的微笑愈加乏味，藏着惡意的笑臉背後的眼睛愈加靈活了。他們鬱鬱不樂地坐在桌上，彼此迴避着對方的眼光。只有他們的手在動——彷彿是沈默的服從的幽靈，往來移動，在那偵探的目光底下，偶爾裝出一種並無惡意的神情。這天晚上，琉卡狄思的角兒却演得不好了。她的笑是

勉強，而她的裝成的輕薄更加叫人難信。及到那侍者出去，拿定斯基方才想出個法兒來替她解圍，便向她附耳說要假裝吵嘴。他替她造出一個瑞洛芙伯爵夫人的名字來，堅說她上次在喀蘭沁親王宴會上帶的珠圈是假的。琉卡狄思反對他，他却堅持自己的意見，樣子裝的非常之像，竟至琉卡狄思面頰上真個泛起紅來。她看見他這虛偽中的虛偽，不覺吃了一嚇，突然害怕起拿定斯基來了。那侍者走來走去，替他們倒香檳，神色之間似乎請求他們不要吵鬧，生怕發生別的事故來。末了，拿定斯基忿忿地站了起來，叫那侍者滾出去。琉卡狄思也裝起一種哀求的神氣，瞧了他一眼，倒叫她吃了一驚。他於是裝作懊悔自己太性急的樣子，伸出兩手走到她面前。那侍者看見情形，樂得扯開嘴笑。琉卡狄思也站起來，她讓她的頭落在他肩上，却只爲要向他耳語，不要忘記明天早上的馬車是必須預先叫好的。

突然間，一種刺耳的尖聲震動了全屋，跟着又是第二聲，第三聲。琉卡狄思嚇得併起了兩手，拿定斯基也驚惶地向房門那面看。侍者托着個金屬茶盤站在開着的門口。一個

裸着半身的女人跑過去。「關門呵，」琉卡狄思微弱地喘着氣說。一聲槍聲響起來，隨後一個男子的可怕的叫號充滿了空中。拿定斯基將侍者推了出去，砰的關上了房門。數分鐘之後，一切歸於安靜，然後是跑來跑去的脚步声，模糊的說話聲，樓下發出一種命令的腔調，樓上答以一陣悲傷的號泣。此後便是一聲聲的嗚咽，聽起來異常傷心，致使琉卡狄思扭着兩手，跑到沙發那邊，一仆仆到上面去。街上起了一陣厲害的騷擾，在這當中，一個警察的聲音是明白聽得出來的。隨後廳裏一陣沉重的脚步，表示了有什麼人被抓去了，侍者面上帶着一種惱恨的神情進來，說：「少爺您請別害怕；小姐您也請安心。沒有什麼一點兒不相干的事。以後再不會打擾您啦。」說着，他就出去了。

拿定斯基走到琉卡狄思那邊，在她身邊坐下，拿顫抖的手去撫摸她的頭髮。她從他的接觸底下縮了過去，轉過了頭。他也就縮回他的手，覺得百無聊賴。一陣風雪打在窗上，在琵琶娜像是目空一切似的又響起來了；有人在彈同是那套華爾茲，同是那套缺了牙齒的調子。自從他們上次聽着那調子，難道只過了一日一夜嗎？難道中間不已相隔許多

年了嗎？不已隔了許多充滿着幻影和傷懷，快樂和苦痛，光輝和慘澹，期望和失望，貪婪和剝削，夢想和死亡的年歲了嗎？而且現在就算終止了嗎？不是又一夜臨頭了嗎？而且不又是一個無盡期的神祕的夜嗎？在拿定斯基心裏，彷彿自從他爬上那防禦而被槍擊的一刻起，便已踏進了另外一個爲以前所不可知的法律和要求約束着的世界了；又彷彿他以前的生活和適應那生活的一切都已像一件大衣一般的蛻脫了；又彷彿他走進這所房子裏來，便是進入了他的命定的生活，與過去將來都已隔絕，再沒有橋梁可以渡過了。

他心上受着重壓，神經非常緊張，便向牀上倒了下去。琉卡狄思走進來。外間房裏是點着一盞燈的，這間裏却沒有點燈。許多房間從鏡子裏映出灰色的模糊的重重疊疊的影子來。琉卡狄思看看有一桶水還滿着，便替拿定斯基再洗一回傷口。當她從袋裏掏出紗布的時候，她帶出一本書來，拿定斯基等她包紮好，便請她讀書給他聽。那是一本勒芒托夫的詩集。琉卡狄思坐在椅子裏只讀得幾分鐘，臂膀便掛了下來，頭也垂了下去，而被睡眠尅服了。小孩子睡眠時，也是這般無抵抗，無過渡的。拿定斯基當心着不來驚動她。他

的眼睛盯在她臉上，覺得他自己的臉不得不跟着她臉上表情的變化而變化。一種不可名狀的和平的感覺進入了他的心靈。他伸伸他的腿，做了做深呼吸，像在花園裏一般。她的嘴唇在動。她是在低語，在淺笑。她的手鬆開了，那書就從她膝上落下來。她驚醒了，睜開眼睛，惶駭地將那昏暗的房間掠了一眼，這才又睡了去。睡眠完全制服了她，她的身體就失了均衡。倘不是拿定斯基將她抱住，她早已倒在地板上了。他把她橫放在他牀上，兩腳擱在椅中。她的頭枕着他的大腿，雙手盤在頭上，她的胸膛以強力的律動一起一伏。逐漸地，拿定斯基開始感覺到她的重了；他的大腿裏的血液已經停止循環，因而再不能維持不動的姿勢了。他就往枕上一仰，打被裏插進兩隻手到她的背下去，想要把那無知覺的身體撐支起來，這麼着，那身體的重載，就由他的臂、腿和膝輪流擔負了。一陣快樂的感覺通過他全身。他覺得自己是在報答她的辛苦和煩勞了，而且她這麼的貼近他，這麼的全然在他保護之下，也覺得是可樂的。他的眼睛久久注視在那睡眠的女子身上，心裏充滿着一種感激的狂歡。她的生命，她的睡眠，她的鬆弛無知覺的形體的線條，似乎每一件都

足爲隔絕世上煩囂的一種精神的障壁，因而拿一種無限幸福的感覺充滿了他，並且灌注新的氣力到他心裏了。

她睡了好幾個鐘頭，這才被街上軍隊遊行的鼓聲攪醒。拿定斯基正掙扎着要坐起來，便看出她眼中充滿着沉重的驚愕。兩個人都勉力要裝做鎮靜，却不由得都被一層羞愧的面幕罩着了。琉卡狄思發了一聲輕喊，便一跳跳下牀來。她臉上滿泛着血液。她將兩手揪在胸上，默默地看着面前，雖然拿定斯基對她說話，她還是現出惶惑的神色。他的說話竭力裝做隨隨便便的樣子，只問問天氣，問問時間。她心不在焉地回答着，臉上交互地露出差慚和驚恐，感激和暗地的猜詳。最後一次，她洗了包了拿定斯基的傷口，却覺得不易維持她的平靜了。那時她只覺外面的世界彷彿是一隻野獸張着的大嘴一般。時候已經是一點半。他們不得不預備起來了。拿定斯基那時已逐漸平靜了下去，及等穿好衣服，走到琉卡狄思站在那裏的外間房來，臉上是蒼白的。兩個人對坐在桌子旁邊。琉卡狄思帶上她的帽子，穿上她的皮大衣；她的手袋放在她腳下。就像這樣，他們默默地彼

此眼睛迴避着地等待着那動身的時間。

車輪聲終於在街上響了，不多一會就聽得有人敲房門。男侍者進來，身上並不穿制服，只披一件稀髒的浴衣。他的頭髮成了油污的絡子披在額上，他的面孔是沈鬱而凶惡的。他拿出賬單，拿定斯基付了賬，連馬車錢也算在內。於是他們走下樓。樓梯腳放着兩個裝滿垃圾的桶子，大門口躺着一條黑狗。那狗拿鼻子聞着，隨了他們走到馬車跟前。當他們遠遠坐車到車站去的時候，街上並不看見一個人。

在一間待車室裏，站着安娜斯塔希·喀洛芙那，靠着一根柱子。她招呼了他們，問了問拿定斯基的狀況。然後，她遞給他一張護照和一只已經裝好的行箱，他們就慌忙走出月台，拿定斯基就到車上佔了個坐位。但一會兒他又回來，走到琉卡狄思身邊，伸出他的手。因了一種說不出所以然的肌肉反應的缺乏，使得琉卡狄思不能抬起她的頭，也不能把臉去朝他。他將她的兩手一齊握着，而那四隻手就如鏈條的鏈子一般連着了。這樣，他們耽擱了一刻兒，彼此都感覺到自己彷彿是夢中的人物。安娜斯塔希做了個警戒的手

勢。拿定斯基這才拖着脚回到車廂，爬了上去，靠窗口坐了下來，面孔從黑色的窗架和灰色的霧裏映出，就像是粉壁一般白的一團。於是火車放了一聲哨，就慢慢地輾出站去了。

琉卡狄思回到家裏，看見她的母親已經成了一個淚人兒。原來那可憐的女人不敢把琉卡狄思的信拿給丈夫看，並且竭力把她走失的事瞞住了他。隨即母女之間發生了一場奇異的辯論，其時那啞子的母親用着非常激動和哀求的狀態拚命演着手勢，那女兒却只搖搖頭，什麼也不肯說。逐漸地，那軍官之妻替琉卡狄思擔憂起來，及見琉卡狄思不肯和她的到莫斯科來耽擱幾天的未婚夫見面，那愛心就益發加大。就連她父親的忿怒也動不得她，她總是一言不發，只把眼睛看着地。於是婚約破壞了，琉卡狄思從此什麼人都避着不見，——無論是熟人，生人，父母，姊妹，——比從前益發執拗了。她竟已和世人完全隔絕，成了個異樣人了。醫生說是旅行好，她母親就帶她去了一趟巴黎，這才又由海道到布勒塔尼去一趟。有一天晚上，她躺在她的房間的石板廊台上，她母親出其不意地走來。那時她拿兩手墊着頭，正把一雙燦爛得莫可名狀的睜大的眼睛向上凝視着星光。

輝耀的天幕。在她臉上有一種無限寂寞的表情。

拿定斯基從此失蹤了。有好些人力說他住在坎拿大西部一個農場上，可是琉卡狄思從不曾聽見過他的名字，他也從不曾聽見過她的名字。

(註)希臘神話：李扭 (Leda) 是美人海倫 (Helen) 之母。大神宙斯 (Zeus) 愛上她，常化作一隻天鵝向她求歡。

諦爾西的縫工

德國 Ernst Glaeser 作

徐懋庸譯

老許伯喝醉之後，就趕到牧師家裏去。這家距酒店不遠，不過二十步罷。他穿過了教堂前面的浸水的廣場。時候是八點鐘。秋意頗深，落葉紛紛，刮着昏黃的牆脚。牧師的家和酒店之間的電線上，一個電燈泡，在濕風之中款擺着。許伯穿過廣場之後，不再跟踉蹌蹌了，他走的很莊重，全村裏面，誰也不會疑心他帶着醉意。他用右肩頂開圍門，徐徐地吸了一口氣之後，就按門鈴。牧師正讀着鄉土誌，在他那辦公室兼作祕密飲酒室的房子中；這裏面有舊書，有粗笨傢伙，有煙和枯萎的花朵……發散着各種的氣息。老許伯坐在皮製的圈椅上，適當牧師的寫字檯的旁邊，他興奮地揮着手，說道：「牧師先生，這事又使我苦

惱起來了。」

牧師也和許伯一般，表情、身段都像一個農夫或漁人，他放下書，給許伯倒了一盃溫酒，把電燈拉低一點，就說：「那麼請講！」

許伯講了，但老是同一個故事！許多年來都如此！

「牧師先生，」許伯開始道：「我微醉之後，這事就使我苦惱起來。也許，正因為這事常常使我苦惱，所以我纔常常貪杯的罷？」

「這事情使我永遠不能止息我的自作自受的一種苦痛！我永遠要自白這事情！牧師先生，要是沒有你在這裏，我也許早已自殺了！事實上是這樣的：每次當我有了一點酒的時候，我就想到那個諦爾西的縫工以及這事情，我就支持不住了！」

許伯趕快喝完那杯溫酒，身體向前微俯。牧師以目示意，叫他振作，並對自己說：「聽這個老瘋子講罷，這是我做牧師的責任。」

於是許伯繼續說：

「除了你，牧師先生，誰也不知道這事，而且別人實在也用不到知道。我把我的幾個兒子正當地撫養長大，他們工作着，他們敬重政府和上帝的意旨。當我想到這件事的時候，希望他們不要和我一樣受到那種恐怖。事情已過去了十五年了。那是大戰期間發生的。這和孩子們有什麼關係呢？那時，我正退伍在家。我的老婆已經亡過了。孩子們還幼小，沒有人幫我收穫。在十四天之內，我不斷地在田間割稻。忽然，接到一個電報，命我加入聯隊去。那是在俄羅斯。我趕到之後，我的隊長對我說：『敬禮，許伯把總！』後來，我到步兵隊的大本營去，在那里，我知道我要出發到耶路薩冷去了。」

許伯喝着酒。牧師慢慢地搖着頭，一面和睡魔奮鬥。也許，他聽到這故事，如今已是第一百次了。

「耶路薩冷！」許伯說，「那時剛被我們占領。所以需要一支適於熱帶國生活的德國軍來駐紮。我站在少校面前，聽他說，我得率領五十個人到耶路薩冷去，『開往聖地，』少校這樣說着，給我一支雪茄。幾天以後，我出發了。在車票上，就印着『耶路薩冷』這個

字途中，在勃萊斯牢，我記得曾買了一本新約，我以為一個人身往異地，仍當善自修養。我們旅行得很久。耶路薩冷，實在是很遠的，牧師先生有時，我們所走的路途不通，只得在田野間停下來，（這是常有的）我就把我的軍士操練一下。這樣，我們很從容地向聖地進發！

照例，故事講到這一點的時候，許伯總要微笑，同時伸出舌頭，把上唇舐一下：「在匈牙利的草原上，在尼蘇周圍的牧場上，在君士坦丁堡，我把我的軍士們操練得生厭了。到了耶路薩冷的車站上，他們得整起隊來，我發出了號令。我們得補足成爲一個大隊。上面發下殖民軍的盔兜，每週一次，我們可以上城去。於是，牧師先生，我的良心對我說：『你不能讓那些人在城中徘徊！我到過比利時，也到過維爾那。這種准許時常會墮壞一個壯丁的道德。我的兵士們會遇到怎樣的事情呢？他們大多數還沒有到三十歲。假使他們一個個的被土耳其音樂等等誘惑得頭腦發昏，我怎麼見得我的隊長呢？我到底是我們一隊中的領袖呀！所以當發過糧餉之後，我叫他們整了隊，對他們說：『今天午後，我們到橄欖」

山去遊玩一番。」他們望着我，很詫異。於是我又說：「到橄欖山去玩一次，那是我們的主受難之處。」（接，橄欖山或橄欖園，係耶穌就縛之所——譯者）「我們就排了隊，迭——達，開着正步出城在我背後，他們裝鬼臉，出怨言。我對自己說：『他門頂喜歡喝一杯門興的啤酒，但往往出言無狀。我並不是恐怕一切人都跟我們取同樣的行徑，可是當我們中間的人向他們這樣表示時，他們會妬羨你們的！』在污穢的道路上走着，天氣是可怕的熱。我絲毫想像不來：爲什麼我們的主，畢竟對這樣一個城市忍受得了。一個希臘修士作我們的嚮導。他臭得像一隻死老鼠，大家像一羣汲汲的喪家之犬。我們總算走到了。橄欖山就在目前了。山上沒有路徑，只是一個小丘。這毫不使我感到興味，雖然我們的主曾在此流過血。在我背後，他們仍喧嚷不已。我喊道：『靜默！』於是，我們走進園中。我們魚貫而行。（我命他們緩緩而上，但那班蠢東西，用皮鞋上的鐵釘，在碎石上敲得儘響。）當上山時，我想到自己有點弄錯了。雖然我們的主確在日舍馬尼（Gethsemani）的園中流過血，而且在一株橄欖樹下；然而，那株橄欖樹難道一定在這橄欖山上麼？也許，在這班兵士們之前，我已經

出了醜了？「管他呢！」我說：「他們即使懂得這一點，也有什麼要緊？總之，這是一個神聖的地方就是了。」我們依舊魚貫而上，忽然看到一株樹，我的領帶已給汗浸濕了。在橄欖樹旁邊，有一個希臘教士，真像一隻獺皮狗，我們剛看到他時，他已避開了。兵士們排成方框形，我發令道：「立整！」接着對他說：「這株樹下，就是我主受難之處。少憩！脫帽！祈禱！」

「他們少憩了，脫下盔兜。天氣熱得可怕。人們互相望着，像一批無知的木偶。我聽到從耶路薩冷傳來許多喊聲：土耳其人的，猶太人的，阿拉伯人和別的同盟國方面的。我從粗絨短衫袋裏掏出那本新約，找尋我主流血的一節。突然，一個人離開隊伍，衝向前面，緊抱那株橄欖樹，額部在樹皮上亂擦，并且自相罵詈。在本國，他是個諦爾西的縫工。」

「那個縫工喊些什麼呢？」每到此處，牧師總要這樣問。

「他叫道：『兩千年過去了，但我們的主死得太枉然了！』」這樣答覆，低低地，這個老許伯。

「這是一個信心不堅，或者有病的人。」牧師並不認真地說。

「正是，他差不多被寒熱病送了命。」許伯說，喝了一口酒，又繼續下去：「我上前去抓他，但他竭力攔住橄欖樹，同時像小孩一般大叫起來。當我在想——爲什麼這個諦爾西的縫工竟敢把手放在聖樹之上——的時候，他忽向我奔來，突然解開他的背心，倒在地下。我抓住他的肩膀，喊道：『去！去！』同伴們都恐慌起來了；幾個齷齪的修士跑了過來；接着，這事情就發作了，三隻白鳥在空中翱翔，修士們叫着，那個縫工吼着，而這事情就在我們上面大聲而作了：城外的大砲開始轟擊。『躺下！』有人這樣喊！我們平臥在地上。盃兜罩住頭部，英國的飛機近來了。這事情就爆發了。我們躺着，是日舍馬尼園中，主的橄欖樹前！」

許伯講到這一點，就站起來，堅定地注視着牧師說：

「這樣的，牧師先生，飛機轟炸了，防禦的大砲開發了，偶而有幾秒鐘的停戰，我們仍然躺着，而那個可咒詛的縫工却高聲的清晰地叫了起來：『枉死的呀，伙伴們！』」

每次，對於這個立在前面，威脅似的，搖擺着的老許伯，牧師總用和藹的話叫他坐到

圈椅中去，趕快又拿一杯酒給這老農夫。許伯一口而乾：「從這一天以後，我就成了一個貪杯的豬獃了，牧師先生。」他說，接着就走了。

在同村的農夫和漁人中，卡爾·馬基雅士·許伯是最被尊重的一個。當他離開酒店，正直莊重地走到牧師家中去時，誰都以為他是和那牧師去談論修道院的幸福的。誰知不然。自從許伯第一次去訪問牧師，預備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他，說道：「牧師先生，自從我為這事情所苦之後，我別無希望，只要有一個人來聽我的話就好了。而你是唯一的該知道這故事的人。要是我對這地方的別人去說，那就會擾亂他們的寧靜。現在，你會看到，你站在誰的前面說教？當然，是在一個人的前面，牧師先生！我有一個頭等的鐵十字架。我到過耶路薩冷，我在收稅官之前代表過大多數的農民。人們相信我所說的話。」這之後，到如今已有多年了。

牧師並不是一個獸子，但他立刻允許了許伯的請求。這一種需要極大的忍耐的犧

牲，爲了他的四百個教徒的安寧與和平起見，牧師也樂於來做。當他把這情形告訴教會的總裁之後，他又得了一個命令，叫他不可忘記自己是一個能夠慰安許伯的人。這樣子，差不多十年以來，在牧師的密室中，那個老農夫訴說着他的同一個故事，毫無增減，經過一個鐘頭，他覺得輕鬆了，就離開牧師的家。以懺悔和酒精之力，他戰勝了那個諦爾西的縫工的絕叫。

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德國是溫和美麗的秋天。燦爛的紅樹的苗條的長枝，發散出枯葉的氣息。溫馨的大氣中浮動着一種晚熟的暗香。姑娘們攜着一籃籃的蘋果和梨子，在柔媚的晚景中行走。田間，閃爍着燒煮馬鈴薯的火光。呼吸一般輕柔的藍色的煙霧，籠罩四野。畋獵已畢，夜幕低垂，梟鳥的鳴聲起來了。

許伯坐在家裏。他的兒子們在家畜棚中收拾。許伯的前面放着一張紙頭。邊旁，有一瓶麥酒。許伯一面飲，一面看看那張紙頭。他作了一個鬼臉。人們要拍賣他的田產了。在全

村中，他的田產，是算最好的。不然，他應該償納一萬八千馬克，銀行不能夠再放長期的借款了。然而許伯拿不出錢。於是，他只好飲酒。

他知道，那班老爺們是不多費唇舌的，他們有法律，有法庭，有評價人（*Commissaires Priseurs*），於必要時，還有憲兵。然而，許伯一家享有這些田產不是已有一百八十年了麼？他們不是誠懇懇地把一生都消磨於勞作之中麼？而這一切，如今都要完結了，只是因為小麥和家畜的價值跌得太低，至於無力償還一九二五年的借款的利息了。許伯一面飲着酒，一面注視那張紙頭。牧場漸漸沒入昏黃的霧氣中，各家白色的門面，發出紫的和紅的光焰。

然而，許伯並沒有看到夜之降臨。他只看到田地的完結。他飲酒。

日光慢慢地逃出屋外。桌椅的輪廓也漸漸模糊了，一切東西好像在空間飄浮。家畜棚中，牛羊們在板壁上挨擦，吃得飽飽的，懶洋洋的。教堂的晚鐘又在響了。那是一個很壞的鐘。但許伯愛聽牠的聲音。當他離開學校第一次領聖體的時候，牠響過的；當他娶蘇裳

的時候，牠響過的；當他爲孩子們行洗禮的時候，牠響過的；牠伴着他的父親入墳墓；而且，當人們把安息着母親的棺材蓋釘會使許伯發出生平第一次的大哭的時候，那隻鐘的連擊的聲音也曾繚繞了他。後來，臨到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這爆發的日子。人們在田中收穫，而突然，這鐘的震動之聲，雹子似的，突進夕陽的殘照裏。大家慌忙放下鏟刀，趕回村舍。誰都知道這事情爆發了。歐羅巴爆發了。而且，也是在這孤獨的鐘聲中，許伯走向蘇裳的墳墓去。這鐘聲到處與他不離。他的生活中的極小的一點轉角上，牠都跟隨着他。這農夫的愛那鐘聲，就是爲此。

此刻，他又聽到這聲音了。這是一種悲憫的連擊，在平日，許伯一聽到就要痛苦的。何況今日，他又有了新的心事：人們要拍賣他的田產了！

在暮色中，他站起來，房屋在藍色的煙霧裏飄浮。許伯，踉踉跄跄地，拿起酒瓶，又喝。他把手臂放在刨得很光的桌子上，而把頭埋在兩臂間。而諦爾西的縫工進來了：他在地板上遲遲前進，態度像是一個健全的人，在相距寸許之處俯瞰着。許伯分明看到他，臉上滿

是癩癩，藍色的眼睛有些濕潤，嘴唇很紅，頭髮枯黃，金邊眼鏡擱在慘白的尖鼻子上。這爾西的縫工，穿着軍服，但沒有帶槍，站在許伯旁邊。

「請了，喝杯酒！」這個老農夫說。

「謝謝你！」縫工說。

他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

「你相信了麼，現在？」這縫工問。

「什麼？」許伯不經意地說。

「他是枉死的呀！」

突然，許伯跳了起來，攪起酒瓶，往那站在他前面冷笑的縫工的額上打去。

許伯醒來之後，天已黑了。他躺在地板上，慢慢地撫摩自己。他燃了燈。他的右手，握着酒瓶的頸。玻璃的碎片散佈在火爐旁邊。手上滿是血，雜着酒污，發出極甜美的香味。許伯出了房門，也不戴帽，也不穿外套，走到路上。乳白的月亮在雲天中浮游。許伯聽到他的長

她在叫吃晚飯，多麼討厭的叫聲！許伯跑着，踉踉跄跄地，時而舐舐他的手上的血。

他到了牧師家中，但那裏面沒有一線光明。他推園門，又按門鈴。他等了半分鐘，又按門鈴。最後，他又敲門，起初是小心地，後來便成爲敲大鼓似的了。但終於沒有人來。許伯只得回頭，蹣跚到牧師的家的對面的酒店去。

許伯和牧師之間早已祕密約定：牧師倘若要離村時，一定差一個僮僕來告訴他。并且，倘在分別的時期中，許伯忽又發生苦悶，情形甚爲緊張，那麼他可以駕了馬車去找牧師。在十年之中，這樣的事發生過兩次。第一次的那一天，牧師正和許多老同學，在睽隔了二十五年的省城中聚會；第二次，則在宗教會議的議場中，許伯找到了牧師。每一次，過了半個鐘頭之後，他總在砂路上步履安詳地回家。

許伯一走進酒店，別的農夫們都住了口。他們細看這老頭兒，他的手上，掛着凝結的血，口中流着唾液，許伯坐下，喊道：「大家乾一杯燒酒！」酒店主人伺候着。「祝好！」許伯這樣喊。農夫們喝起酒來了，同時，大家都望着許伯。

他靠在椅上，兩腿伸着，褲腳上沾滿泥污，臉上發火一般的紅。酒店主人一個個的敬酒，農夫們乾着燒酒。誰也不想回家去了。因為許伯講起故事來：

「當我到君士坦丁堡的時候，我遇見一個戈朋的曹長。他對我說：『你需要一個情婦麼，朋友？』我剛纔安葬了我的老妻，但我覺得還是興致很好的。於是我們一道朝下走，到了避難所，那曹長告訴我：『這裡就是了。』因為懼怕飛機，沒有點燈，我是一點也看不出。那曹長拉了我走。後來，他敲一家的門，一個婦人來開，我們走到樓上。她們就在那里，是一羣裸體的婦女，每人頭髮上插着一支孔雀羽毛。過了兩個鐘頭之後，我們下來，在門口，那曹長對我說：『這不是正經人家的閨房，朋友，這是一個妓院！但是，像我們這樣的人，誰能得到一個正經的情婦呢？只有那些風雅的青年纔能得到，只有他們還能得夠得到啊！』」

許伯說了這種無聊的空話，又作蠢笑。別的農夫們都雀躍起來。他們不明白許伯的情形。他們從未看見這個老頭兒有過這種樣子。看罷，那些猶太人的銀行家把他逼到這

地步了，他們想

許伯笑着，他滔滔地講着種種的事故。激昂得像一個獵人。他不絕地讚美不魯塞爾和維爾那。「許多事情不必說了，那極瑣屑的！至於耶路薩冷，那全然是瘋狂！」他一面喊，一面搖搖燒酒瓶，「在那里，我和諦爾西的縫工一道……」說到這裏，突然停止了。本來捧腹大笑着的農夫們，也突然肅靜了。他們望着這個人，頭頸細瘦，皮膚黑黝而寬弛，兩頰尖削，發着紅光，像一隻鳥的面孔。

「牧師在那里？」馬基雅士·許伯溫和地問。但因那些惶恐的人沒有答覆，轉成怒吼道：「牧師先生在什麼地方呢？」

酒店主人打破了靜默，挨上前去，挽住許伯的手臂：「馬基雅士，」他說：「牧師先生在凡給爾斯特，在參加升旗典禮。我告訴你，但我知道這不會很快的。」

許伯，在粘性的酒店主人之前站了起來，喃喃地說：「到凡給爾斯特去……」

他出了酒店，誰也留他不住。大家同時談論起來。酒店主人高高興興地翻開帳簿，寫

道：「馬基雅士·許伯賒燒酒三瓶……」

從酒店到湖濱，有八分鐘的路程。許伯跑去，用了差不多兩倍的時間，到了岸邊，他解了一艘小艇，握了槳，幾乎毫無聲息地撐開去。

許伯搖着槳。周圍很靜，小舟輕柔地在水面滑着。在村莊所在的地角繞了一周之後，許伯放了槳，從背心中取出酒瓶。我喝着酒。小艇緩緩地盪着。天氣稍涼，褐色的霧氣侵人，但許伯毫不覺得。他躺在舟中，右手握着酒瓶，他不覺得冷，煙霧像毯子一般，籠住了他。

「牧師欺騙我！」許伯想：「國家欺騙我，十年以來，我成了瘋子，這十年中，我隱匿了真理，然而時至今日，我要到凡給爾斯特把真理告訴他們了！」

許伯做夢了：

到了「青熊」旅館前面，他走上樓梯，在走廊中，聞到啤酒和炙肉的氣味。許伯走進禮堂，裏面充滿了光亮以及煙酒的氣息。許伯穿過人羣，許多人穿着制服在着。他走到演說臺前。他看到牧師。在牧師旁邊，有兩個穿着木綠色的衣服的人物。牧師發言了，他說：

「德國民衆被他們敵人們所欺騙了，那些法國人和馬克斯主義者！然而現在是回復理性之自由的時代了。德意志的民衆，正在準備最後的決鬥。這已不僅是武器的戰爭，而首先是精神的戰爭。世界已爲唯物主義所窒息，我們需要一次澄清的運動，否則，這樣的和平比戰爭更壞。今天。」那牧師大叫道：「我們慶祝這面國旗，擎這面旗以及受這面旗引導的人們，都知道，戰爭還剛在開頭。」

牧師舒了一口氣，用旗角拭去額上的汗。禮堂裏面，穿着制服的少年們高呼「萬歲！」他們的母親雀躍不已，大聲唱歌。於是卡爾·馬基雅士·許伯在牧師之旁出現，舉起他的酒瓶，往牧師的額上打去。

他還要叫喊：「我們的主是枉死的！」然而這時候，他受到大大的一擊。

小艇被一個小汐所阻擋了。許伯震動起來。他坐起，握住雙槳。但搖不動了。他考察四周，約但的小丘適當他的前面。有路可通，漸漸地彎上去。那株神聖的樹在上面款舞。馬基雅士立了起來。諦爾西的縫工出現在岸上，做着手勢。「朋友！」他溫柔地親熱地叫道。「朋

友」

「你是死了的。」卡爾·馬基雅士·許伯想喊——然而這事情又發作了。城外的射擊開始。這事情爆發了，爆發了。「躺下！」那縫工這樣叫喊，於是馬基雅士躺下了。他落在水中，對自己說：這土地多麼柔軟呀！但這是一株楊柳！他還想說，但已來不及，爆發愈形激烈了。許伯沈了下去。在他的頭腦中，奏着音樂。但在音樂之中，又不斷地響着諦爾西縫工的聲音：「他是枉死的呀！」許伯還想喊：「你是對的！」但他的口中已灌滿了水。他很快活，這馬基雅士從天上放下一條梯子，縫工從這上面走下來。他穿着戰袍，但身子變成銀的。「從這里上來，朋友！」他說，於是握了許伯的手——「上來！」他牽住跟在後面的許伯。在最後一級，他看到上帝，一個威風凜凜的人對許伯說：「他確實是枉死的。」

……」

卡爾·馬基雅士·許伯就是這樣死去的。湖水脹破了他的肺。

月亮在一大團雲塊之後隱匿了。凡給爾斯特的升旗典禮中，采聲大作。「青熊」旅

館的禮堂中，牧師對鋼盔圍的首領——一個充血的男子——說：「在我的教區裏面，我看到一個被戰爭弄得精神錯亂的可笑的傢伙……」

許伯愈沈愈深，在他的屍身上，柔輓的湖面只剩了八個邊漾的圓圈了。水鳥在蘆葦中睡眠，森林中的梟鳥已經住口。春情發動的牡鹿，染着血污，找尋溫暖的叢莽。烟霧漸稀，熹微的青天和晨星映於湖面。不曾行過祝福禮的卡爾·馬基雅士·許伯的屍身，在蘆葦和蘆葦之間飄浮。

合唱

日本 須井一作 黃 源譯

一

披霞娜的聲音流着過來。是流行歌的調子。和着那歌聲，有兩三個人的合唱——笑聲。放學後，同事們都在作消遣的玩意兒。

但佐田却獨自在教員室裏。明天的課程支配着他的頭腦。他拿着筆，翻着參考書，不住地在思考。一種年青的，回復至兒童期的純真的心情，不時地在他胸中來往。

「金次郎做事回家後，在夜裏幹些什麼事呢？」

於是學生們大概都是這樣回答的——做草鞋。這樣他明天早晨才可把那草鞋帶到工作的地方……

「好，那末，他究竟拿去幹麼呢？」

「先生！」

「先生！」

無數的潑辣的小手……

「像那時候的愉快，滿足而慌忙是沒有的了。」佐田這樣想。「總之，真不知道指着那個問才好……」

佐田微笑着，繼續寫下去。

散學後的學校，真是靜悄悄的，使人感得靜寂——但那決不是死的靜。是平安無事地把一天的事情做了，而感到一切都滿足了的休息時的靜。留在唱歌室中的披霞娜聲和談話聲，在這時候反而成了靜寂的伴奏。佐田是每天都愛這種靜的。那時候正是春天，

他新從學校畢業出來。希望、理想與滿足，自然而然地在他胸中湧了起來。

「啊啊！」

他把修身課預備完了之後，深深地鬆了一口氣，抬起頭來。於是輕輕地拔出一支紙烟。那時候真是萬籟無聲。暖和的太陽從西邊的窗裏射進來，一隻蒼蠅在捲攏的窗帷上遊戲。強烈的光度佈滿了一室，使這房間更顯得午後的靜寂；大時辰鐘在校長座位的背後滴答滴答地劃着時刻。

「已經是四點多鐘了。」佐田低聲說着，他站了起來，去把窗帷拉攏。於是回到座位，又拿起筆來。現在是在預備國文讀本了。

佐田是一個貧窮的漁夫的次子。本來小學校一畢業，馬上就要被帶入狂風巨浪的世界中去的。

——我的職業是當漁夫。所以我不能再升學。但我不想把學業就此捨棄，我想和風浪爲友，在船上作自修的功夫……

他在高等小學畢業時的作文中，寫了這樣話。升學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事。

有一天，他出去拾石花菜。那天拾得比較多，心裏非常快樂，背着還在滴水的石花菜的簍子，回到家裏來，發見了一個穿西裝的人在黃昏的昏暗的爐邊，和他的父母滔滔地談話。那是來勸他設法進師範去的校長先生。

「像萬治郎君這樣聰明的人是很難得的。這樣休了學，可惜不可惜呢？可有什麼困難麼？」

佐田至今還記得，那一瞬間他忽而好像渾身都變成了火似的。

校長先生到電燈着火，大家都在吃晚飯時還不去。

「進師範學校，學費是免的。在許多弟兄中只選萬治郎一個總可以罷。我可以做保證人，萬一爲難的時候，我也可以幫忙。」

佐田在有種海灘臭的茅棚屋的角落裏，親密地注視着在遊說他父母的校長的禿頭。他的心是多麼興奮不安啊。在許多小弟妹的迴旋跑跳中，他的父親和母親却一聲也

不響。

於是，佐田便意想不到的進了師範學校去了。

可是他在區師範學校的五年間，却受了莫可言喻的屈辱。家裏幾乎不寄一個費用來。書本也不買，同學間的交際，給教師的禮物，也都辦不到，所以他不論在寄宿舍裏，或到教室裏，都是孤獨的，無人理睬他。

爲了穿的服裝不整潔，他也不知受了多少次的懲罰。

他若是沒有熾烈的「向學心」，恐怕等不到一年，就要回到海上去了。可是他終於忍耐着。他爲了「學問的光明」而忍耐着，他爲了父親而忍耐着。於是他征服了一切乾燥無味的「學問」，征服了怨恨兒童的心。

——當教師是神聖的，不是以金錢爲目的的事業。給天真無瑕的兒童，造成一個完全的人格，初等教育的使命和真意就在這裏。做教師的人，應該相信那事業是超社會的天職，好好地教育第二代的國民……

他聽了這種倫理而從K師範畢業出來，是今年的三月。艱難的五年間，現在已成了羅曼諦克的過去的回憶了。他接到了新任的聘書，懷着一種翻山過嶺的喜悅，來到現在的學校裏。

可是在千辛萬苦地翻過了山嶺的喜悅中，他不得不意識到一種新的暗影。那便是寫着月薪四十八元的聘書。爲了要擠上去，以致違反了父業，而現在所得的生活，却是建築在這怪可憐的四十八元上。對於過去費了那麼多的力氣，而所得極少的這種新生活，使他開始覺得在社會上做人是太苦了。他去就職時，預先只做了一件外套，他覺得非常難爲情。

開學的早晨，佐田和還有一位新任職的女教師一同到禮堂去。他看見前面坐着一年級的新生，整個禮堂重重疊疊滿坐了六百多個學生，他覺得臉龐無緣無故地紅起來了。前任的許多教師並肩的坐在他們對面。佐田是和長野玲子並坐着，都低下了頭。

「佐田先生是K師範出身的高材生……」

生着野羊髯的校長，在講壇上繼續着刻板的介紹。

開學式完了，學生都進了各自的教室之後，他又驚喜的向他所擔任的教室走去。三年級的甲組——男生組。他偶然在走廊又和長野走在一起，她也是因為新任職的興奮，非常高興。

「先生也是今年畢業的？」

兩人一同走着，她向他開口了。

「啊，你大概也是如此罷。」

「喔，所以覺得有點不同，臉燒似的……」

「對啊，可是總要好好的幹一下，爲了四十八塊錢啊。哈哈哈哈哈！」

他好像在嘲笑着自己，笑了起來，很快的跑上了扶梯。那究竟是什麼可怕的運命的感情呢。

想不到他和長野講了幾句話，這時候倒增加了他許多勇氣。他很快的走完了走廊，

走進了教室，於是在喧騷的兒童們中間，忽而有一聲號令起來。

「起！」

是孩子的尖銳的最高音。

他怔了一怔，便走上了講壇，一瞬間，級長的號令更向着沈靜的教室爆發着。

「敬！」

他的心情完全變得嚴肅起來了。

隨着日子的一天天的過去，他逐漸地愛戀起孩子們來了。意志未定的幼年期的純真，與他們獻以全身的信心的天真，把他在新任職的瞬間所得生活意識吹到九霄雲外去了。四十八塊錢算什麼，被選爲這天真爛漫的人生前期的伴侶，怎麼能固執於自己的利慾呢？——年青的他，不禁由衷地這麼想。「教師者天職之謂也」的這種倫理，他也明白起來了。他現在甚至覺得和孩子們共同過活是非常幸福的了。

他正在開始預備讀本中的那課「鯉魚跳龍門」的時候，他背後的門猛然打開了。

他掉頭一看，原來是同事岡本站在那裏，上衣脫了，手臂間挾着網拍。

「怎麼，還在預備麼？」岡本的眼睛在滿臉鬍子中間睜大着。「不要做了！」

「啊，快完了。拍網球麼？」

「唔，吉田這傢伙還不回來，少一個人，你來罷！」

但佐田把頭向旁邊一側。他的腦筋裏還充滿着課程。

「好不好？校長還着實不歸來哩。噲，玩的時候儘量玩，工作的時候打起精神工作！」

「不是那樣說的，先生！」佐田用筆桿的端頭搔着頭。「總之，這點都不預備，明天是

對付不了的。是新腳色的悲哀啊。」

「瞎說。」岡本走進了教員室。「你和木谷君不是都很得校長信任的高材生麼？」

「亂講啊！」

佐田突然覺得不快起來。甚至爲了初當教師的困難與完全對兒童的責任心而幹

一下，在別人眼裏看來，都成了取悅於校長的手段！

「從老練的先生們眼裏看來，雖則可笑，但我是無論如何……」

佐田赤裸裸的辯明了一下。他似乎覺得有什麼東西來冒犯了神聖的心情似的。教師們的這種心理，不到一個月，就被佐田看破了。教師生活是一種起碼的卑鄙！同時一方面他又知道了產生這種心理的現實，例如木谷、女教員戶塚、主任教員河原所作的事，這時候他覺得完全比自己受了侮辱更可恥。

他聽到人家說：

「聽說昨夜木谷拿了大丸的禮券到校長那裏去。」

「聽說昨夜戶塚拿了課程去拜訪校長。」

他並且親眼看見他們只有校長在學校時纔留在校裏，看見他們在校長桌子上換花，看見他們和校長一同出去散步。

什麼「神聖」不過是些阿諛與屈辱的蛆之騷擾而已。

「多麼的不顧廉恥啊！」

他極力的輕蔑他們。

岡本不論從那一方面說來，也還是一個極力輕蔑這種阿諛而生的同事的。他是檢定教員出身，至今年過四十，還當着一個普通教師。在K師範出身的校長所占領的K市完全小學校中，他不論到那裏總是所謂「閩外」。也許就是爲了這緣故罷，他對於年青的同事之「生存競爭」始終投着譏諷的眼色。所以佐田是很喜歡岡本的。

「甚至先生也……」他臉龐漲得血紅。「用那樣的眼光看我，我很覺得遺憾。我決不是像木谷君那樣的人……」

「失敬，失敬，我明白了！」岡本很坦白的笑了起來，拍拍佐田的肩膀。「說笑話，說笑話，不要動氣！」

「那末算了，可是……」

「哈哈，對不起，可是預備好了就來加入，因爲『老童生』就是拍網球，也不是沒辦法打勝年青人的，哈哈。」

岡本這樣說着，聳聳肩膀出去了。「老童生」是他一生幹着小學教員的綽號。

二

有一天——是上修身課的時間。

是早晨的第一點鐘的時間，這一點鐘，校內寂靜無聲，祇有一種敬虔祈禱似的聲音。佐田正在靜靜地教授一課關於學問的勉勵。三月的薰風，從各個打開的窗子裏，輕快地吹進來，孩子們都很緊張，圓圓的瞳中充滿了光。

那一課修身是講一個叫二宮金次郎的勤學故事。他於父母故世後便離開了弟妹，在一個貪婪的叔父叫萬兵衛手下，被殘酷地驅使着，而他却嘗盡了千辛萬苦，依然用功下去，這種情境先就給他自身以有力的感動。他一邊講着萬兵衛討厭金次郎晚上多用油，不許他讀夜書；一邊竊心地回顧着自己的少年時代。早晨和傍晚的海邊的忙碌，浮到他的頭腦裏來了。漁人夫婦，在黑暗的海岸上，一邊互相罵着，一邊拖着網，少年佐田也被

拉到那裏。還有春夏兩季，在捉鱒時，爲要收拾鱒，在捉烏賊時，爲要收拾烏賊，在天沒亮就被敲醒過來去等待漁船歸來。一散了課就叫他做種種工作，幾乎把他的預習溫習的時間都奪去了。不，單是不能預習溫習，在他還不算怎麼一回事。比這更使少年佐田苦痛的，是不住地強迫他缺席。

在他快升到六年級時發生的事情，至今還忘記不下。總之是捉鱒的時季。漁夫們都夢想着將來的大漁，每天忙着修補曳網。男男女女，甚至孩子們都終日集在面海的砂原上。初春的淡淡的陽光，照着赤銅色的背和戴着骯髒的面帽的人羣，映在舖展在砂原上的鱒網上，那一點點的身影，都擠在一塊，這情境完全與太古時代的民間集會相似。而少年佐田却代替了阿哥，也和父親每天一同動身到那裏。

佐田正在學期試驗的時候。所以他的頭腦裏儘想着那事情。但是怎麼才有辦法呢。日間的網場完了，夜間的夜釣又在等待他。過後天還沒有亮，討厭也不相干，又被拉到日川口拾柴去了。

他是怪可憐的。一不小心，似乎便要敗於那個有女學生姊姊的敵手植村手裏了。

他絞盡了腦汁的想：有沒有方法可避免這危機？於是他想出了一個好法子。把書本藏在網底下，偷偷的讀。他很歡喜，把這好法子實行了。啊啊，那是多麼愉快的神祕啊！

那一天，他把全付精神放在書本上，竟不知道父親走近過來。問題是關於歷史上的四個將軍的事蹟。四個將軍：大彥命、武渟河、別命、吉備課彥命被派遣到北陸、東海、西海、丹波那四個地方……他完全忘記了偷讀所應注意的事。

「畜生！叫你幾聲都不響，畜生！」

等到父親怒氣冲天，罵聲起來時，已是遲了。他被父親用超人一等的有力的手腕狠命的打了一個耳光。

「你要逃過大家的眼睛！你……你好懶胚！」

父親把他提了起來，朝着砂上沒命一擲。砂原便非常有力的朝他的眼睛飛來。過後他在心臟急跳的恐怖中，從砂裏把頭抬起來，看見那本歷史書被父親扯成粉碎了。

「你倒底還是孩子，不懂得漁夫中間的規矩，修網必須要二個大人去才行。我把你這個孩子當一個成人帶去，做父親的苦處是難說的。你還這樣，叫你父親的臉子放在那兒？」

到晚上，父親這樣教訓他時，他知道了不可避免的貧窮的本質，連哭都哭不出來了。金次郎這個故事是忍從與向學的好模範。叔父不許他用油，他便自己製油，繼續着用功。連自己製油都不許時，他便半夜裏起來讀書。

佐田一面回顧着自己的少年時代，一面把這故事痛切地講下去。五十多個兒童，完全像砂吸水似的聽着。有好一些時候，教室裏寂靜無聲，每個孩子都充滿了感激之心。

不多久佐田把故事講完了。孩子們於是都鬆了一口氣，心兒稍稍鬆懈下來。由靜寂而轉到生氣，眼睛所看不見的輕輕地騷動，在教室中流動着，這裏那裏都有咳嗽起來了。抬起頭來，便看見窗子對面的住戶人家，吐着新綠的嫩芽。

佐田把兒童們的輕聲騷動，認為是他們感動的表現。他覺得應該抓住這機會。在課

程中，爲要規定訓話的要點，他已預備了許多猜想到他們怎麼回答的問題。他便順着兒童的心情，帶着很愉快的心情，開始質問了。

「可是你們聽了這故事，自己怎麼想想呢？」

有二十個光景的學生，和平常一樣，立刻舉起手來。

「先生！」

「先生！」

「先生，先生！」

「曾根君！」

佐田含着微笑，叫着一個兒童。

「我覺得金次郎很可佩服。」

「好！大久保君！」

「噢，我覺得應該像金次郎那樣的用功。我覺得現在有了電燈，用起功來，非常方便。」

佐田是滿足了。

「可是此外還有……」

於是他注意到坐在從級長數過去第五個位子的孩子，不時地在把手舉上放下。他立刻叫着那個孩子。

「石井君，你怎樣想？」

「嘔，」那孩子漲紅了臉，可是很有勁的站了起來，說道：

「我覺得金次郎雖可佩服，但萬兵衛却是個壞東西。」

佐田聽到這回答，異常慌亂。因為他沒有猜想到這個回答。他太把金次郎賞揚了，便忘記了批評萬兵衛。不，無論在他的課程中，在他的教授法課本中，都自始就贊許萬兵衛的態度的。

「唔，不錯！」

他這樣說了一聲，便悶聲不響了。

「用功是很重要的，萬兵衛却妨害人家用功，抑制人家用功！」

那個孩子坐下去後，還這麼說着。

佐田立刻煩悶起來了。「好，你說的不錯，——這樣說來，是把對於長者的忍從之美德破壞了。可是，這樣的話，他怎麼能否定這新時代的天真的兒童的頭腦所發生的正確的批評呢？」

他覺得難以回答，滿臉都漲紅了。

先生顯出爲難的樣子，一班學生也都異常慌亂了。其中少年石井，甚至臉龐變成蒼白色。他看到先生的態度，自己覺得說了不應說的話。他覺得要被叱罵了，這是很明顯的。這樣一來，佐田更感動了。

「石井君，」他漸漸鎮定下來，開口說道，「你的話說得不錯。萬兵衛是不對的，但也沒辦法啊。萬兵衛很窮，多用了油，力量辦不到，是沒法的事啊。」

但是他在說這幾句話時，種種的感想都湧起來了。窮人是不是對任何壓迫都應忍

耐呢……

他又想起了自己在師範學校裏的生活。爲了窮，爲教師所不理，爲同學所輕蔑的這被壓迫的五年間——對此忍從而屈辱的五年間——啊啊，這果真是對的麼？

在這樣糊裏糊塗之中，時間到了，他於是像受了打擊似的，走出了教室。他回到教員室，同事們都已回來，在熱心地談論報紙上的小說。但是他因爲心裏沉悶，不想去加入他們的團體。

那一夜，他初次去訪問先輩岡本的家。想要解決這個教員生活上的最初的疑問。

岡本的家是在市外的下地。屋的四週圍着樹木，可是一看就知道是一所狹小的平房，他去訪問時，他那位瘦瘠的妻不知爲什麼紅着眼睛出來。據說他的妻也是當小學教師的。他並且聽到孩子在家裏的哭聲。

「我是佐田，在學校裏每天都受先生的照顧。」

「啊，」那位夫人這樣說了，很優雅地把頭低了下去，不知爲什麼有些不安的樣子。

「先生不在家麼？」

「不，在家裏，可是……」

「哈哈，佐田君，不要緊，請進來！」岡本聽到他們的話，從裏面大聲叫着，「正在吵架啦。」

佐田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走了進去。他想走進起坐間去。可是一脚踏在門口，却像釘住了似的。小小的起坐間中，滿是倒翻的桌子，擲破的茶碗的破片。水從藥罐裏流出來，箸和鉛的鍋蓋都被拋在屋角裏。岡本站在房門口，兩腿作大字形。兩個孩子在屋角，怕得顫抖。

「有了老婆，這種事是家常便飯。」

「……？」

「真是羞死人！」

那夫人這樣說着，用手遮住了眼睛。

「爲什麼事呢，這不像先生的樣子啊。」

「唔，這也是所謂人生。有了對手，也就有皮氣了。」

佐田便什麼都沒有說就回去了。

但是從此以後他對於與實際社會的行動合不起來的種種愚蠢，似乎都很熱心地在考慮了。

三

K市的小學校，每年規定有一件大事，那便是共同視察。全市八十個學校的校長，同着市督學和府督學，順次視察各學校。

佐田任職後第四個月，也就是第一學期快終了的七月中旬，他的學校也成了這共同視察的對象。

日子決定了，學校中大起騷動。設備方面的整理整頓，校舍內外的大掃除，學生成績

品的蒐集，各種冊子的整理——這種種事務，使學校全體陷於異常的混亂中。二十多個教師，爲此甚至幹夜工。日間則將五六年級以上的男女學生總動員，熱狂地捲入「校舍淨化」運動。

學校一邊在作「校舍淨化」，同時開始在作教師「撐場面」的把戲。校長所「推薦」的優秀份子，——例如六年級甲組的木谷，五年級的吉原，四年級的依野，二年級的和田文子，都被選爲作「特殊研究」的。他們身負這樣的重責，由校長給與題目，到視察者來校的日子爲止，把他們教育上所積的「研究」印了出來，以提高學校的聲譽。他們除了和別的教師們一同督促學生揩玻璃窗、拔草、整理器具，以致渾身流汗之外，每天幾乎整天都在教員室中。他們的棹上高高的堆積着新出版的「教材研究」，「教育論叢」，和斯泊蘭加、道爾頓以及所謂八大教育家的諸文獻。他們必須在一星期內把這些東西讀了，將校長給與的題目，作一結論。但是他們也可把這事情做成功罷。因爲這些「研究」，既沒有出發點，只要能好好地使用剪刀和漿糊便可以了。

佐田起初也是被選爲這種研究教師中的一個；但是他在校長這樣要求時，立刻拒絕了。他不願做上司吩咐下來的什麼研究，可是更重要的，是從那時候以來，他對於這種教育已在懷疑了。

「爲什麼？」那時校長在自己的座位上很明顯的露出不快的神色。「我想推薦你做本年度的新進教師哩。」

「謝謝！」佐田答道，「不過我還不夠資格，我無論如何不想做您先生所擬定的題目。」

「咄！真是神氣活現！」在他對面的桌子上，發出一個低低的聲音。木谷一邊在做研究，一邊在猜度校長的心情。

「這樣的麼？那麼隨你的便吧！」校長臉色很難看而怠慢的說。於是對鄰近的主任談起話來。

「有點頭腦的人，總是有點脾氣。」

主任於是也接着說：「年輕的人對於這種小事情倒是不固執的。」

又過了三天，是來視察的日子了。佐田同着五六年級的男生，跑來跑去的揩玻璃。

他覺得叫兒童做這種事情是不行的。據他的主張，以為兒童是學校之寶，決不是奴僕。不管牠是什麼理由，他看到叫年幼的兒童做這種事情，却沒有一個人說一句不平的話，他便有些按捺不住了。他想到要是學生的父母看見了，又不知怎麼樣。

「這種念頭，便是所謂人道主義。喂，孩子們可不以這種事情為苦呢！」

岡本雖然這麼說，他可不服。

北邊的校舍，昨天已經弄乾淨了。今天輪到南面的校舍。先從二樓走廊弄起的——他這樣想着；大家都上了二樓去。

「今天一天，連樓下的走廊也弄清，不然，教員室同會議室那面便來不及了。」

「不要緊的，先生，今天我們開特別快車。」

穿着半裸的運動衣的孩子們，都是非常活潑、自由、快活而解放的。有些人搭着肩膀，有些人從後面推着朋友的肩膀走，也有些人互相投着揩布——這是教室中所看不到的情態。他們一走上二樓，就在走廊上分散了。於是一齊去把玻璃窗卸下來，開始忙亂的工作。

吁、吁、吁——吁吁吁吁吁

吁——吁——吁吁、吁、吁——

隔了一下，什麼人吹起口噏來了，是流行歌的調子。

「啊，伊藤，在吹什麼？」

有誰在那邊喊着。於是立刻又有人大聲嚷道：

「是太陽落在沙漠上。」

「到了晚上，啊啊，他哭着離家鄉。」

忽然大家哄笑起來。孩子們正和佐田的意思相反，愉快的不得了。

佐田覺得非常奇怪，這是不是兒童們的眞面目呢？難道他們喜歡打雜差麼？但是佐田倒也不是不快活的，他反而感到非常歡喜。

那時剛剛在吹口嘯的伊藤，突然叫了起來：

「啊，先生，不要這樣！換個法子怎麼樣？拿濕措布的人，就先用濕措布去措，然後由拿乾措布的去擦，最後再由拿紙的人去完工……」

「啊，好的好的，」佐田不覺叫道。

「用這方法一定擦得快，是的，是的，這個方法好！」

學生大家都贊成：「那末我拿濕措布。」

「滑頭，你倒揀涼快的！」

「那末我拿乾措布，——噲，平川，你用紙措吧！」

「好，來吧，啊，紙沒有了。」

佐田非常讚許他們，看到他們工作時的快樂樣子，也非常得意。尤其是他們那種情

態——在愉快的工作中創造了那種意想不到的方法——使佐田驚異。因為這裏都是五六年級的學生，照例他們都還沒有充分的學習到分工的理論。並且即使稍微教了一些，在他們的年齡，也還不會到自動的解決並實踐這種理論的時期，因此……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這麼想。「我還以為他們是孩子，也許他們已有這種創意實踐力了？可是，他們在校外的自由生活也都是充滿這種自治精神的吧。」

年輕的佐田，到現在才知道兒童的生活是這樣的。所謂兒童的世界，惟有在外面的有自由與具體性的生活中，才有發展性。你看他們散課後在馬路上或小公園中的生活。他們即使不會在學校裏學習過投炸彈，辦學遊戲，製造玩具——這些具體的遊戲，他們却在成人世界的感化中，不絕地創造新的，並且在實踐上常明白計算、推理、對於色的感覺、共同自治的精神、和實生活中所用的倫理等等。

佐田却不能明白到這般地步，也不能瞭解牠的底細。可是現在眼見這種驚異的事，他忽然領悟了。和勞作打在一起的教育，與具體的實踐結合的教育——小學教育的

那種基礎與方法，應該盡於此矣！

「因此，我們最要緊的是應該投入到兒童的世界去。」他想；「並且應該知道他們要求些什麼，而實際社會所要求他們的，又是應該要求些什麼？勞作教育的方法，這樣也可算是教師……的方法了！」

「喔，諸位！」他立刻脫去了白的襯衫和西裝褲，叫了起來。「先生也來幫大家的忙！和諸位在一起工作！」

於是他很快的拿起了揩布，用一種宛如天曉似的心境，擠入他們裏邊去了。

一班學生，對於他這種意想不到的行爲，起初都很驚異。因爲在學生看來，教師不是他們的同伴，而是支配者。可是，他却很冷靜的更進一步的做去。

肥胖的馬兒，

用慣的鞭子，

就是千里的旅行，

想來也很容易，

行行重行行，越過山嶺，

行行重行行，渡過河流……

在軋答軋答擦玻璃的響聲中，他噪起了飽滿的聲音，高聲唱着。於是至今一直面面相覷的學生們，也忽而被這歌聲同化了，唱起歌來。勞動的歌，使勞動者的心融合爲一了。

有花有月的孤村之夕，

我那繫在那兒的駿馬。

連到樓下汲水去的人，也一邊高唱着，一邊從扶梯上跑下樓去。於是在他們下面的

運動場上，被驕陽燃熾着，在填平地面的高等科學生，也做效起來了。接着歌聲甚至擴大到一直在那邊拔草的五六年級的女生。

險峻的山路，

無涯的野原，

顛覆的步履，

跋涉的歡樂，

行行重行行，走道鄉園，

行行重行行，渡過橋樑……

從教員室的窗子裏，探出校長的生着野羊髯的和木谷的帶着眼鏡神色慌張的頭來。那是一種意想不到的情景。

「噲！不要把玻璃搯破啊！」

指揮着高等科學生的岡本（他本是運動主任）滿臉照着陽光，在運動場上大聲嚷着。

「知道了！先生也不要在地上掘洞啊！」

佐田在窗口大聲答道，愉快的不得了。

走廊上弄乾淨了，在着手清理教室時，佐田開始對大家說。那時人已分散在五個教室中，在那裏的不過十多個人，可是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要問大家：剛纔伊籐所說的那種工作方法，在書本上叫什麼名字，大家知道麼？」

「伊籐式的擦玻璃？」不知那個學生應聲答道。到了五六年級，也會說起大人說的那種譏諷話來了。

佐田苦笑着。

「不，不，不是那會事。不限於擦玻璃，凡是這種樣子，把一件事情，由大家共同分擔來做。」

「忘記了！」

「……」

「還沒有教過！」

他莊重起來了，一班學生也都莊重了。

「唔，我想應該稍微教過些罷。」他不停手的繼續着說。「那末，教你們罷，這便是所謂分工的方法。把一件事情分爲幾項，譬如像現在這種工作，便有三種人分任，有用濕措布的，有用乾措布的，也有用紙的。此外還有提水的，卸玻璃窗的，又有把擦乾淨的玻璃裝進窗去的，大家幹的事雖則不同，但都是向着一個目的而共同工作的。這種分工方法，第一是時間不浪費，第二各人所做的事很單純，而且老是返復着同樣的操作，所以很快就可以熟練。這樣那樣一拼起來，工作就非常快了。你們看，我們做來不到一個鐘頭，走廊已

措完了。」

但是在談話中，他忽而又領悟到一件事。分工的制度雖好，但決不是每個人都能從牠受到好處。這時候正是未曾有的失業時代哩。佐田的心被拉到那方面去了。

話談到中途，學生對於這點似乎還有疑問，他便再作進一步的解釋。把螞蟻的生活與工廠的事做了談話對象。本來他的意識也不十分澈底，所以他的話也是非常曖昧的。

學生都在熱心地聽講。在別的教室裏，歌聲還響亮地繼續着，但是這裏却不同了。

話完了；他等待着學生的質問。他很感興趣，要看看他們對於這個和實際社會有關的問題，發些怎樣的疑問。

可是他們並不質問。他們只是一聲不響地繼續着措玻璃。很明顯的，他們對於教師的這種改變了的態度，是有些戒心的。

因金次郎與萬兵衛的問題，從三年級生石井所給與的教員生活上的最初疑問——

——岡本對佐田的這疑問是這樣回答的：

「是的，現在的社會，愈是好好思索愈成問題。然而是不是可以不管呢？有人命令着你幹，你却置之不理，這是不是個好辦法。可是你教的是六年級生，像你這樣純潔的人，這種學年由你教是不適當的。因為三年級以下的學生還保持着兒童的純真，他們敢把自己相信的話，對任何人率直地說出來。他們不會顧念到這樣說話，先生是否要罵，那樣回答，分數會不會減少，他們還不至於這樣卑鄙。可是到了四年級以上的五六年級，却完全變了。他們已完全定了型，在學校裏說什麼話才好，說什麼是不對的，他們都能辨識。他們即使遇到那樣的問題，從他們實際生活看來，確乎是不對的，他們也決不反抗，近來他已確有這種經驗。」

佐田慄然了。對課外工作那麼快活的學生，但一涉及教育之類的事，他們即使有滿腹狐疑的話，也忽而畏縮了。

四

那一天早晨，佐田一走進教室，馬上就警告學生。

「諸位，今天外面學校裏有許多先生，要來參觀你們的成績，但你們一點也不必顧忌，還是照平常一樣，高高興興地做功課。」

「先生！」

馬上有二三個學生舉起手來。

「什麼時候來呢？」

「那不曉得。」

「唔，那倒很討厭了。」

「在上書法課來就好了。」

「還是上體操課時來的好。」

「先生，要儘量裝得很溫順才好，是不是？」

「那倒不必，」佐田微笑着，走到窗口去拉窗帷。「和平常一樣的自由才好。裝得特別溫順，呆板還是不行，不論質問，動作，都要自由自在！」

從窗口望下去，看到在遠遠的那邊教員室的陰影處，校長監督着校役和女教員戶塚一班人。他看到招待視察員的東西，早在拿進去了。

「真好像招待女婿似的！」

他好像看見了不愉快的東西，把窗帷拉攏了。於是一回到講壇上，使用略帶嚴厲的調子說道：

「拿出算術書來，今天做第三十一頁的應用問題。」

學生們都靜了下去，拿出教科書來。接着是拍撻拍撻的打開關攏書桌蓋的聲音，擦擦削鉛筆的聲音。

視察者在第一點鐘就來學校的。是三位府市的視學員和三十位光景的校長。校長

和當招待員的主任及戶塚女士去迎接他們。他們一下子走進會議室之後，便在看陳列在那裏的學生成績品，並翻着校長遞過去的優良教師的研究的印刷品。

「熱啊！」

「真的，像無線電話那樣，或者用那種電波吹起風來……」

他們不住地扇着扇子，還在那會議室裏踱來踱去看成績。

「本校學生總數共六百十七名，普通教室全部十九個，此外還有唱歌室，手工室，裁縫室，理科室……」

野羊髻的校長，拿着印刷品在說明。他今天特地穿了禮服。

「是啊，聽說你這裏去年改造了理科室……」

「承你們……」

簡要的說明完了，一班視察者便接踵地先去參觀特殊教室，然後一個一個的看過

第一點鐘視察者沒有到佐田的教室來。第二點鐘是書法，大家都覺得這時間來最好，可是他們也沒有來。第三點鐘是體操。於是慢慢地，一直到那天最後一點鐘的讀法。

「糟糕！」

他雖則那麼想，但是一方面又覺得在這個大概會引起問題的鐘點來，反而好。

今天恰好是上「第十九課灌溉池」的最後一天。

這一課是講從前在一個貧窮的村莊裏，有一個村長，曾經爲了公益，捐出私款來建築一個灌溉池。

最初，村裏的人也覺得建築了灌溉池，除把荒地弄成田地之外，也算不了興盛村莊的計劃，不過他們還是贊成村長的計劃。於是一個「長一百八十丈，高三丈九尺，最上層的寬度一丈八尺」的大土堤，便着手築起來了。可是工作開始了纔祇一年後的春天，便大雨連綿，把辛辛苦苦地開了一個端的堤岸，沖去了一半。而在接着來的黃梅時季，另外的一半也沖去了。

這樣一來，村人已不肯聽村長的話了。他們口頭說着，「要是幹這種無用的事，還要窮下去的。」大家和村長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

「但是村長並不稍受挫折，」課本上這樣敘述下去。「他從各處雇了人來，又把土堤修了起來。那工資完全是從村長自己袋裏拿出來的。他雖有不少家私，可是爲此却賣田賣地，以及房屋貨棧都出賣了。後來甚至連妻子更換的衣服都弄得沒有了的。」

這樣苦心慘憺經營之後，村長終於完成了他的事業。村裏的荒地漸漸成了熟地，貧乏的村莊漸漸變成富裕的了。

可是村長却在事業完成的那年，因長期間的勞苦，得病而死。他的妻子，現在已身無長物，逼得回到娘家的故鄉去。於是，那些深深地感到村長之高德的村人，便合力把村長的房屋田地收買回來，並且把他的妻子迎回老家。

佐田把這故事的最後一段說明了。不知是誰寫的好文章。簡直有如灌溉池的水面似的含着淡而靜寂的風味。

說明完了，接着是質問與朗讀。

佐田正想質問，那時候課堂門打開了。由校長領着頭，一個個視察員的身姿出現了。

佐田走下講壇，向學生喊着口令：「起！」過了一下，又喊「敬！」「坐！」

一班視察員由教室門口繞到後面的牆邊，築起一垛人牆。

佐田回到講壇，但是總覺得有點討厭。

因為他自從那「萬兵衛」事件以來，對於回答兒童的質問，最費心機。可是現在他却採了這樣的方針，他的質問已不像從前預想着學生怎樣回答，只是隨兒童的意志之所趣，有什麼質問，便以此作問題討論。他的取這樣方針是爲了尊重兒童的心理。他的學生對此方針也已馴熟了。

但是他想弄得活潑些。他覺得惟有活潑的幹去，才有新的發見。

他於是抱着悲壯的心情，開口說道：

「現在你們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儘管問罷！」

也許因爲預先給過他們暗示，學生都非常的自由。在嚴厲的視察者的圍繞之中，馬上有幾個人舉起手來。

「好，吉田君！」

「這種村莊現在還有麼？」

「那可不曉得了！」佐田故意用了另外一種調子回答。「這是以前的故事，不是現在的事！」

「先生！」

「是，田中君！」

「所謂『普請方』是怎樣的一種人？」

「『普請方』便是指導築堤造橋的人。現在說起來，便是所謂『工程師』或『技師』之類。從前便稱爲『普請方』。」

單是這種質問那就好了。但是問題漸漸展開了。第三個站起來的學生，發生了這樣

一個問題。

「先生，在現在還有這種好人麼？」

「也許還有。」

「可是父親却說沒有。他說現在的有錢人都只想到自己的腰包，很少顧到公益的。」

佐田感到視學和校長的眼睛都射在他的額角上，但是他還是馬上答道：

「是的，那是真的。——你的父親是幹什麼的？每天做什麼事……」

「以前是去辦公處的，但現在已休息了。」那孩子似乎回想起父母在家裏所作的會話似的，繼續着說。「母親說父親是爲了自己的關係而休息的。」

「這樣的麼？那種態度是不好的。」佐田說。「這種人要學學村長才好。現在世上都只是些……」

他說完了，不覺怔了一怔。因爲他發見緊靠着一班視學員傍邊的校長的顫抖的軀。

校長把臉孔漲得血紅，握緊了拳頭。那拳頭在不住地發抖。

「……………」

佐田一下子覺得滿頭澆了一桶冷水似的。但是在心的另一隅，又有一種反省，覺得一點沒有害怕的必要。

他不顧校長，繼續說下去。

「那末此外呢？」

於是意外地，校長應着道：

「那末我來問！」

「問一個問題！」

學生和視察者一齊都回轉頭去。佐田也抬起頭來。校長的臉孔已由紅色轉成青色了。

「……………」

「照先生現在的說法，齋藤的父親果真是……？」

「是的，我這樣想，佐田已不再膽怯了。從前倒有村長這樣豪俠的人，現在可……」

……」

滿堂肅然鎮靜。整個教室有種可怕的緊張氣氛。

「這樣的嗎……」校長說着，又想了一想，不說下去了。當然他覺得這個教室已成問題了。

校長的胸中燃着怒火。在也許要發生事情的這個緊要關頭，他覺得如果和教員同等地鬪着口舌，這簡直是不成話了。他想到在這一無錯處的視察日將了的瞬間，發見了這個毀壞校譽，甚至波及校長的責任問題的不良教師，那是多麼的不幸啊。他想現在還在上課，姑且忍耐一下。但到這鐘點完了，他回到教員室裏來，那時候便該痛快地懲罰他一下。照他的態度，雖是免職亦所不惜。

但是佐田可一點沒想到這種事情，不如說他已漸漸變得得意洋洋了。

「還有什麼問題？——如果沒有，那個來讀一遍。」

視察員乘此機會，蜂擁而出。佐田望着他們出去，泰然想道：

「如果視察員需要，那末我就來幹一下。我們的校長，急急忙忙，好像隻火雞似的……」

於是他指着曾根君朗讀。

五

從裁縫室裏傳出熱鬧的笑聲來。客人在視察過後，都在等待今天最後的那頓快樂的午餐了。

佐田偷偷的從教員室裏出來，如影似的溜向音樂室去。他的胸口好像要破裂似的顫抖着。

「真理何在？」他懷着悲痛而紊亂的心叫着。「……只要是十一二歲的孩子，就可看得明白……」

「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僅是對兒童犯了罪，甚至是欺騙了自己，這種事，我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這種可恥的虛偽的生活，我是耐不住的。」

他兩手抓住了頭髮，一屁股坐在披霞娜的凳子上。他的兩唇因屈辱的興奮而變成蒼白色了，眼睛裏含着淚珠，閃閃作光。

他又憤激起來，把校長在全體同事之前痛罵他的話，反芻一下。

「喂，佐田！」他說，「你還算是五師範出身的高材生麼？『現在的世界……像那一種人都是壞蛋！』這是什麼話。你是不是因視學和別校的校長到來，特意要使我難堪，才這樣說……」

在吃飯的二十幾位同事們，完全好像啞吧似的，都默默地俯下了頭。他們都不敢正視那直立在教員室正中，一邊揮着拳一邊在罵人的校長那付威嚴的姿態。

佐田嘴裏含着飯，羞憤交集，臉龐漲得血紅。從那時候的樣子說來，也許以為他是接

受校長的那番教訓的。而且在滿座之中被這樣狗血噴頭的痛罵，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似的。

「喂，你有什麼話可說！」校長大聲嚷着，還在不住地發抖。「你以為稍許有點頭腦，就自視很高。哼，不要欺人，如果做什麼事都要以此為盾，你且看！卑鄙的傢伙！惡化教師！」

佐田可沒有回話。對手的樣子是太激烈了，他是無從回話了。並且視察員便在二樓的裁縫室裏。他覺得把這事情小題大做反是校長與學校之恥。

可是在現在想來，那却是不可挽回的事了。

「那傢伙終於要藉口免我職的。」

他的心是和冤屈者受到判決時同樣，又和臨於人生之一切危機時同樣，種種的感想都浮了上來。他絕望了，那是一種遇到斷崖時的絕望；他憤激了，那是一種儘量的抑制也抑制不住的憤激；他覺得悲慘極了，那是一種哭都哭不出的悲慘。他竟從這和恩愛、血族、人格上一無關係的權力上，制我以死命！

他耐不住了。

「先生」是一個低小的聲音。

於是他抬起臉來，看到長野玲子靜靜地站着。

「我很瞭解你！」

「謝謝你！我是不論怎樣都好。」

「真的，想想看真是討厭極了！你到裁縫室裏去看看。啤酒瓶要這樣拿，一隻手要這

樣放——有個校長還說：『這樣的不會酌酒，嫁不了人啊！』簡直不知把人當什麼！」

「有沒有談到我的事情呢！」

佐田心頭鬆了一口氣，問了一聲。

「沒有。可是主任和岡本先生同着校長走到走廊，不知在談些什麼話。好像是講先

生的事情！可是……」

「你也在當什麼職務罷。」

「不我們是……監督戶塚先生也是管理」

「呸」佐田又感到了侮辱。

「不要太煩悶了！」

長野說着，走了出去。

佐田覺得他是要被強迫辭職了……

他站了起來，在房間裏走着。他踱來踱去，不住地打着回轉。午前的課程完了的學校，常是這麼靜寂的。只有從裁縫室裏傳來愉快的笑聲。

「隨便怎麼辦都好，五年義務年限，四個月就完了……」

兩三個人穿過走廊而去。聽那腳聲，知道是木谷他們拍網球去。

「我本來是漁家之子……變成了這樣，就壞了。還是在海濱做漁夫來得好。」

眼淚蟲也似的爬到臉頰上。

他很久很久繼續着那動作。

過了一下，走廊上又響着腳聲，岡本一擺一擺的走過來，但是佐田停步了。

「先生！」他朝後去叫道。「我已覺悟了。到今天爲止，以後不幹什麼教師了。」

「唔，坐下！」

岡本還是鎮靜的。他先從角裏拿出兩把椅子來，把椅子並排放在窗口。

「那種心情我也懂得。但是坐下再說。」

佐田便和岡本對面坐着。平時見慣了的岡本的髻面，今天看來，彷彿深入人心似的可愛起來了。

「爲了在充滿虛偽的生活上，加上一點甜頭，所以對於真情加以侮辱與壓迫，是我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唔，你的性情也許是這樣的。」岡本一邊不時地扇着扇子，一邊說，「但是你靜下心來想一想。這樣說是失禮的，我近來聽到你自己說，你府上不是不很富裕的麼？那末，不幹後要償還學費你怎麼辦？這問題不是立刻使你和尊大人夠苦了？償還學費在府市

方面決不放鬆……可是……無論如何總要幹下去！」

「沒有辦法啊！」他用悲痛的聲音說着。

「說說是可以，可是事情不會如此解決的。——像你這樣有頭腦的人，實在說來，不要在這種地方，升學去才好，可是事實上又不允許你，是不是？」岡本說這些話，不像他平時的樣子，用着很痛快的調子。

一下子，無數的情景，在佐田的胸中忽現忽隱。魚臭的海濱小屋，赤銅色的父親的臉龐，衣服襤褸的母親的姿態，以及露着寂寞的神氣的弟弟們。

「我和河原君，」岡本接續着說，「剛才正在向校長解釋。——怎麼樣，哈哈，在這種地方你不能發脾氣啊。本來，無論怎樣說，你向校長鬧架，總不是道理。所以說叫你不要發脾氣，才奇怪。實在校長是這樣說的……」

於是據岡本繼續說下去，校長說要他在全體視察員中間自己認錯。在大家面前立誓，自己所主張的，在一個當教師的人說來，是錯誤的，今後決不再陷於此種誤謬。

「因為校長自己怕事，」岡本繼續說道，「所以一切都要使一班視察員知道，這是你個人的突發的失慎，藉以挽回他自己的責任與尊嚴……但是在這種場合，我覺得除忍耐之外是沒辦法的。」

佐田感到渾身起了一陣戰慄……被蹂躪的這瞬間！而這可怕的危機，却不是別人的事，正是自己的事情呢。

「啊，我是忍耐不下去了。我相信我的……」

但他是可憐的。他嘴裏雖這樣說，心裏雖這樣想，但他對於自己心中萌生出來的屈服的弱點，却不論怎樣都沒有辦法。

「唔，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岡本笑着站了起來。「好，總之和我一同去。喂，去！」

佐田搖擺欲倒的站了起來。恥辱與自嘲噬嚙着他的心。走過教員室前面時，受着幾眼輕蔑的眼光。一如被拖到法廳的可憐的破產者——啊啊，做教員是多麼沒有力量啊。

跨上扶梯時，正遇到長野。她向他輕輕地說了一聲：

「忍耐些！」便跑下樓去了。

一走進明亮的裁縫室，他又覺得臉上的血退下去了。房間的三面團團地都是圍着客人——是的，他們都是校長的客人。那些客人一齊都看着他。

岡本和佐田一道在末座上並排的坐下去，接着他又彎着身子走到末席的校長那邊，喃喃的說了些什麼。於是校長把牙籤拋了，坐一坐端正。他那充滿了惡意的眼睛，先注視在佐田身上，接着又轉到正面的那些視學。

「對不起，有一兩句話要想向諸位先生說一說。」他撫着山羊髯說。「這位，是吾校的佐田萬治郎君，剛纔上課時犯了錯誤，特來向諸位先生道歉。佐田君聽說是今年K師出身的高材生，所以平常也是個很不負我們之手的有獨創性的人，今天也太熱心了，自己覺到剛纔犯了錯誤。這不但是為校長的我，也是府下的教育界的一大幸事……由此，可見青年人的向上……」

佐田聽到這裏，再也忍耐不下了。直到那個時候，他本想爲了父親，爲了岡本，爲了自

己，蒙着恥辱，忍耐下去——可是聽到了這個充滿了憎惡的校長的陳說，他已忍耐不下去了。這簡直不祇是屈辱。

「校長先生，請等我說句話！」他嚷着，渾身不住地打抖。「我不是來向諸位先生道歉的！我是來把我的主張向先生們說一說！」

「混蛋！佐田，你說什麼！」岡本臉色突然變成蒼白了，「不要亂說，——爲什麼這樣不定心，爲什麼……」

可是佐田頑強地不管他的話，儘管說下去：

「社會的現實告訴我們，像築灌漑池的村長的這種人，是漸漸少下去了。只要看每天報紙，公益的事沒人理睬，上面的人更趨於私慾……這話爲什麼有錯處？小學教育如果決定不該教兒童以……」

「這簡直是亂說。」

岡本好像哭出來似的嚷着，跳到佐田身邊。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拖着他走。不管他，不

合

唱

知他要說出什麼話來了。

「不要說！混蛋出去！」

「不，不出去！我……我……」

佐田還在岡本手腕中掙扎着，可是岡本不管，把佐田拖到走廊上去了。那兩個人的

樣子宛如醉漢一般。

「喂，定定心！佐田！」

「我……我……」

這其間，女生們一同站了起來，縮在屋角落裏。

這是一九三〇年的事情。

牧場道上

日本 永井荷風作 方光燾譯

正滯留在塔考麻的時候，確是也在那一年十月的最後的星期六。

秋天已經快要完結了；自那種植在往來通路的兩旁的楓樹起，就連公園中，或是人家的庭園裏，那造成了一夏涼蔭的，所謂樹木的樹木，也齊因了昨夜的濃霧，大概都已落葉了。不單單是塔考麻，就是美國的太平洋沿岸，總也不出一個星期，都會變成了所謂悲慘的十一月季節。一到那時，每天只是閉鎖在霧和雨的當中，非等到來年五月，差不多是不能再見晴空了。今日的晴天，怕可以說是今年眺望青空的最後一回了罷。我受了通曉此地風土情形的某友人的勸告，便決定把這一日，同到晚秋的曠原裏去，馳騁一下脚踏

車。

於是就在那叫作塔考麻大街的靠山的獨條大道上，向東前行。從這獨條的道路上，展眼眺望，只見塔考麻的街市，正濱臨在那出入頻繁的必油傑脫桑特內海上。自那傾斜最顯著的地方縱觀，可以看到無數的屋頂，烟肉，遼闊的築地，船埠頭，幾艘停泊的船，北太平洋公司的鐵路——全市街只在一眼之中，就可瞰個無餘，在海灣相隔的連山之上，更有那頂覆白雪，日本人叫做塔考麻富士的萊尼歐山，巍然高聳。天明遲慢的北方的朝陽，恰巧正把牠那半面，染成了真紅的顏色。我們兩人已渡過了二條架在街盡頭的大溪之上的橋，在特別造就的廣闊的腳踏車道上，却已馳騁了四個英哩。一通過了南塔考麻村，便來到廣漠的野原中。順着通路，或上或下地前行，鬚髯像波濤上搖盪的船似的。畢竟走到了盡頭，便跑進了檨樹林去。道路，稍稍有點險峻；原來在這地方，尤其是在華盛頓州的各處，那造成暗霾幽深的森林的挺直黑松，常和檨樹林，相連續着，誰知竟也在這裏，突然地攔住了我們的去路。好容易我們找出了一條滿鋪苔蘚的小道。順着路前行，就在林

間的亞美利堅湖畔，休息了一下。於是復又轉過方向，去訪了一訪那斯蒂爾歐的海岸孤村。

「趁着回去的便路，且領你看一看這山上的癡狂院罷。是華盛頓州的州立癡狂院，在這邊，略有點名氣的呢！」

這時候，友人這樣地說了一說，我便跟着他，走上後面的丘陵。在遠遠的那方，有爽氣的牧場，遙遙相望；近處則有幽邃的森林當前，我立刻明白得，這宏壯的磚造建築物，一定就是那癡狂院了。

白漆低垣圍着的廣場，只留着人行的道路；一面有着青青的草地，上面種有細枝的樹木，和各種花草相對，顯示出鮮豔奪目的色彩。裏面有宏大的，蓋着玻璃的，溫室屋頂，可以看得到。小徑的各處，都擺有長凳。廣場的樹蔭之下，也設備着附有坐椅的鞦韆。從外觀看來，真是幽靜異常，竟也不像有人居住的模樣。

我們在那一條經過鐵門的砂道上，緩緩地駛車前進，向着那原來的牧場方面，走下

去。友人作了種種的說明，趁着便。

「這癩狂院裏，也收容得有三三個日本人呢！」

無關緊要似地說了，可是我却覺得這髣髴是一樁非常的事件似的。同時友人復附加了一句：

「都是出外工作的勞動者呵！」

這「出外工作的勞動者」一句話，却使我的心，不禁又動了一動。說來，真也不消追憶得的，就是去年離開故鄉，正向這美國航行的途中，我從散步的上甲板上，看到了他們勞動者的一羣，當時觸動了怎樣的一番感想呵？！

他們與其說是當作人，還不如說是當作貨物，被滿載在那狹隘污穢的船底裏。看到了天氣好的時際，他們便蠢蠢地都跑上甲板，眺望着茫茫的天空和海水。可是說起來，他們却不像心腸軟弱的我們一樣，似乎也並沒有觸動了什麼感慨。三個四個，或是五個六個地，聚攏在一起，正在高聲談論什麼的當兒，拿着日本帶來的煙管抽煙，把煙灰，煙頭就

拋在甲板上。還正在想，怕要被那走過的船員，叱責罷，可是不一刻，却又在月夜裏，唱起那表示各人出生地方的流行歌謠來了。我不能忘記的事就是，在他們中間，竟還夾着有，鬍鬚自己在誇示喉嚨好的白髮老人呢！

他們一心想着，只要吃上三年的辛苦，再回到國內，就可以快樂過一生了。離去了自己先祖生長，埋骨的田園，別開了比意大利的天空更美的，東方天空，甘受什麼移民法，什麼康健診斷，那在種種名目之下，施行的許多屈辱，竟渡海來到了這新大陸。可是這樣的世間，無論走到世界的哪一頭，怕都無非是同樣的做苦工的場所罷！他們之中，真的有幾個人，得能達到了他的願望呢？這樣地種種悲傷的空想，都浮湧起來了。因此在我眼睛裏，剛纔還是呈顯出極平和安靜的那前路的牧場，突然間變了，使我感到說不出的寂寥；且覺得松林暗澹幽深，竟有些像是恐怖和祕密的藏匿處的模樣。

恰好在這當兒，友人把車靠在樹蔭之下，休息着；我就走近到他身旁：

「你知道麼？究竟爲了什麼發狂的呢？」

「那個……勞動者的事情麼？」友人過了一息之後，鬚鬚才理會得那意思似地，「大概首先總是失望這東西，做了起因的罷；可是內中有一人，却並不是單單因了失望……實在是很可憐的一回事。不過像這類的事情，在美國也並不稀奇呵！」

「怎麼一回事？」

「我也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可是……無論日本人的社會，怎樣地無法律，這類的事情，怕可以說得很極端的了。說來已經是六七年前的舊話；但是……」友人從衣囊中，取出了煙袋，一面用手指巧妙地在做煙卷，一面說着：

恰正是日本人頻頻地開始移住到奢脫爾塔考麻等處的當日的情事；在那時，不像今日一樣，萬事都還沒有整頓就緒，所以種種的罪惡，也就公行無忌了。從加立福尼亞州飄流來的無賴漢，還有那不知從什麼海裏流來，出所不明，水手出身的工頭，和那些稍稍在美國住久一點的人，都是一班互相競爭着吸吮那些人地生疎新來美國者的膏血的傢伙呵。向這樣危險的地方，他——發狂者裏面的一人，和他的妻，夫婦二人，竟一同從日

本跑了來做工。

原來使日本農夫起了渡美野心的最大原因，就是爲了聽到新歸國者的誇張話。他也正是其中的一人。本來他是住在那蕎麥花滿開的紀州田野裏的，恰巧在那時，有一位在夏威夷島住了十五年，剛從那邊回到了這村裏來的男人，一談到美洲，就說出那類乎到處生着黃金樹的大話；因此他便不知不覺地動了要到那未曾見過的極樂園去的心思。而且聽到說女人的工錢比男人更高，所以夫婦倆一同渡美的事，終於實行了。連一個奢脫爾的地名，發起音來，都還是舌頭轉不過來的，一登上那樣毫不知悉的陸地，在船埠頭，就有那些待候船到的工人，薦頭鋪的薦頭，小客棧的接客，和私販賣淫婦的，等類人。這一班都是比平常人，有着更銳利的目光的傢伙，各人都竭力地在運用手腕，抓住了獲得物，放進到各自的網中去。他們夫婦倆，就被一個叫做客棧接客的男子，帶領着，齷齪的大街上，這邊那邊，都有着大馬車，和形相難看的美國工人，正在轉轉地轉動，從那條街拐過去，便跑進了一條狹路。推開了幽暗的門，却並不走上那狹窄的樓梯，反走到地下，被帶進

了一間幽暗的房子裏。

在這裏，付出了許多過分的薦頭錢之後，他的妻就在市內的洗衣鋪裏工作；男人自己已被雇傭到離市十英哩的山林中，去採伐樹木，被送進到一座白天依舊暗黑的林間孤屋中。這屋子裏面，有三個日本人，也同樣是採伐樹木的，在一塊兒居住。內中有一位工頭似的人。

「跑到了這毫不知道的外國來，全靠彼此幫襯。此後大家都是兄弟一樣，一同做工罷。」這樣地說。他一聽到這話，便格外安心了；每天和同伴一起，在西洋人的工頭監督之下，一心工作。

散工歸來，在這寂寞的小屋裏，新來的他，便依照着同伴的訊問說出種種自己身上話的……因此那工頭似的，最強壯的男人，呆呆地圓睜兩眼。

「把老婆放在奢脫爾，自己却跑到這邊來……呵呀！却做出了多麼不小心的事呵！」很喫驚似地，遍看了一下其他的同伴，大聲說着。

「但是你想看，跑到這外國來，做工是唯一的，目的，像和老婆分離的一類的事，本也早就覺悟了的呵！」新來的他，却用了悲傷似的調子，這樣地說。那男人便繼續說道：

「我說的，却並不是這事。你說得很對，原是爲做工跑出來的，當然應該有那樣的覺悟，可是把一個女人，放在奢脫爾，實在比把小孩子擱在河邊遊戲，還要危險呵！」

「呵！爲什麼呢？」

「你是才來，也難怪你不知道。奢脫爾這個地方……不單單是奢脫爾，一到了美洲的時候，就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決計不會有什麼所在，可以使一個單身女人，安穩寄居的呀！要是僅僅受了點糟蹋，那還沒有什麼，弄得不好的話，你就再也見不到你老婆的面了呵！」

「真一點兒都不錯的呀！應該留心才是呵！」另外的一人，這樣地附和着說。先前說話的男人，暫時無言，撐起眼睛，凝視那露出要哭的臉的新來者的樣子。他用大煙斗，一面抽煙，一面說：

「一到了這美國來，不管是怎麼樣的雌兒，只要是叫名女子的女子，都是活着的千兩箱……不是千兩，是千金箱呵。所以做那販賣女人生意的傢伙，都用着兇銳的眼光，正在搜尋女人呢。有時竟幹出很慘酷的事來的呵！這是真實的事。有兩夫婦正一同在路上行走，突然後面跑出人來，打倒了丈夫，把女人攫了去，隨即穩藏得無影無踪了。這樣大的美洲，再也查不明白的呵！在一夜裏，就帶領到什麼遠的地方去，賣作娼妓，一千塊金洋錢，便可以不費力地到手了。壞的事情，且別說了，你總得早早設法，否則定會鬧出亂子來的呵！」

新來的他，已經是浮出眼淚了。說起來，像他自己現在這樣的地位，無論什麼事，總是沒有辦法的。先前的那位男人和其他二位同伴，面對面地看了一眼，鬚鬚互相允許了什麼事情似地，一面彼此各用眼睛表示出肯諾的意思，他一面又說道：

「這樣辦，行不行？索性就把你老婆，叫到這邊來……」

「無論怎麼樣，那樣的事情，總……」

「說是辦不成麼？那樣，外面雖然不知道怎樣，可是在這山中獨間房子裏，日本人就只有我們三個。用不着耽心事的。帶到這邊來，你也可以每天看到老婆的面，就是我們也可以託她燒飯洗衣。吃食方面，就是我們四個人，派分好了。加上一個女人，也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

這樣地說了，可是他對於這意見，既沒有同意的能力，更沒有說不同意的資格。萬事都依照那男人所說，辦了。就是在次日，他和那男人同到市上去，把老婆接到林中的小屋裏來了。

暫時裏倒也無事地，他和他的妻，在一處很幸福地過日子；可是恰巧有一天是星期日，却從早晨起，便下了雨，大家也就不能出外遊玩，終天在小屋裏面，排開酒宴，喝着唱着，不知不覺地却也鬧到夜深了。剛剛正在要去就寢的當兒，那男人對這剛要離座的新來者說：

「喂！稍微有點事，要和你商量。」這樣地叫住了他，復和其他的同伴，打了招呼。

蔭蔽這小屋的深林，却正因了風雨，發出凄慘的呻吟聲。

「什麼事？」

「稍微有一點兒要求你的事情。」

「什麼事？」

「也並不是別的什麼事，就想今夜一夜，把你的老婆借用一用，可是……」

「哈哈，哈哈，喝得大醉了呵！」

「喂！並不說醉話，呵，也不是說笑，也不是打趣。是和你商量，怎麼樣？」

「哈哈，哈哈！」新來者有些勉強似地笑了。

「和你商量，你却在笑，竟有這樣的傢伙？」說着。這一回，另外一個同伴又說道：「怎麼樣？總是兄弟的情分，肯不肯今夜一夜，借給我們三個人呢？」

「事情總是要商量的，怎麼樣？不答應麼？若是不答應，那本來也沒有什麼呵！不過却要仔細想一想看哪！在這個山裏，四個人這樣地一同做工，你一個人獨自過着快樂日子，

你就是那麼樣地，心裏過得去了麼？這也是常有的事，假如刮風的晚上，山裏起了火，我們四個人要死的話，就死在一處。——總不會單身一人，拋却了同伴，逃開的罷。或是本部方面，竟誤了事，不把食料送來，那也只有彼此把吃的東西，照食量半額平分罷。各人都是兄弟的情分，不能說只顧自己好了，就算數的呀！我們跑到這美洲來，已經有了五個年頭，可是就連接觸一下柔滑的手的事情，也都還沒有過。你的寶貝，本來不是別人的東西；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那確實是你的呵！所以我們並不是說要強蠻無理，把你的寶貝，掠奪了來，當做我們的東西的。是不是？只不過要求你借用一用罷了。」

「直截快當地說，就是你有著我們所沒有的東西，所以要請你分給我們呵！」

「怎麼樣？話懂得了，就趕快給一個回答罷。」

男子像死人似地，臉色變成鐵青；全身只是震顫得颼颼地發抖。女子哭倒在他的腳下，早已連呼救的氣力都沒有了。

風雨依舊是猛烈地，在這無人的深山中狂吠。不久就在小屋中，發出一聲女人的悲

鳴……一聽到這悲鳴聲，男子就迷失了心，便倒在那個地方了。

他雖然甦醒過來，可是就這樣地發了狂，却再也不能恢復到一個原來的正常人了。他便這樣地變為收容在癲狂院裏的瘋子。

我差不多已經是茫然自失了。友人拿起了放在草地上的腳踏車，一隻腳蹬上踏輪子。

「可是，也沒有法子的呵！碰到這樣的運命，除了說一句『不幸』而外，真也沒有法子。我們若是碰上了比我們更強的，那就無論怎麼辦，都是沒有法子的呀！」說着，車已馳駛了一二丈路，復回轉頭來向着後面的我說道：「是不是你想強者是不能抵抗的呵！我們對那 *Mighty God*……就是說對那比我們更強的全能的上帝，是不能抵抗的。就是不願意，也不能不服從的呵！」

他獨自一人，愉快地笑了。在夕陽眩眼的牧場上，急忙地加快了車的速度，我也就無

牧場遺上

言地，一心只想不要比他落後，頻頻踏住了踏輪。

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却聽到那繫在野原中牧放的牛的頸上的鈴聲。開往南方，脫蘭特的火車，恰正走過田野的盡頭。

複本

愛爾蘭 James Joyce 作 傅東華譯

號稱爲「表現主義者」(Expressionist)而其實是「什麼都放進去主義者」(Putting-every-thing-in-School)的愛爾蘭作家詹姆士·喬伊斯(Joyce)，我們早已熟悉他的名字，但他的作品，據我所知，是至今還沒有人譯過。所以熟悉，是因爲他的名字響，所以沒有人譯他的作品，是因他的作品看不懂——不但我們外國人看不懂，就是他自己本國人也看不懂。

代他辯護的人給他的解釋是：他要把「落在人心上的每個原子都按照它落下的次序記錄下來，並且要描摹出每一視象和事變刻劃在意識上的樣式，不問它是怎樣的片斷不相連貫，」以期和人生得着更密切的接近。

(見 Mr. Virginia Woolf's The Common Reader.)

但如 Gerald Gault 在他的英國小說論裏所說：「即使一本書有二十四冊電話簿那麼厚，也未必能把我們任何人在一小時裏的行動、思想、情緒完全記錄下來。若拿電話簿來比字紙籠，還算是一件藝術品，因為它是經過一番嚴格的取捨的。至於喬伊斯的 Diyases（這是他的代表作——譯者）那就簡直是字紙籠了。」

然而「字紙籠」的作者居然也在現代文壇佔着第一流的地位，那就無非因他的風格特別。我這裏譯了這一篇，也並無其他用意，只因它還看得懂，所以拿它來備一格，並且聊以滿足讀者的好奇心罷了。

鈴聲發狂似地響，及當密司派克跑到聽筒那邊，就有一個暴怒的聲音打着尖利的愛爾蘭北部口腔叫道：

「叫法林登來！」

密司派克回到她的打字機，對一個在寫字檯上寫字的男子道：

「密斯脫夏稜叫你樓上去。」

那人輕輕說了一聲「天殺的！」推開他的坐椅站了起來。當他站起來的時候，他的

個兒高而且大。他長着一張黑酒色的倒垂臉，清秀的眉毛和鬚鬚，眼睛微微凸出，眼白是混濁的。他掀開了櫃台閘，經過委托訴訟的顧客們，用一種沈重的脚步走出辦公室。

他沈重地走上樓梯，一直走到三層樓上，有一銅牌刻着「密斯脫夏稜」幾個字的門口。他在那裏停了步，竭力而懊惱地喘着氣，敲了門。那尖利的聲音就叫道：

「進來！」

那人進了密斯脫夏稜的房間。同時，密斯脫夏稜——一個臉孔薙得光光帶着金邊眼鏡的小個兒——從一堆案卷上鑽出他的頭來。那頭是這麼紅而禿，像是一個大雞蛋擱在那堆紙上一般。他馬上就：

「法林登，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總要我來罵你？我請問你，包德雷和吉爾完兩家的契約爲什麼還不抄起來？我告訴你四點鐘必須弄好的。」

「可是密斯脫舍雷說，先生——」

「密斯脫舍雷說，先生……勞駕你聽着我的話，不要密斯脫舍雷說先生了。你懶得

做事，總有話推委的。我告訴你，如果那契約晚飯前不抄好，我就告訴密斯脫克洛斯波……
 ……現在聽見了嗎？

「是，先生。」

「現在聽見了嗎？……喔，還有一點小事！我對你說話簡直同對牆壁說話一樣。你要永遠記着，你的吃飯時間是半點鐘。不是一點半。你到底要吃幾道菜的，我真要問問你……現在聽明白了嗎？」

「是，先生。」

密斯脫夏稜重又彎頭在他那堆案卷上。那人却還呆呆注視着那個管理克夏律師事務所的光滑頭顱，心裏估量着它有多麼脆弱。一陣憤怒將他的喉嚨擒住一刻兒，這才就過去了，而留下一種猛烈的渴的感覺。那人是認識這種感覺的，就覺得他非去好好喝一夜不可了。那時已經過月半，倘如他趕得及把那東西抄起來，密斯脫夏稜也許會開個支付條子給他的。他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眼睛牢牢盯住案卷上的頭。突然，密斯脫夏稜

動手把所有的案卷翻起來，在找什麼。於是，彷彿他一逕不覺得那人在面前似的，他重新抬起頭來，說道：

「喂？你要整天站在這裏嗎？我說，法林登，你太寫意了！」

「我是等着看……」

「很好，你不用等着看了，下樓去做你的事吧。」

那人沈重地向門口走去，及到走出房的時候，他聽見密斯脫夏稜在背後叫喊，說那契約如若晚快邊不抄好，他就要告訴克洛斯拉波。

他回到下層辦公室裏的寫字檯，數了數那還沒有抄的葉數。他拿起筆，蘸了墨水，可是他繼續對着以前抄的最後幾個字呆呆瞪視着：In no case shall the said Bernard Bodley be……天色慢慢黑下來，再過幾分鐘他們就要點燈：那時他就好寫了。他覺得非解一解喉嚨裏的渴不可。他就從寫字檯站了起來，還同上次一樣掀起櫃台閘，走出辦公室。當他走過的時候，書記長帶着查問的神氣看着他。

「沒有什麼，密斯脫舍雷。」那人拿指頭指着他的旅行的目的地說。

書記長向帽架上瞥了一眼，看見一行帽子完全無缺，也就沒有話了。那人一走到樓梯頂，便從袋裏抽出一個格子花呢的帽來，戴在頭上，趕快跑下那格格動搖的樓梯。走出了大門，他就賊頭賊腦地打人行道的裏側走到一個轉角，這才突然一下地鑽進了一家門口。他如今是平安在奧尼爾店中的黑暗密室裏了，便拿他那黑酒色或燒肉色的上了火的臉伸進朝酒吧間的小窗口喊道：

「喂，派脫，拿 g · p · 來，勞你駕哪。」

那掌櫃的給他一杯清黑啤酒。那人一口喝了下去，又要了一個葛縷子餅。然後他把一個辨士放在櫃台上，讓那掌櫃的自己向板縫裏摸着，便同進來時一般賊頭賊腦地走出密室去了。

黑暗伴着一天濃霧漸漸迫近二月的黃昏，尤士退斯街上的燈已經點着。那人靠着房子邊上走，走到了事務所門口，心裏掛念着那東西是否來得及抄完。在樓梯上，一陣潮

濕而猛烈的香水氣味向他的鼻子迎來；分明地，密司黛拉姑已在他到奧尼爾店中的時候來了。他把便帽塞回衣袋裏，重新走進辦公室。故意裝出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

「密斯脫夏稜叫你過了，」書記長厲聲說。「你到那裏去的？」

那人把站在櫃台邊的兩個訟客瞥了一眼，彷彿暗示當他們面前不好回答的樣子。因那兩個訟客都是男子，書記長就笑了一笑。

「我知道那玩意兒，」他道。「一天五次是算不得多的……好，你還是當心點，把黛拉姑案裏的信件給密斯脫夏稜拿一份去吧。」

這種大庭廣衆之間的演說，又加上他跑的樓梯，和方才那麼急灌下去的黑啤酒，就把那人攪昏了，及到坐下寫字檯去檢東西的時候，他才發覺要在五點半以前抄完那契約是多麼無望的。黑暗的悶人的夜已快到來，他恨不得到酒館裏去，在燈火輝煌當中，杯盞琳瑯聲裏，和伙伴們一同喝着。他取出了黛拉姑的信件，走出了辦公室。他希望密斯脫夏稜不會發覺漏了最後兩個字。

那潮濕猛烈的香氣一路瀾漫到密斯脫夏稜的房間。密司黛拉姑是個中年婦女。相貌像猶太人。據說密斯脫夏稜是轉她的念頭的，或者是轉她的錢的念頭也說不定。她常常到事務所裏來，來了就好久才去。那時她坐在他的寫字檯旁邊一團香氣裏面，摸着她的陽傘柄，幌着帽子上的那支黑色大羽毛。密斯脫夏稜把椅子旋過來朝她，右脚得意揚揚地盤上了左膝。那人把信件放在寫字檯上，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可是密斯脫夏稜和密司黛拉姑都沒有注意到。密斯脫夏稜拿一個指頭點了點那信件，這才對他輕輕彈了一下，彷彿說：「好了；你可以走了。」

那人回到下層辦公室，重新坐在他的寫字檯邊。他凝神壹志地瞪視着那未完的句語：*In no case shall the said Bernard Bodley be……*心想那最後三個字用同一字母起頭，真是奇怪得很。書記長開始催促密斯派克，說她打的那些信怎麼也來不及趕郵局了。那人把打字機的啞嗒聲聽了幾分鐘，這才又要動手去完成他的抄寫。可是他的頭腦不清楚，他的心已飄到酒館中的輝煌吵鬧裏去了。這正是喝熱糖酒的夜晚呵。他奮力他

的抄寫，但到鐘敲五下，他仍舊還有十四葉。天殺的！他是趕不完的了，他恨不得大聲咒罵起來，恨不得拿拳頭把什麼東西狠狠搗一了。他心裏暴怒，把 Bernard Bodley 寫做了 Bernard Bernard，因而又得重新抄一張。

他覺得自己很強壯，可以單獨把全個事務所裏的人都打出去。他的身體迫切着要行動起來，要衝出外面去痛飲一下。他的生活裏的一切羞辱都使他暴怒了……他能私底下問出納員預支點錢嗎？不，那出納員不是好人，簡直不是好東西；他是不肯預支的……他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的伙伴：雷奧那，奧哈羅倫，還有諾西法林。他的情緒氣壓計是高到要鬧事的程度了。

那時他的想像使他出了神，因此他的名字被叫了兩次。他方才回答，密斯脫夏稜和密斯黛拉姑站在櫃台外，所有的書記都掉過頭來期待着什麼。那人從寫字檯站起來。密斯脫夏稜開始了一長篇的冒罵，說有兩個字漏了。那人說他不知道那兩個字，說他是忠實實抄的。那長篇的冒罵繼續下去，罵得非常刻毒而凶暴，以致那人好容易才不把拳

頭向他面前的矮子頭上落下來：

「我並不知道還有兩個字，」他蠢然的說。

「你——不——知道。當然你不知道囉，」密斯脫夏稜說。「你告訴我，」他先向身邊的女人瞟了一眼，像要她贊成似的補上說，「你當我是個傻子嗎？你想我是個完全的傻子嗎？」

那人的眼睛從女人的臉上看到那小小的蛋形頭上，這才又看回來；而且，差不多不等的他的自覺，他的舌頭忽已巧妙起來了：

「我想，先生，」他說，「你這給我的問題是不公道的。」

甚至連書記們的呼吸都停頓了。大家都被怔住。（連說這機巧話的人自己也在內），而密司黛拉姑——本是一個壯健而和氣的人——便開始莞然微笑起來。密斯脫夏稜臉上紅做野薔薇的顏色，嘴巴帶着矮子的氣憤發了歪。他把他的拳頭向那人搖着，直至好像什麼電氣機器上的圓球那麼振動：

「你這無禮的匪徒！你這無禮的匪徒！我要收拾你！你等着瞧吧！你得向我道歉！要不就立刻滾出去！你得立刻滾出去，我告訴你，要不就向我道歉！」

他站在事務所對面的門口，守着看出納員是否獨個人出來。所有的書記都走過去了，最後才見出納員同書記長一起出來。這就用不着向他開口了；他是同書記長在一起的。那人覺得他自己的地位惡劣得很。他不得不向密斯脫夏稜道着卑鄙的歉語，但他知道在事務所裏以後難好做人了。他還記得密斯脫夏稜爲要安插自己的侄兒，曾怎樣把小比克逼出事務所去。他覺得自己要發性，要喝酒，要報復，對他自己懊惱，對別的所有人都懊惱。密斯脫夏稜是決不肯給他一點鐘的休息的，他的生活簡直是地獄。這回的事，他是當真做了傻子了。難道他一張嘴是忍耐不住的嗎？可是他們兩個一向就不投機，他和密斯脫夏稜，自從他偷聽到他學他的愛爾蘭北部口音給喜金斯和密司派克聽那回事起，這就是他們兩個一向不投機的開始了。是的，他也許可以問喜金斯借借錢看，可是喜

金斯一定連他自己也沒有。一個人有兩個家要維持，當然他不能……

他覺得他的大軀體又迫切着要到酒館裏去找舒服了。那霧使他漸覺寒冷起來，他心想不知能否向奧尼爾店中的派脫去借一點。他又想至多能夠向他借一個先令——而一個先令是沒有用的。然而他非從那裏去找錢不可。他的最後一個辨士已給買g·p·喝了，馬上時候太晚，就要沒處去弄錢了。突然間，他摸着了他的錶鍊，就想起艦隊街上德利克利家的當舖來。這才是個辦法呢！爲什麼他早想不起來的？

他急忙穿過坦潑爾巴的狹街，嘴裏對自己喃喃念着，因爲他要去樂這一宵，他們就都好到地獄裏去了。德利克利裏的伙計說一個克郎（合五先令——譯者。）可是寫票人肯出六先令；結果是六先令如數給他。他欣然跑出了當舖，將錢在拇指和四指之間疊成一根小圓柱。在西摩拉蘭街上，人行道被做事回來的青年男女擁擠着，還有衣裳破爛的野孩子們，跑來跑去喊着各種晚報的名字。那人打人羣裏穿過對着那一般景象感着得意的滿足，並且堂而皇之地盯着那些從辦公室出來的女子看。他的腦袋裏充滿着

電車鈴和颼颼響的觸輪的喧鬧，鼻子裏已經聞着裊裊昇騰的糖酒汽了。他一路走，一路預備着把日間事兒對伙伴們報告的措詞：

「這麼着，我就看了看他——很鎮靜的，你知道，又看了看她。這才再回過頭去看他——趁這機會呢，你知道。『我想你這給我的問題是不公道的，』我說。」

諾西法林正坐在達維拜恩店中他往常坐的一隻角裏，他聽見這段故事，就請法林登喝一個半開，說他生平從沒聽見過這般痛快的事。法林登也回請他一杯。過一會，奧哈羅倫和雷奧那也來了，於是又把那故事對他們重述一遍。奧哈羅倫請大家喝麥芽酒，熱的，並且把他在浮恩街高倫事務所裏反駁總書記的故事告訴大家聽，不過他的反駁是照着牧童歌中的自由牧童那種樣式的，所以他不得不承認自己沒有法林登的痛快。於是，法林登叫大家趕快把那話結束了，再說別的。

正在大家提出各人的惡毒思想的當兒，你想誰進來了，原來就是喜金斯！當然，他不得不加入大家一起。大家要他把法林登的事情述一遍，他就對他們說得非常生動，因為

他看見五杯熱的小威士忌放在那裏，就覺得很興奮了。當他形容着密斯脫夏稜拿拳頭在法林登面前搖的時候，人人都闕然大笑起來。他這才又學着法林登道：「我的人在這裏，是同你一般冷靜的咧。」當時法林登拿他的重濁眼睛看着大家，嘴上微微笑着，並且不時用下唇的幫助，從他的鬍鬚裏繙出散落的酒滴來。

那一事酒喝完之後，就有一段時間的停頓。那時奧哈羅倫是有錢的，其他兩個却好像都沒有錢；因此全個團體有點兒悵然地離開那酒館了。在侯爵街的轉角，喜金斯和諾西法林向左而去，其餘三個重又回到城裏來。雨正在寒冷的街上淋着，及到了包拉斯辦公室門口，法林登提議到蘇格蘭酒家去。那酒館裏充滿着人，說話聲和杯盞聲正喧鬧着。三個人挨過在門口哀叫的賣火柴人，就在櫃台的角落裏組成一個小小的宴會。他們開始把各人的故事交換起來。雷奧那給他們介紹一個名叫衛澤斯的年青小夥子，他是在帝福利劇場裏演武藝當雜差的。法林登請大家喝了一事。衛澤斯說他要喝一瓶小愛爾蘭和普魯士泉。法林登對於這些東西是內行，就問大家也喝普魯士泉不喝；可是大家都

叫丁姆拿熱的來。談話漸漸兒有勁了。奧哈羅倫請了一事，這才法林登又請了一事。衛澤斯抗議說這樣請客法子太規矩了。他答應帶他們到秘密窟裏去，並且紹介幾個美麗女子給他們。奧哈羅倫說他和雷奧那可以去，法林登可去不得，因為他是結過婚的了；法林登就拿他的重濁眼睛向他們斜視了一眼，表示他是明白他們挖苦他的。衛澤斯只請大家喝一點兒藥酒，便約定過會兒到鋪貝街的繆利根店裏再會了。

等到蘇格蘭酒家關門，他們就過場到繆利根去。他們走進了後面的客室，奧哈羅倫就替大家叫了一事各人不同的熱酒。那時大家都已覺得有點醺然了。及當法林登請大家喝第二事的時候，衛澤斯就已回來。他這回要的是苦啤酒，這就使法林登寬心不少。他們的資產已逐漸單薄下來，可是還維持得過去。不一會，有兩個帶着大帽子的青年女子和一個穿着棋盤格子布衣服的男子走進來，坐在靠近的一張桌上。衛澤斯向他們招呼了一下，告訴大家說他們是帝福利劇場裏出來的。法林登的眼睛時時向一個青年女子的方向瞟去。她的相貌有一種動人的地方。一條孔雀藍的稀紗大頭巾縛住她的帽子，在

下巴頰兒底下打成一個大結；手上帶着一雙鮮黃色的手套，一直套到肘子上。法林登不勝驕美地瞪着她那雙常常動着而且動得很有風韻的豐滿的臂膀；及後她回他一盼，他就對她那雙暗褐色的大眼更加欣羨不置了。原來那一下橫盼的神情，竟使法林登銷魂了。她在座時，曾向他盼睐一兩次，及後那一行人走出去，她擦過他的坐椅，還打着倫敦口音說了一聲「噢，對不起！」他目送她走出房門，滿望她回轉頭來看他一眼，可是他失望了。他詛咒他自己的沒有錢。詛咒他給大家的會錢，特別是給衛澤斯會錢的威士忌酒和普魯士泉。天底下若是有可恨的東西，那就要算白食客。他得覺得非常憤怒，連朋友們的談話也聽不着了。

個一和個六十二

及到雷奧那叫他，他才知道他們是在談氣力。衛澤斯正把他的臂膀肌肉拿給大家看，自己誇口得了不得，以致其他兩人得叫法林登出來維持維持國家的體面。法林登就把袖子捲了上去，也拿他的臂膀肌肉給大家看。兩隻臂膀經大家檢查和比較，最後雙方同意來比一比氣力。桌子搬清楚，兩人把前臂放在上面，手對手拉着。等雷奧那說聲「來」，

本

本

各人就要嘗試把對方的手翻到桌面上。當時法林登現出很嚴肅而堅決的神氣來。

比賽開始了。大約經過三十秒鐘之後，衛澤斯就把對方的手慢慢壓下桌面去。法林登不想敗在這麼一個小夥子手裏，一時羞憤交作，黑酒色的面孔漲得愈加黑。

「你不能把全身的重量都壓上來呀。要公平的幹，」他說。

「誰又不曾公平的幹呢？」那一個說。

「再來。三次兩勝。」

比賽又開始了。法林登額上的血脈都豎了起來，而衛澤斯面上的蒼白色也變做牡丹色。兩個人的手和臂膀都使勁得發抖。經過好久的掙扎，衛澤斯又把對方的手慢慢壓下桌面去。一陣低聲的喝采從旁觀者裏面發出來。站在桌邊的掌櫃向勝利者點點他的紅頭，熟不知禮似地說道：

「哦！那才是本領呢！」

「你曉得個屁！」法林登凶狠狠地朝着那人說。「要你媽的來多什麼嘴？」

「唉，唉！」奧哈羅倫看見法林登臉上的凶猛表情便這麼說。「算了吧，伙計。我們再喝幾杯就好散了。」

一個臉上非常沉鬱的人站在奧高奈橋角，等着搭山地滿的小電車回家。他是滿肚子裝着悶氣和報復的心情。他覺得羞辱，不滿足；他甚至連醉都沒有醉；而他袋裏只剩兩個辨士了。他在事務所裏受了辱，當了餓，把錢都用光。可是竟還不能得一醉。他又覺得渴起來了，恨不得再回到那熱烘烘烟騰騰的酒館裏去。他已經丟失了強壯人的名譽，竟被不過一個小孩兒敗了兩次了。他心裏裝飽了忿怒，而他一想到那個從他身邊擦過說「對不起」的帶大帽子的女人，他的忿怒就幾乎要把他悶死了。

他在賽爾蓬路下了電車，打營房的牆影裏搬動他的大軀體。他很不情愿回家。及至從邊門走了進去，他看見廚房是空着的，爐子裏的火已快滅了。他向樓上喊：「阿達！阿達！」他的妻是一個尖面孔的小女人，丈夫醒時她罵他，醉時她挨他的罵。他們有五個孩

子。當時一個小男孩子從樓上跑下來。

「誰？」那人從黑暗中張着說。

「我，爸。」

「你誰，查理嗎？」

「不，爸，湯姆。」

「你的母親那裏去了？」

「她到禮拜堂裏去了。」

「好吧……她記得留晚飯給我沒有？」

「有的，爸——」

「把燈點起來。屋裏黑洞洞的算什麼？他們都睡了嗎？」

孩子點燈的當兒，那人沈重地往一把椅子上坐下去。他學着那孩子的平板的口聲，

一半對自己說道：「到禮拜堂裏去了。到禮拜堂裏去了，我說！」等到燈點亮，他就拿拳頭

擱着桌子，嚷道：

「拿什麼給我當晚飯呀？」

「我會去——燒的，爸。」那小孩子說。

那人暴怒地跳了起來，指着爐子裏的火。

「在火上燒嗎？你讓火熄掉了！好呷，我來教訓你再這麼着吧！」

他向門口跨上一步，拿起倚在門背後的那支手杖來。

「我來教訓你下回再讓火熄掉吧！」他一面捲起袖子，使臂膀可以行動自由，一面說。

那小孩子叫了一聲「噢，爸！」哭着繞那桌子跑，但是那人追上去抓住他的衣服了。

那孩子忙亂地四下一看，知道無法可以逃遁，只好跪了下來。

「你聽着，下次再讓火熄掉吧！」那人拿手杖使勁地打着他說。「我揍，揍你這小獅子！」

那孩子大腿上吃着手杖，便發出一陣尖利的叫痛聲。他把兩手併着擊在空中，驚嚇得聲音打抖。

「噢，爸，」他叫道，「不要打我呀，爸！……我給你唱個歡迎馬利，……我給你唱個歡迎馬利，爸，要是你不打我……我給你唱個歡迎馬利……」

速

美國 Sinclair Lewis 作 傅東華譯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四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對民衆演說，題目叫做「拿糞肥的人」(The man with the
Manure Pail)，意思是說民衆對於公務人員及公共團體不應無端加以詆蔑。自從這篇演說發表之後，「把糞」
和「把糞者」就成了流行的名詞，而世紀初頭的一般諷刺作家就都蒙了「把糞藝術家」的徽號。這種「把糞
藝術家」略近於我們的「黑幕派」。他們的動機不盡純正，往往用惡毒手段向閱人們要索敲詐，因之「把糞作
家」就成了了一個受人詬病的名稱，同時累得動機純正的諷刺家也不被重視了。這種情形，直到大戰以後的辛克萊
萊·劉易士手裏才挽救過來。

辛克萊·劉易士是個純粹的諷刺家，而諷刺的藝術到劉易士手裏方被尊重。論來源，美國的諷刺小說顯然

是九十年代俄法兩國自然主義輸入的結果。蒙着這種影響的當然不止一人，就如傑克·倫敦，如提奧多·德萊塞，以及其他拿鋒利深入的眼光去暴露現代文明和現社會組織的種種病象的，無一不可算是某一類的諷刺家，但到劉易士而後諷刺的面目明白顯出。

劉易士以一八八五年二月七日生於美國米內梭塔省 (Minnesota) 一九〇七年畢業於耶魯大學後，他曾做了幾年的新聞記者和書店編輯。一九一四年，他的第一部小說“Our Mr. Wren”出世，接着還有其他好幾部，都沒有顯著的成功。但到一九二〇年“Main Street” (中譯大街) 出世，便如平地一聲雷地成了美國的「最銷書」。這是描寫美國中西部的小城市生活的，凡為這些小城市的特徵的一切地方觀念，偏狹見解，無不在這本書的紙面上一一映出。這書成功之後，作者擺脫了經濟的束縛，於是得有餘閒和機會去推廣自己的生活經驗，因而也推廣了諷刺的範圍。一九二二年出版的“Babbalanza”諷刺商人，一九二四年出版的“Arrowsmith”諷刺醫生，一九二七年出版的“Elmer (anti)”諷刺教士。這樣，美國文化的一切方面差不多都被他剝掉了金色的表皮而顯出了黑色的實底。及到一九二九年，他又拿出他的最後一部大著作“Dogsbody”來，這是他幾次旅行歐洲的結果，寫的是一個退休在舊世界的美國商人，因使他的拜金主義的同鄉們再沒有地方可以逃避。

一九三一年，劉易士獲得諾貝爾獎金，他在世界文壇的地位就又多了一重的保障。

據我所知，他的作品有中譯本的似乎還只有大街一種。他的短篇則并原文也不多見。現在這篇譯自去年七月號的“The Golden Book”雜誌，料想大家讀了之後，都不免要聯想到尋常的滑稽影片上去，因為這原是一幅卡通，然而多麼能較抓住現代性的卡通啊！

早晨兩點鐘，耐白拉斯加一個大概十點鐘就已睡覺了的草原城市的大街上，有一羣人聚集在一管寂寞的孤光燈底下，說着，笑着，並且時時向西頭的昏暗街道張望着。

路上放着兩個新的汽車胎，以及幾罐軋士林，油，和水。抽氣筒的橡皮管橫在水門汀的人行道上，旁邊放着一具用新羚羊皮匣子裝着的氣壓計。過街去，一家飯館裏的無罩電燈正在閃耀；一個頭髮蓬蓬鼻子姣俏的女子不停留地一會兒跑到窗口，一會兒又回去照管她在暖着的食物，那個同時充當着當地汽車俱樂部總理以及當地主要汽車行老板的，不住對一穿着棕色連褲工人衣的青年口吃地說着，「現在，都得預備好——無

論怎樣得預備好了。記得，三分鐘裏面就要把所有外胎換好的。」

他們是在等待一樁羅曼諦克的事情——就是J·T·蒲風駕駛一部馬拉汽車打破橫過全洲的記錄。

當時在那裏的每一個人，都曾在林肯康色斯城各報紙的運動欄和汽車欄裏看見過蒲風的照相；每一個人都認識那張面孔，方方的冷靜的，額骨高高，一團和氣，堅固的牙齒，嚼着一支未吃過的雪茄，並有一蓬差不多孩子氣的前髮覆在一個美好的額頭上。兩天之前，他還在那介於錢窟裏的污穢金子和太平洋的汹涌波濤之間的舊金山。兩天之後，他就要在遙遠的紐約了。

幾哩路外，在平坦的草原路上，一道鋒利的光很快地化出兩道光來，同時一種遙遠的隆隆聲也變做了一具廠開的巨大機器的轟轟叫吼。那厲害的傢伙衝進城裏，向他們雷響一般奔來，戛然一下停住。那羣人便見那個坐在龐大柁輪後面的帶革風兜的人向他們點頭，面上笑嘻嘻，很是和藹可親的樣子——那就是偉大的蒲風了。

「啦啦啦啦！」大家叫了起來，一時靜默就變作了紛紛的議論。

汽車行裏的那個青年，同着他的東家還有別的汽車行裏來的三個人，早已在那裏拔下兩個用壞的外胎，並且裝滿汽缸，油箱，和放熱器了。蒲風硬僵僵地從車裏爬出來，伸他的肩板，伸伸他的壯偉的兩臂和兩腿，打了一個威武的呵欠。「出來吧，洛伊。我們在這裏吃飯，」他對客座裏那個人含糊地說，這個人——那些旁觀的都不曾留心他。他不過是蒲風的機師並且替他接力的，乃是個生平不曾開過一點鐘九十哩以上的可憐傢伙。

汽車行老板把蒲風推送到對面吃飯間裏。當汽車轟進城來的時候，那個性急着跳來跳去的美貌女侍者，就早已把鷄子從熱鍋裏抓出來，倒了濃濃的咖啡，加上濃濃的奶酪了。總計吃飯和換胎，共費時間三分又一秒。

馬達的轟聲震動着安靜的房屋而去了；那城市打了打呵欠，摸着路自回家去。

蒲風早就計劃好，離開這耐白拉斯加的城市之後他要睡兩點鐘的覺。於是洛伊。

本德那接力開車的，就把柁輪接到手裏，蒲風坐着，任他的舒懈的身體隨着車子的顛簸而擺蕩，同時瞌睡沈沈地從包圍着的轟隆聲中迸出一種粗厲遲慢的呼聲來警告道：「留神前面的山，洛伊路要滑溜了。」

「你怎麼會知道？」

「我也不曉得怎麼知道。也許我鼻子聞出來的。反正留神些就是了。再見，小玩皮。四點一刻叫醒我。」

這是七十二哩路程中僅有的談話。

*

*

*

*

及到蒲風自己再開車，時光已是黎明了。他一聲不響；他凝神壹志在維持速度表上的度數，只比平穩的速率高過兩哩。可是每走過一哩模樣，碰到路直的地方，他便懷着疲勞的快樂，向早晨的牧場，晶瑩的草毯，和青嫩的麥子瞥了一眼，或者把田雀歌唱的調子聽進一聲半聲來。他的嚴閉的嘴巴翹起了兩角。

嚮午時分，蒲風將近哀奧華的阿保其村了，那馬達的平滑響動忽被一個大聲打斷，彷彿機器已炸得粉碎一般。

他把煞車桿扳了過來，不等車子完全停住，洛伊和他就已一邊一個的跳下，忙去掀開機罩了。原來膠在放熱器上的扇形鐵絲罩已經走鬆，並且彎了一個扇葉，鋸下一手把模樣的蜂孔碎鐵來。放熱器內部好像給鈍刀刮過的樣子。水像湧一般的漏出來。

蒲風心裏打算：「下一站是阿保其。那裏買不到放熱器。最近也得到克林登才有。只有先把它膠起來。來吧！你！」

這「來吧！你！」是向一部舊式公路汽車的開車人說的。「這部車子得拖到下一鎮上去。你把你的借我用一下。」

洛伊早已從那比賽車的後面抓出一條繆索來，一頭縛在馬拉車的前軸，一頭縛在公路汽車的後軸。

蒲風不容他有分辯的時間。「我是J·T·蒲風。參加橫過全洲的比賽的。這裏十

塊錢。要你的車子用十分鐘。我自己會開的。」說着，他早已擠進開車的坐位。於是，洛伊把着後面的馬拉車，他們就向阿保其進發了。

一個喧嚷着的羣衆從人家裏和店舖裏跑出來。蒲風慢慢的把他們看了一遍。於是，他向一個從一家汽車行裏鑽出來的穿着斜紋布褲黃布襯衫的人問道：「鎮上最好的膠銅匠是誰？」

「我就是。哀奧華地方我不差似那一個。」

「那末等着！你知道我是誰？」

「當然囉！你是蒲風。」

「我的放熱器炸了。得把它膠起來。我要六點鐘的工作在一點鐘裏做完，或者不到一點鐘做完。五金店有沒有沒有比你還好的膠銅匠了嗎？」

「有，也許老弗蘭克·提脫斯比我好。」

「找他來，和你趕着動手吧。你們兩個一邊一個。洛伊在這裏會幫你的忙。」說時，洛

伊早已把放熱器取下來了。「一點鐘，記得，趕快！多給你錢——」

「噢，我們是不講錢的！」

「謝謝你，老頭子。好罷，我不如趁這時候去睡一會兒。那裏有長途電話打？」他打着呵欠道。

「對過密昔斯李佛斯家裏有。我想那邊比汽車行裏清靜些。」

走過街，有一座房子簡直就是一隻方形的大箱，雙層斜坡式的屋背上罩着一個八角形的頂子。屋前有個院落，裏面亂草蓬蓬，長着幾棵野林檎的老樹。那房子門口，站着一個短小而嚴肅的婦人，戴着眼鏡，圍着圍裙，還有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女子。蒲風將那女子看了兩遍，試想尋出她比方才挨擠着來看這著名車輛的人羣中所有的女子不同在那裏。

她是顯然具有個性的。這並不是因她苗條而漂亮。她是纖細的——而且精緻得像凹板雕刻一般。她的下巴明晰而又柔軟；她生着一個羅馬鼻子，一個女性化了的魅人的

羅馬鼻子。蒲風心裏想她的特色就在她的姿勢。她那時站在門口，態度安閑幽靜得像冬天的小小寒月。

他踱過街去。他躊躇着說不出話來。

「我希望沒出事兒吧，」她對他含糊說道。

「沒有，不過小小一點損壞。」

「那末爲什麼人人都像很關心的樣子？」

「怎麼，這是——這是——我是J·T·蒲風哩。」

「密斯脫——嗯——蒲風嗎？」

「我猜你沒有聽見過我的名字。」

「怎麼，嗯——我應該聽見過的嗎？」她的眼睛嚴肅起來，懊惱着自己的失禮。

*

*

*

*

「不，並不是說你應該。我只是說——那些講究汽車的人總都聽見過。我是比賽汽

車的我現在正從舊金山開到紐約去。」

「真的嗎？將要——十天吧？」

「四五天就行了。」

「再過兩天你就到東方了？好看那——大洋，那藝術館了，噢！」

她的聲音裏流露着憧憬。她的眼睛看到渺遠的東西。但是它們仍舊帶着一種惱恨回到哀奧華阿保其村來，仍舊回到這個穿革大衣的壯偉的滿身灰塵的人身上。「我慚愧不會聽見過你，可是我——我們是沒有汽車的。我希望他們趕快替你修好。你要母親同我給你一杯牛乳什麼的吃嗎？」

「我希望借你們的電話用一用。這麼的鬧法，那邊——」

「當然啊！——母親，這位是密斯脫蒲風，他是開汽車開過全國的。噢——我的名字是奧理拉·李佛斯。」

蒲風不靈使地同時試向兩個方向鞠了個躬。然後他跟着奧理拉·李佛斯的纖細

的背影走去。他注意到她的兩個肩膀是多麼平滑的。既不凸出來，也不凹進去。在他看去，好像她那件藍色的綢子短衫也從底下的溫暖而熱望的肉獲得了生命。在她的裝成的靜穆裏面，她並沒有失掉她的青春。

她那時離開了窺探的羣衆，以及匆忙的錘子聲，螺旋聲，他便意識到一種可依戀的平靜了。那小徑的磚頭已經磨成一種淺淡的薔薇色，上蔭着輕輕擺動的紫丁香花的樹枝。盡頭處有一棵野葡萄的喬木，和一張古舊的條凳。那喬木垂蔭沈沈，充滿着長壽安寧的情感。在這只見新房子，紅倉房，以及連綿長着鮮莖麥子的地面，這種喬木就覺得古蒼古色而含有神祕了。

*

*

*

*

而且台階上還放着漂白的鯨魚脊骨。蒲風這就迷惑了。他走的地方這麼多，而且走的這麼快，所以常得坐下來想一想，他到底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而現在呢——是呀，這裏是哀奧華。當然的。可是那種鯨魚脊骨分明是新英倫人才有的。」

還有那海螺，那在大廳裏的桃花心木的桌子，也是新英倫人才有的。大廳地上鋪着一條百衲毯，密司李佛斯就從那條毯上引他到電話那邊去——乃是一具舊式的壁機。蒲風看出密司李佛斯有意從大廳背後一重關門裏避了開去，避到一個種着石竹，三色堇和威廉梨的園中。

「請接接長途電話。」

「我也是長途，也是短途，也是——」

「好吧。我是蒲風。參加橫全洲的比賽的。我要同密執安州底特律城通話——馬拉
汽車公司——總經理辦公室。」

他等了十分鐘。他坐在一把鴛鴦椅的椅沿上，感到自己的肥胖，不靈動，並且非常的齷齪。他大着胆離開他的坐椅——深恨自己的脚步太響——站到一間房間的門口，他想到李佛斯家的所有財產都在裏面的。靠着一個弓形窗的一角，彷彿是一個神堂。在一只真正古毛布的沙發頭頂，掛着三張畫像：居中的是個男子像，畫的很好，宛然是個一

八五〇年的新英倫人物——落腮鬍子，冷酷的白額頭，羅馬鼻，端整的三角形胸服。右邊是一幅水彩畫，畫着一座房屋，白色的門，狹狹的屋檐，小小的窗口，背景是白沙碧水，水旁泊着一隻摩托船。在那房子的旁邊的棚木上，釘着一隻船的名牌——班尼拿·斯巴洛。

畫像的左邊是一個人的新近放大的相片，從他的鼻子的羅馬式上看，頗有些像一八五〇年的地主，可是比較瘦弱，比較倨傲，大約是個美貌的老執褲子，拖着一條華麗的闊眼鏡帶，頭髮大約是銀白色的，面孔大約是深紅色的。

沙發旁邊擱着一張大理石面的茶几，上面放着分明是那天新摘下來的香豌豆。

總局叫通了，蒲風已和馬拉汽車公司的總經理在說話了，他已經一連兩天兩夜坐在電報收信機旁邊，注視着他的風馳電掣的前進。

「喂，經理。我是蒲風。在哀奧華阿保其拋錨差不多一點鐘。想來弄得好。可是要打伊里諾阿和印第安納過了。唔？放熱器漏哩。再見！」

他問了問通話費，便漫步到花園裏去。他那時本該趕快走開去睡一歇的，可是他

再要看看奧理拉，好把她那冷峻的神情記個明白。她正好迎面走來。他就折回了，柔順地跟着她的背影，走過大廳，到了前面的台階上。在那裏，他叫住了她。因為在他到紐約之前，洛伊和那車子是儘管有得看的。

「請你在這裏坐一會兒，並且告訴我——」

「是嗎？」

「說說這些地方的事情，還有，嗯——噢！謝謝你的電話。」

「別提吧！這不算什麼的。」

「可是這也要算什麼。兩塊九角五分錢哩。」

「打一次電話要這多？」

他抓住她的手，把錢塞進她手中。她向台階上一虎坐下去，他就小心翼翼的將自己的肥軀落在她身旁。她面朝着他，容光煥發的說道：

「你真叫我奮激呢！你做的事都是我一逕要做的——跑遠路，命令人，有權力。我猜

是古代美國船主們的精神在我身上發作了。」

「密司李佛斯，我剛才看見那邊有一幅畫像。在我看，那幅畫和那張舊沙發是成了一種神堂的。還有那些鮮花。」

她略瞪一瞪眼才說道：

「是的。這是一個神堂。可是你是第一個猜着的。你怎麼會——」

*

*

*

*

「我也不曉得。大概因為幾天之前我見過些加利福尼亞的傳道會了。請你把那些畫裏面的人講給我聽聽。」

「你不能——噢，要末改天講吧。」

「改天！你聽我說，孩子！你還不曉得再過這麼四十分鐘我就要一點鐘七十哩地飛開這裏了嗎？你就假想一下吧，假想我從前遇見過你兩次，在銀行裏或在郵局裏，這回是六個月以後，我到你家來，對你母親說我喜歡堇菜。好吧。就算這麼吧。現在請你告訴我，

奧理拉·李佛斯，你是怎麼樣的人？不管什麼都同我講吧。」

她微笑。她點頭。她說了。

她現在是個小學教員，但在她父親未死之前——噫，那邊那個放大的照相就是她父親，白來德雷·李佛斯，阿保其的律師的先驅。他是小時候從考德角住來的。居中一幅畫中那個落腮鬍子的老者，就是她的祖父，徐納司·李佛斯船長，考德角上的西哈利浦人。還有那畫中的房子，就是李佛斯家的舊邸，她父親，她祖父，和祖父的父親都是那裏面生的。他們——她遲疑着，瞞了蒲風一眼才說出來——他們有一個勳章，可是阿保其人是不看重勳章的。

「你也到過考德角嗎？」蒲風問。「我記得我的汽車曾經開過哈利浦，可是除了一些白房子和一所裝着鯨魚和大尖塔的會議廳什麼都不記得了。」

「我一生的夢想就是要到考德角去。有一次，父親要到波士頓，他曾經獨個人去過一趟。這張祖父的畫像，這幅老房子的畫，還有傢具什麼都是他那一次帶回來的。他說那

地方什麼都變了，他看了很傷心，從此再也不要去；後來，他就死了。我正在貯蓄錢，預備回東方去的費用。我是相信德謨克拉西的，可是像李佛斯這種家庭，應該給世界做個榜樣，所以我要再去看看我們自己人。」

「你的話也許對。我是農民人家出來的。簡直就從泥土裏出來！可是不知怎麼的，我能從你身上看出你的家世，正如從你祖父畫像上看出來一樣。我恨不得是——好吧，那也不要緊。」

「可是你也是個貴族呀。你會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剛才你在打電話，我看見我們學校的校長，他說你是個貴爵，是個英雄，又是個——」

「好了！得了！聽我說！算了吧！現在有許多人都造我的謠言，尤其是報館裏的人，就因我開汽車開得快。我現在所需要的，就是像你這樣一個人——優美，精明——好叫我認識自己是怎麼一個粗胚子。」

木

木

木

木

呢。」

她拿清明的眼睛看着他沉思着說道：「我怕阿保其大多數的青年都當我擺架子

道：「那是有的。這就是他們膠住在阿保其的緣故了。」蒲風探索着她的眼睛，默想着道：「我說不定有點地方可算我們是相像的不是：我們都不能認勞苦爲滿足。大多數人是連他們爲什麼活着也從不會想過一下的。他們猜想，揣度，假定，也許有一天會得好起來，可是——嘆的一下——他們死了。你同我呢——我好像——好像認識你好久的了。你以後會記得我嗎？」

「噢，當然。一點鐘七十五哩的人在阿保其是不多的呢！」

洛伊·本德的聲音正從大門口吼進來：「兩分鐘裏預備好，老板！」

蒲風站了起來，套上他的手籠和革大衣。她嚴肅地看着他，他迫切地說道：

「要走了。明天我就要有幾分緊張起來。那時候你會想念我嗎？你會把你的想念寄

給我嗎？」

「是的！」——很寧靜地。他拔掉他的大手籠。他拿住她的手，覺得它很柔弱。於是他走了，行過了小徑，爬進了汽車，向洛伊問道：「油呀電池什麼的都看過了？」

「您不用操心。我們什麼都弄舒齊了。」汽車行裏的人說。「歇過一會了嗎？」

「是的。坐在樹底下歇了一會。」

「看見你同奧理拉·李佛斯談——」

洛伊打斷他：「好了，好了，老板。走吧！」

蒲風聽完汽車行裏人的話：

「好女子，奧理拉是伶俐得馬鞭子似的。真是漂亮人。她是這裏生長的。」

「密斯李佛斯是同誰訂婚的？」蒲風冒昧的問。

「那個嗎，我想她大概要嫁給陶孫牧師吧。他是一條乾癟了的老桿兒了。可是他是從東方來的。她將來有一天教書厭倦，他就會把她抓上手了。常言道，結婚太急是要到里

諾（註）去後悔的。」

「這話對了。賬算過了嗎，洛伊再見。」

蒲風走了。五分鐘之後，他已在六零四分之三哩路之外了。他心裏只有一個思想，就是彌補耽誤的時間；他眼裏沒有別的東西，只有速度表，引火桿，以及迎面衝來的道路。

天黑不多會兒，他向洛伊大聲道：「來吧。接過去。要睡一回。」他睡了一個鐘頭，這才掙扎着醒過來，像個瞌睡的小孩子，拿指節掏了掏眼睛，把速度表看了看，便一隻手放在柁輪上，向洛伊嚷道：「好了。你過去吧。」

*

*

*

*

到黎明，除開要維持牠（汽車）在極速度前去的驅迫之外，天下就再沒有什麼東西存在了。地面已被一重叫吼和速度的牆壁和他隔斷。雖當他衝進哥倫布廣場，成了打破記錄者的時候，也還是引不起人類的感情。

他馬上就去睡；睡了二十六小時零一刻；然後，穿着美麗的衣服，修着俱樂部式的頭髮，他去赴爲他而設的宴會，對着一班善奉承的百老匯路青年汽車經紀人紅着臉，作了

一番非常之不連貫的演說，因為他那時什麼都不記得，就只記得八天之內要趕到舊金山。原來他要坐船到日本，去參與環繞本島全岸的汽車比賽。他想在他回國之前，與理拉。
 • 李佛斯一定已同陶孫牧師結過婚，並且到考德角去作新婚旅行了。她想起了面帶油膩的胖子們，心裏一定只覺得厭惡。

他要到考德角去一趟，但是時間只容他當天來回；他想坐汽車去比火車快。將來到舊金山路過，他要和奧理拉再聚一個鐘頭。他如果能彀和她談談她的祖處，她大概更會歡喜他些。他可以拿那地方的照相送給她，或者從舊邸裏帶一張舊椅子給她。後來他汽車打西哈利浦的前街開過，他見那房子果然和奧理拉畫中的一般，木棚上也還釘着那破船的名牌，班尼拿·斯巴洛。

再過去，有一家單間門面的店舖，招牌上寫着：「蓋亞士·皮爾斯雜貨店」幾個字。走廊上有個小個兒的人在那裏閒坐。蒲風慢步走上前去，看見那人是很老的了。

「早安。這位就是皮爾斯船長嗎？」蒲風問。

「我就是。」

「嗯，那個——船長，你能告訴我現在李佛斯公館是誰住的嗎？」

「什麼公館？」

「李佛斯。就是那邊那所房子。」

「嘿！那是坎德利家的房子。」

「不過原來是李佛斯家造的。」

「不，不。那所房子是齊法斯·坎德利船長一千八百十年造的，一徑是姓坎德利的

住在裏面。我不會不曉得。坎德利家是我的親戚。」

「可——可是姓李佛斯的住宅在那裏呢？」

「李佛斯，嘿，我們你是從西方來的嗎？」

「不。你怎麼當我是西方來的？」

「李佛斯搬到西方去了。白來德甫·李佛斯。你就是說他不是？」

「你的朋友——」

「不。不過偶然聽見他。」

「好吧，我來告訴你。這裏從沒有李佛斯的一族。」

「什麼？」

「剛才說的這個白來德雷·李佛斯的父親，自號爲徐納司·李佛斯。可是天曉得，徐納司的真名字是弗奈阿·李比羅。他不過是個葡萄牙的水手。後來這弗奈阿，就是徐納司，成了破船的難民。他原是小漁船上的水手，可是喝醉了就要窮凶極惡。他是從威德角羣島來的。」

「聽說白來德雷·李佛斯的祖宗是有名的貴族，最初坐五月花(註二)到美國的。」

「也許是的，也許是的。我想是在牙買加喝紅酒的貴族吧。可是他們並不坐五月花來——徐納司·李佛斯是坐今尼斯密斯兩桅船來的。」

「我會聽說徐納司賤這所房子——這所坎德利住宅。」

「他怎麼孩子，如果徐納司或是白來德雷曾經踏進過那所房子的門檻，那一定是去買木柴或是賣龍蝦的咧！」

「可——可是那徐納司是怎麼一個相貌的？」

「結實，面孔黑冬冬——道地的葡萄牙人。」

「他不是長着個羅馬鼻嗎？」

「他嘿！鼻子像青魚一般咧。」

「可是白來德雷長着個羅馬鼻。那是從那裏來的？」

「娘傳的呀。她是美國人，可是她家人也沒多大身分。這才她會嫁給徐納司。白來德雷一向就會說騙。八年前他回到這裏來過，吹說他是坎薩斯一等闊人了，或許是說米爾窩基吧。」

「他那次來有沒有買了一張坎德利公館的畫去？」

「確實。他曾找了個頭等畫家畫了坎德利公館。他又向我買了兩件東西——一件是馬鬃沙發，一件是高爾德老船長的畫像。」

「那畫像裏的高爾德船長是不是羅馬鼻的？還有落腮鬍子，神氣很莊嚴？」

「正是正是。白來德雷對你說什麼，孩子？」

「沒有什麼！」蒲風感歎道。「那末那李佛斯也不過是個平常人家了，和我一樣的了？」

「平常嗎？白來德雷·李佛斯。他父親曾經送他到陶頓去讀過一年模樣的書呢，可不還是一樣，這裏是無論坎德利，皮爾斯，或是童尼家的狗都不會去咬他的。你隨便找個城裏的前輩問問看吧。」

「好的，可是——謝謝你。」

後來他走在阿保其的街上，一個魁梧溫厚帶着高統帽的人兒，並不惹人注目地打

灰塵裏鑽過去。」

那時離開阿保其支路火車開回去和下班西行快車相接的時候只有五十一分鐘。他揪了一回鈴，在前門上敲了一回，這才繞到了後門，看見奧理拉的母親在那裏洗飯帕。

「記得我是新近路過這裏的嗎？賽車的？我要和密司李佛斯見面一會兒。」

「你見不到，她在學校裏教書。」

「她什麼時候回來？現在四點鐘了。」

「也許馬上來，也許要到六點鐘。」

火車是四點四十九分開的。他坐在前面台階上等。及到四點二十一分，才見奧理拉從小徑上走來。他就向她奔去，一手拿着錶，不等她能夠開口，便同倒水一般地：

「記得我嗎？高興極了！不到廿八分鐘就要趕舊金山的火車，搭輪船到日本。也許經

過印度，高興見我嗎？你別叫李佛斯吧，只叫奧理拉。只有廿七分半鐘了，高興嗎？」

「怎麼——怎麼——是——的呀——」

「想我嗎？」

「當然。」

「望我再過這裏嗎？」

「你是這麼自私的！」

「不，趕快吧。只剩廿七分鐘了！想過我回來嗎？噢——說吧！沒有聽見日本輪船放汽

叫我們去嗎？」

「日本？」

「喜歡去看看嗎？」

「怪喜歡的。」

個一和個六十二

「那末同我去好嗎？我叫牧師到火車上找我們。你打電話到底特律，就會知道我的底細了。來吧！快同我結婚吧！只有廿六分半鐘了。」

她只能拿耳語來回答，「不。我不能有這想頭。這原是我巴不得的——我曾經想念你——和那美麗的冒險——去跑遍半個世界。可是母親決不肯答應。」

「你母親跟這有什麼——」

「什麼都得她管！在我們，個人是不重要的，家庭才是神聖。我總得顧念父親和老祖父，以及歷代的祖宗，他們留下了比個人幸福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噢，就是門風呀！」那時蒲風當着她這樣的祖先崇拜，怎麼還好說實話呢？他就禁不住道：

「可是你自己願意嗎？奧理拉！只有廿五分鐘了！」他把錶塞進袋裏。「聽我說。我要同你親個嘴。我馬上要到七千哩外去了，我實在受不了，除非——到那邊葡萄樹下和你親個嘴！」

他就把手指插進她臂膀底下。她抗拒着走上前來，不住央告着「不，不要，請你！」直至他拿一吻把她的話掃開去，而在那一吻裏，她早已把方才說的拋到九霄雲外，只摟着他央求道：「啊，你不要走吧。不要丟我在這死一般的村裏。你登在這裏——等下一班船

走吧！

「我非趕這班船走不可。我是趕去參加大比賽的。走吧！」

「那末衣服帶——不帶呢？」

「路上去買吧——到舊金山！」

「不，這不行。除開母親也還有別的事情要想。」

「密斯脫陶孫不是真捨不得他嗎？」

「他是很文雅很體貼的，而且學問真個好。母親要他到考德角去當牧師，她想這樣我許可以承接祖宗的一脈，真正做個李佛斯姓的人。」

打斷她這話的是他摸過她臂膀背後去的一雙手，以及異常誠懇地搜索着她的眼睛的一雙眼睛。

「你對於祖宗是不會感覺厭倦的嗎？」他嚷道。

*

*

*

*

「不會的呀！不論我是什麼人——他們總是光榮的。有一次在他統帶的一條快船上起兵變，徐納司·李佛斯他就——」

「親愛的，天底下並沒有什麼徐納司·李佛斯咧。他是一個葡萄牙的僑民，姓李比羅，叫弗奈阿·李比羅。你屋裏那張畫像實在是一個高爾德船長。」

她從他的摟抱裏脫了出來。但是他仍舊說下去，同時嘗試着拿眼睛和聲音使她明白自己的懇切：

「老徐納司是個肥矮的黑漢子，破船落難的，生得並不很漂亮。你家裏第一個真正的貴族就是你。」

「慢點！你是說——是說這事情是沒有一點真的了。可是那李佛斯公館呢？」

「也沒有什麼李佛斯公館。畫裏那所房子一向是坎德利家的。我剛剛到考德角去過，知道——」

「你是說你到那裏去問——」

「我本想帶給你——唔，帶點你祖處的新聞給你的。」

「那末都是假的了？關於李佛斯——」

「都是假的，我本想不告訴你。你如果不信我，可以寫信去問問看。」

「哦，不要吧！慢點！」她喃喃的道：「可憐的爸爸呀！我是愛他的，哦，是這麼的愛他的，

可是——我知道爸爸說的是——謊呀。可是決沒有惡意，只不過要我們拿他來自傲哩。

密斯脫——你叫什麼名字？」

「蒲風。」

「不，不，我的名字呀！」

「吉姆。」

「吉姆——好的，來吧。」

他跟着她的快疾的脚步去到屋子裏，去到那放畫像的房間。她從「徐納司·李佛

斯」看到「李佛斯公館」的畫。她拍拍她父親的相片的玻璃。她從手指上吹去塵土。她

嘆氣道：「這裏有靈氣，這麼厲害的靈氣！」

他帶着一種並不莊嚴的嚴肅叫道：「密司李佛斯，你肯和我在這裏和加利福尼亞之間找個地方結婚嗎？」

「是的。」——他吻她——「如果你能叫」——她吻他——「母親了解。她是有朋友的，並且小小有點錢。沒有我她也過得去。不過她是相信那種貴族神話的。」

「我可以對她撒個謊嗎？」

「怎麼，一次總可以的。」

「我要告訴她說我母親是哈利浦的坎德利姓。那末我就身分抬高多了，可是趕快吧——特別要趕快！只有十三分鐘了！」

從大廳裏傳來密昔斯李佛斯的焦急聲音：「奧理！」

「啞——唯，母親？」

「如果你同那個人要趕火車的話，你不如早點動身吧。」

「怎——怎——怎麼，」奧理拉氣喘着說；然後，她的微笑映照着蒲風：「我馬上收拾行李去。」

「都收拾好了，奧理。我一看見那壞胚子又來了，早知道他是忙着要走的。可是我想你走之先總可以讓我知道我的女婿的名字，他也得告訴我一聲，拿我開玩笑是只好一回的。我當然不曉得你到那裏去，可是我知道你是愛他的，現在只有十一分鐘了。你還是趕快——趕快——趕快吧！」

（註一）里諾（Reno）是美國尼佛達州（Nevada）的最大城市。這裏關於離婚的法律最寬，且客籍人只須在

道里住四個月，就可向本地法庭請求離婚，故一般要離婚的人都住到這地方來，因而有「離婚都市」的稱號。

（註二）五月花（Mayflower）船名。一六二〇年九月六日，英國清教徒一百零二人為求信教自由，從普里穆

斯（Plymouth）乘五月花到新英倫，其後即成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居民的一部分。

嘉烈與列翁朵

法國 Duhamel 作 馬宗融譯

杜亞歐爾 (Duhamel) 是法國現代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生於一八八四年。他是醫生，但早年就很有詩名。一九〇六年，當他二十二歲時便與許多後來非常著名的詩人如 Charles Vildrac, Rene Arcos, Henri Martin Barzun, Alexandre Mercereau 和 Jules Romain 等在克萊代 (Creteil) 地方組織一個文學團體叫作 l'Abbaye，爲要保持他們自己著作的自由，於是排字印刷等事都是他們親手從事；l'Abbaye 出版部印行過不少的詩集，於文學運動上給予了很好的影響。

後來復從事小說的寫作，尤其是描寫歐戰中傷兵苦痛情形，使他的文名益盛。因他是個醫生，隨軍治療，所見所聞實多慘不忍言者。所以他的著作殉難者的生活 (Vie des Martyrs) 最爲膾炙人口。凡論到戰爭文學的都

推重巴比塞多爾日勒 (Roland Dorgèles) 和杜亞默。有人說巴比塞描寫戰爭充滿着反抗的精神而杜亞默則充滿了憐愛的精神，這是確論。這篇嘉烈與列翁就是他的殉難者的生活的第一篇，可以作此論的備證。

他在一九二八年曾到美國去過一次，歸來作了一本未來生活的大觀 (Scenes de la vie future) 對於美國文明頗有不滿的批評，他說：「美國並非在種種立場看來都是一個新進的國家，像許多人愛說的。就物質文明說，美國比我們各國都老，老得突然，或許並非真實的成熟，它今日即已把我們未來的生活情景演出了多少來。……」更著有歐洲的誠實地理 (Geographie Cordiale de l'Europe) 一書，描寫荷蘭，丹，挪，瑞，芬蘭等各國，對於歐洲文明頗表其依戀之意。

作者對於文明問題有一貫的主張，曾著有文明 (Civilisation)，世界之獲得 (Possession du Monde) 等等，以為文明應在人心，若不在人心，便無所謂文明。人類的幸福則在深澈地，親密地，神秘地了解世界。

到他寫被放棄了的人們 (Les Hommes Abandonnés) 則多寫下層民衆的生活，有人批評他是很受了俄國大小說家陀斯妥耶夫斯基 (Dostoevski) 的影響。

他對法國文字主張簡潔，純淨，而平實，反對其惡俗化。這些都可以在隨時發表的論文演說中見着。

他們來到了這裏，好像兩個同時遞到的郵包，好像兩個雜亂可憐沒有好好包裹而為郵局亂摔過的郵包。兩個纏裹在一些布單和毛毯裏的人類的形狀，用皮帶細縛在兩個奇怪的器具裏，其中一具還是把人完全蓋住，簡直像一個鉛皮和鐵絲製成的棺材。

他們那樣子真看不出年紀來，或者他們倆難道沒有一千或更多的年歲，和被細繩縛住躺在石棺裏的「木乃伊」的年歲一樣？

把他們洗了，梳了，身上髒東西剝了，留神地放到在乾淨的被單裏；這才看見他們當中的一個尚保持一付老年人的面貌，另一個還只是個小孩子。

他們的床同在一個灰色的病室裏對面放着。只須一進去，就會立刻看到他們：極大的災難給他們倆添了一種骨肉至親似的神氣。在他們旁邊，其他的受傷者，都顯得又幸福，又健康。但是，在這樣痛苦的居留中，他們真是帝王了；他們的睡處環繞着一種尊敬，靜肅，也直與帝王尊嚴無異。

我走近較年輕的一個並躬下身去。

「你叫什麼名字？」

一種低微的聲息滲透了祈求似的眼光回答了我。我所聽到的差不多是：馬……西……

容……篤。這是一種呻吟而帶着些抑揚的調子。

必須經過一星期後我方才懂得這新來的孩子名叫馬利·列翁朵。

對面床上比較是清楚一點。我看見一個小小的缺了牙齒的頭面。從那鬍鬚的叢中吐出了一副鄉裏人的口音，聲帶滯澀，但哀楚動人，又幾乎像和諧的樂聲。在那裏有個人名叫嘉烈。

他們不是從同一的戰場上來的，但他們差不多同時受傷，又受的是同樣的創傷。他們兩個都是被子彈把大腿打斷了的。偶然的機會，竟把他們聚合在一個同一的遠距的衛生隊裏，在那裏他們的傷口才停止了惡化，從那天起他們就再沒有離開了，並且池

們畢竟都得到醫生用他的藍色的眼同樣地看視了。

醫生把他們兩個都細看了，他只有搖搖頭的，確，這真是困難的工作啊！只有問他們誰死在第一，倘若這斷定他們兩個不得活的理由還有很多。

這長着白鬚鬚的人靜靜地把他們看着，翻過去翻過來弄着他手上的解剖刀。

只有這樣鄭重討論之後，才能有些心得。一定要靈魂離開，因這時不是它的時候。（譯者按——此係說宜用麻醉劑之意）現在須用刀把肉分開，把損害的程度弄明白，並作一切應有的工作。

兩個夥伴都睡去啦，由這可怖的睡眠，使每人都好像一個死屍。從此競爭就開始了。我們用手掩護着這兩個身體，要從我們手上拔去可不是容易的。

經過了時時想發嘔的不安眠，經過了最初的尖銳痛苦，我漸漸發見了兩位新朋友。

這是要很多的時間和很多的耐性的。換藥的時間是應仁慈的。人是精赤條條的，睡在棹上。我們看見他的全身，崩裂着的各大傷口，焦慮和希望的對象，也全部露着。

下午並非不適宜於會合的，但這又是一回事。安靜已得到了，這兩個人已不是僅僅有一隻痛苦的腿和一張呻吟的口了。

嘉烈立刻就有了進步。他算作了一步真正的躍進，是時列翁朵似乎還在哼哼不已的昏迷中。嘉烈已在用親切而深刻的眼光向我包圍了。他對我說：

「一定要把所有應做的都要做到。」

列翁朵還只能哼出一句幾乎吐不清字音的話：

「再不要把我弄痛啦！」

自從我能夠聽得清，並懂得那孩子的話後，我就用他的小名叫他。我對他說：

「你好一點了嗎，馬利？」

或是說：

「我喜歡你啊，馬利。」

這種親密和他很對勁兒，爾汝的稱謂（法人對一般人稱「你」時用 *Vous*。如北方話的您，以表示客氣；親密的朋友或家人稱「你」便用 *tu* 和 *toi*。這有個專名，即 *tu-toi-ment*——爾汝的稱謂——）也鬥着他的心眼兒。他很能猜到我只對極感痛苦的人才稱「爾汝」並且我愛人多偏向的。於是我對他說：「馬利，今天你的傷口很好啦。」所有的人，在醫院裏都同樣叫他馬利。

到他不肯聽說時，我便說：

「『您』真沒有道理，列翁朵！」

於是，那時他的眼睛就裝滿了眼淚。有一天我又得要叫「列翁朵先生」於是使得他非常憂愁，只因我立刻就改了口……他到底忍住不去怒叱看護士，也不在紮裏時極聲呼叫，因為他知道那天我若對他說：「不要叫啦，先生！」——僅僅叫先生——那末我

們的關係就會吃緊起來。

自從最初的幾天，嘉烈就表示他是個男子。在我進療治室的外間時，我看見他兩朋友一個靠近個地睡在他們各人的放在地下的病床上。嘉烈從被底伸出了一隻瘦極了的臂膀，向馬利作了一番關於勇敢和希望的真正演說。我聽見他那戰抖抖的聲音，再看他那副無齒乾癟的面孔，還露着一些微笑，我覺着一點奇怪的東西梗塞在我的喉嚨裏，而列翁朵此時正閃動他的眼臉好像一個孩子方在挨罵。於是我就出來了，因為這是他們兩個在地上睡着，所有的事，與我不相干，我是個上好的，立着過日子的。

嘉烈自此便感着有權以勇敢教導列翁朵了。

當把他抬在療治室的時候，他和別的人一起睡在地上，等候着他的輪次，他很少說話。他嚴重地向他週圍瞧着，若目光接觸到我同事的人們時他就微笑一笑。他並不高傲，

但却不是和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談話的人。在這裏不是來開玩笑，是來受痛苦的，所以嘉烈是想著盡量地受苦。

當他覺得他沒有大準備時，他就預告我，對我說：

「我今天沒有我的全部力氣。」

大半總說，「他有他的全部力氣。」可是他那樣地瘦，那樣地可憐，那樣不稱於他所負的巨大的責任，有時迫得他不得不退却，但是他可退却得很光榮很偉大。他剛才說：「我的膝頭很痛啊。」他的話差不多收煞得像叫喚了。於是，感着他要和別人一樣地號叫了，嘉烈却哼唱起來。

這是第一次出的事，我也不很懂是怎麼經過的。他不斷地儘說這句話：「呵！膝頭痛啊！」於是，漸漸地，我感着這番悲嘆成了真真的音樂，足足有五分鐘之久，嘉烈哼了一場可怕，可贊，刺耳的歌唱：「膝頭痛啊！」自此他就成了習慣，只要他一覺得沒法靜默，立刻就哼起來了。

在他的發明中，他總重複那些老調子；我很願不去看他的臉當他起首叫：「他也不好看也不大，我的玻璃杯。」並且，爲不要去看他，我只好藉口有很多事要去做，這條腿麻煩得我也夠啦，一定要非常謹慎去施行手術啊。

我把「所有應該的都要做到」於是，深深地，不止一次，我把那灼膚的碘酒搽進了傷口去。嘉烈感到燒灼；到一點鐘過後去走他那隻角落經過時，我一側耳便聽見他用戰抖着並很和諧的聲音，翻來覆去哼出這句話：「他給我放了碘酒啦。」

嘉烈對於表示勇敢是很得意的。

今天早上，他像是一點力氣也沒有，我只有趕緊完事並塞住了耳朵。可是一個外邊人走進了病室。嘉烈輕輕轉過了頭來，他看見這參觀的人，於是把額顛用力緊蹙，他唸道：「他也不好看也不大，我的玻璃杯，哦！」

這位先生眼含着淚瞧住他，他越是瞧住他，嘉烈越是報以微笑，微笑，一面兩隻脛彎

似的手緊持住棹子的邊緣。

列翁有的的是堅強的牙齒。嘉烈却只剩得黑色的牙根。我對此心裏難過，因為一個斷了腿的人應該具一付好牙齒。

列翁還是個幾乎快死的人，但這幾乎快死的人可吃得。他用一口好牙齒盡力嚼肉；他用獸似的力去咬，就像啣住些堅韌的東西在扯。

嘉烈，他本可多吃；有什麼辦法呢，一口的老牙齒？

「可是，」他又說道，「我自來也沒有好好的肉食過。」

因而更喜歡吸烟。因為他是永遠仰着睡的，他便想到個法子，把一個厚紙匣的蓋子擺在他的胸膛上；烟灰就落在裏面，於嘉烈吸烟時，不須動，就能乾乾淨淨的。

我看了這些烟灰，這些烟子，這個憔悴的黃臉，於是我心裏十分難過地想，只是想活着是不夠的，還須要有副好牙齒。

受苦也不是人人都會的，就是會，也應曉得用怎麼的好法子使得不失光榮。嘉烈只要一輪到棹子上，便向他週圍一望，並問：

「今天沒有人替我把頭壓一壓嗎？」

要是沒有回答，他就現出一點苦惱的樣子又再三問道：

「今天那個來替我壓一壓頭呢？」

於是一個看護婦走進來，用雙手把頭給他捧住並用力接着。我可以動手了：只要有
人「替他把頭壓住，」嘉烈就很好的。

列翁朵沒有同樣的習慣。一定要握住別人的手。在他找不着手可握時，他就號叫：
「我要跌下去啦。」

沒有法子向他證明他是在一張牢固的棹子上，用不着有一點害怕。他要找手握，他
叫喊，額上汗只是流：「我很覺得我要跌下去啦。」我於是指定一個人替他拉住手，因為

人不能吃那差不多，偶然的痛苦。

每個人有他的叫法，當換藥紮裏時。貧乏的只有一種叫聲，一種簡單的叫聲應用於一切情形。他們使人想到女人，當她們生孩子時，種種的痛苦，她們不厭千遍地用那一種選定了的叫法呻吟。

嘉烈有很多的叫法，各不相同，在替他揭去綳布的時候和用鉗子的時候他不說同樣的話。

到極痛時，他大喊道：

「哦！膝頭痛啊！」

然後，等到痛過了的時候，他擺了擺頭連連道：

「哦！我不幸的膝頭！」

在把他的腿揭開來的時候，他怒號道：

「是這隻腿啊，現在！」

他不住地儘說這個，一秒鐘也不間斷。卽至醫治到他脚跟下驟發的傷口，嘉烈起首喊了：

「又有什麼，這可憐的脚跟！」

結果到他哼唱累了，他就緩緩地，規則地喘着說：

「他們不知道這是怎麼樣使我痛啊，這不幸的膝頭……他們不知道這是怎麼樣使我痛啊……」

列翁朵，比起嘉烈來不算，也絕不能算小孩子了，於叫喚一道可真是貧乏。但是，他聽見他的朋友的呻吟，他就記住了，並就借用他的。我聽見他也這樣叫起來：

「哦！不幸的膝頭……他們不知道這是怎麼樣使我痛啊！」

有天早上，他又直着嗓這樣大叫，我就鄭重地問他道：

「爲什麼你要和嘉烈作一樣的叫法？」

馬利只是一個鄉裏人，但對我表示出一副真正受了難堪的臉色：

「這不確當啊！我沒有和他作一樣的叫法。」

我不再說下去了，因為沒有那樣粗糙的人，什麼刺戟都感不到。

馬利告訴了我的生平和他所居的鄉間。只因他不大會講話，都是模模糊糊咕嚕完的，所以時時要重述這同一的話：

「我做工真苦過來，苦得像牛馬樣。」

我真意想不到曾經有過一個馬利·列翁，是個無病的少年孩子，堅實地立在犁頭的兩柄間工作。我只認識一個睡着的人，我真沒法想像到他是個什麼身量和什麼樣子，假若有人能使他站了起來。

馬利在出戰的責任他也很盡得到了：「他一個人獨自與車留在後面。到他已經帶了傷了，德國人用靴子大踢了他一頓……」這就是我最確實的調查結果。

列翁朵，有些時候，停止了絮絮的話，却注視着天花板，因那裏就是那終日仰臥的人底極遠處和天際線，在長久而輕鬆的寂靜後，他又看看我，重說道：

「難道我不要有些勇氣就能和車子留在後面嗎？」

一定不易的，列翁朵有過勇氣，我要人們知道啊。有了外邊人來，當着換藥的時候，我便指馬利與他看，他已是要叫喊了，我便解說道：

「這是馬利！你知道嗎？馬利·列翁朵！他的腿打斷了；但這個人曾經有過很大的勇氣：他一個人和車子獨留在後面！」

這些外邊人都搖幌着腦袋贊賞，於是馬利就忍住不叫喊了。他臉紅了一點，頸子也粗了，因為高傲。用着兩眼，他作一個小小的表情，好像是說：「是啊，獨自一個，僅僅獨自一個和那些車子！」就在這一頃間，包紮已差不多停當了。

一定要所有的人都知道馬利曾經獨自一個與車子留在後面。我願要去向政府的卸金委員會把此事證明。

嘉烈只上了一次火線，他立刻就受了一彈，他仍舊撐持住不動，因為他那時蘊蓄着很多的勇氣，可是要在這醫院的牆壁內來替牠消沒了。

他又前上，經過一處廣大的甜蘿蔔田，他和着別人一起跑，前面是薄薄一層白霧。陡然，卡喀！他倒下了：他的腿已斷了。他就倒在那些肥厚的葉子裏，地上是水脹脹的。

沒一會兒，一個小軍官轉來並對他說道：

「我們要回到戰壕裏去，遲一下就來接你。」

嘉烈只簡單地說道：

「請你把我的袋子支在我的腰下。」

晚下快到了；他鄭重地預備着在甜蘿蔔田裏過夜。他就在那裏過了一夜，只有微微的冷雨和他作伴，他着實地思索，直到次日早晨。

這是很可慶幸的，嘉烈到醫院來仍還有很大的勇氣，因為他需得着勇氣啊。繼續所施的各種手術，換藥，一切等等把什麼硬漢也要磨折下來。

嘉烈是抬在棹上躺着了，在他的目光裏，我覺得他有了個差不多是快活的樣子的決心。今天，「他有他的全部氣力，十足無扣。」

但是我却偏偏沒有多大事情可做，沒有多少痛苦給他。剛不過他才把眉頭蹙起的功夫，我已收拾好他的器具並綑紮得好了。

於是嘉烈大大地微笑一下，大得來在他那瘦小的面孔上直容不住了，他問道：

「已經完了？已經完了？又搽上以太啦，至少這是有點刺激的，有點刺激的呵！」

他知道，嘉烈，他知道今天沒有用得上的勇氣到明天就算不得什麼了。

明天，以至此後的日子，嘉烈都要告求他精神上的餘蓄，以助身體去熬受痛苦，以待自然的恩赦。

一個會泗水的落在了汪洋大海中善用着他的精力，奮勵着他的四肢，使長時間都能浮在水面上。但是怎麼辦呢，天啦！若是在天際總看不見陸地，甚而天際以外都還看不見時：

這隻腿壞到折骨透髓了，有着這隻腿的人似乎漸漸要被毀敗了，因而我們把它望着發愁，就是白頭的醫生也把他一對淡藍色的小眼釘在那隻腿上面，慣於估定生命上的事情的這對眼此時也猶豫，猶豫。

用含混的話，我同嘉烈談起了他的那受毒而有礙的腿。他崩開那無齒的口笑了一笑，一下他就決斷了：

「若是它有礙的話，這不幸的腿，那末只有把來切掉囉。」
經過了這個同意，我們無疑地就如此決定了。

這時，列翁朵倒漸漸有些起色了。

仰面臥着，還裹着布支着鉛皮桶，圍緊了坐墊，可是他的神氣好像一隻船只待天亮潮一漲就可動了。

他胖了，真是希奇事，可漸漸反顯得輕快起來。他學得不再號叫了，這不是他的微弱的精神提高了，而只是他這身體餓飽了，更壯了。

他本也具有的人應該雄壯點的觀念。只要我聽見他一叫喚，在那與他換藥的潮溼的病室裏，我便瞧住他與以激勵道：

「應該勇敢點，馬利！做得雄壯點罷！」

於是他蹙住額，做起個醜臉兒問道：

「叫我怎麼說呢，『王天爺』？」

的。

馬利的廢腿所裹的鉛皮桶起了變化，酸化，折成了許多縷子，我豈有還不替他換

我把它取了下來，看了一看就丟到角落裏去了。馬利用忿怒的眼光瞧着我的舉動。在我和他上新的又牢固又舒適而外觀却不同了。鉛皮桶時，他用一種很動情的，滿含着真淚的眼瞧着他那舊桶。

這個換替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在病人生活中，沒有所謂小事情。

列翁爲他那舊鉛皮東西哭了兩天，真要很長的時間才能使他不再現討厭的樣子去看他那新的器具，才能使他不再加以嚴刻而微細的批評，唯有「專家」才懂得，才做得到的批評。

嘉烈，在此時，雖有奮勵的精神也提不起他的身體了。在他身上，要不是那僅有的微弱的目光和聲音，早已使人覺着是個死屍了。

經過一個冬天，晝夜都不得安息，他的相貌真像拖着「一把殘骸」。

他到……連他那些可憐的哼聲和勇敢的話語，如今也往往轉成啼泣之聲了。

我只有當着馬利替他換藥。工作之多和地方之小使我不得不然。馬利是鄭重而且留心的像在上一堂課樣。這確是一堂教勇敢和忍耐的課。但是，醫生突然動搖了。正在換藥底當中，嘉烈鬆開他的嘴唇，呻喚起來了，他自己也忍不住，一點也強制不了，竟放聲號啕了。

列翁朵聽了，滿腔是愁；至於嘉烈，雖知道馬利在聽，仍繼續呻喚，好像一個人醉了而含着無限的羞恥。

列翁朵擠了一下眼叫我。他說：

「嘉烈……」

於是就頓住了。

我問他，又默然地鼓勇他。

他又再說：

「嘉烈」

他又說道：

「我看見他的傷疤了！天啦！哦！他越厲害啦……」

列翁很會記醫學術語底字，他知道什麼叫作傷疤。他看見嘉烈底傷疤了。他也有同樣的東西在屁股和脚跟底下；但他眼角漸次流出的淚却是爲着嘉烈。

也因爲，他知道，並感覺他自己的傷疤是會痊癒的。

在他的輪子未到以前，聽別人的叫聲於馬利真算不得什麼。

未到棹子前他就先有多少的提防。他的筋肉都掣動了，特別易受刺激。才一動手，他就開始抽噎起來，並且不斷地叫「不幸呀！不幸呀！」這是一種天真而又習慣了樣子，用以悲嘆他的厄運的。繼而他陡然叫起來了，就像他好久沒有叫過似的，他逞心快意地叫，大張着嘴，儘他胸間所有的力吼，又像全身底力都用上了，臉紅汗流。有時不當吼時他也

吼，那怕只些微一點摩擦，叫得來斷斷續續，七亂八糟的。

於是，我不用和善與慈柔的話去勸他鎮靜，一下把聲音放大命令他住口，態度很嚴重，直不容他答話。馬利一下就不叫了，好像鼓起的一個大水泡子被人用手指觸破了。我這嚴重的命令在病室中尚有餘威。一位善良的女士一時不能明白我，張眉張眼把他望着。

但是，馬利呢，臉紅了並帶着恐懼，竟壓住他那不尋常的痛。於是，在換藥的時間裏，我竭力鼓勵着他的精神，不使爲無謂的痛苦，和別人摻着他的兩手一樣。

於是忽然就完事了。我這才向他露了個親切的微笑，使他立即舒了眉頭。

一位夫人，至少是公爵夫人，來此看望傷兵。她身上發出那樣強烈那樣馥郁的香氣，她決然聞不着這裏充滿了的痛苦的臭味。

大家把嘉烈指給她，算是院中最值得看的一個。她於是把他看看，帶着好奇的微笑，

這虛飾的微笑也自有一番美麗。

她向嘉烈說了許多愛國的話，頗暗示到他在戰線上底行爲……嘉烈不再去望住窗子，却回頭來看這位夫人，帶着肅敬而驚訝的神氣。

她於是問嘉烈她能與他送些什麼來可以使他歡喜。她的神態似聚着世界所有的財富。

嘉烈也回報一個很美的微笑；他想了一想後極謙恭地說道：

「一小塊子牛肉加些洋山芋就行了。」

這位漂亮夫人幾乎沒有笑出來。一定的，我覺着她對嘉烈的好奇心立刻就消沒了。

一位老者有時來看望嘉烈。他立在他的床前，板着一副冰冷的面孔說許多不着實的親切話：

「所有他要的都應該給與他……應該與他家裏送個電報去……」

嘉烈噁噁着抗辯道：「爲什麼要送一個電報？我只有個可憐的慈良婦人的娘；這電報去要給她一個大恐怖啊。」

這小老者兩腿插在他的透亮的長統靴子裏好似一隻雙口瓶子插着些雜色草木樣。

嘉烈咳嗽，先時不過想藉此自己鎮壓，繼後是他的氣管炎等等便撼搖起他來。

於是這位老人便彎下腰去，所有他胸前掛着的勳章都吊下來像一排乾癟了的小奶子樣。他彎腰時喘着氣，也不脫去那滿載金線的軍帽，把一隻指聾的耳朵貼在嘉烈的心上。

嘉烈的腿算犧牲了。是全被切去了，只留下一個廣闊的傷口在身軀之下。

這是一件可驚的事，嘉烈所有的其餘一切還沒有隨着他的腿離去。

他又過一天極難受的日子。

哦，生命！靈魂！你竟能戀戀於這個已損的軀壳裏呀！哦，眼目表面底小小微光！我多次看見你熄滅而又再生。你是太憂愁了，太微弱了，太失望了，因為絕不能更反射出別東西而只是憂愁，微弱，失望。

在日長的下午，我去坐在兩個床之間，靠近列翁。我給他些香煙，我們談心。這意思是我們並不說什麼，或說得很少。可是同列翁談心，說話並不必要。

馬利很喜歡香煙；他尤其喜歡我來在他的旁邊坐這麼一會兒。當我從病室經過時，他帶着邀請的意思拍着他的床好像別人，拍着椅子讓一個朋友坐樣。

自從他告訴了我他的生平和他所居的鄉間以後，他就沒有多少話對我說了。他從他的棚架上取了幾個點心，高高興興地吃了起來。

「我，你看啦，他對我說；我隨時都在吃。」

於是他笑了。

要是他停止了吃來抽煙，他又耍笑了。然後有好一會兒大家不說話。一陣一陣，馬利對我瞧着，他又復笑起來了，及到我立起來要走，他對我說：「你不會這樣忙啊，我們還可談一會兒心。」

列翁朵底腿確感着短縮了整整地十二「生的米突。」這是在我們看，我們是從上看下的。

在列翁朵呢，他只在換藥時，把頭微微抬起，比棹子稍高點，從遠遠地看去，他僅僅望見兩腿間有很小的差異。

他很達觀地說：

「這隻腿是短一點，但是用一個厚厚的底子……」

當馬利病更好些時，他用兩肘撐着起來，於是他才更明白他的殘疾的重大了。

「一定要用一隻很厚底子，」他咕嚕道。

現在列翁可坐起來了，他也能從上看下，判定他的損失大小；但他心裏快和，因感着生命的再興，他於是快慰地說道：

「這不止要一隻厚底子，簡直要一隻小橈子了。」

但是嘉烈底病却重了，很重了。

這個壯偉的靈魂只好獨自存在了，因為全軀都離畔了它。

本有一隻腿沒有損傷，現在拘攣並腫起來了。

本是尙好並有力的兩隻臂膊，其中一隻偏為膿血所蝕。

呼吸的快樂已沒有嘉烈的分了，因為咳嗽兇猛地令他在床上震搖。

背呢，本是用來休息的，背也離畔了他。背上一處一處都潰爛了，因為人並非生來永

遠仰面睡着的，是應在一天工作之後，然後再來睡的。

確實，人也不是生來挨着這副可憐的不可靠的身子來受罪的！

並且心也跳得來很危險。

肚子裏也不受活。聽罷：這肚子病得厲害到嘉烈自己已不能主宰了，在聚着很多的人前……」

雖有我們的治療，雖有我們的親切的安慰，嘉烈感到十分的羞慚至於哭泣。他常常說一個男子不應哭泣，他在極難堪的痛苦中也沒有哭過，現在爲這事愧怍得簡直痛號了；他痛號，沒有眼淚；我沒有法子能慰安他。

所有對他說的話他都不聽了。他也不應一切你去問他的。他常是失神的樣子，一種神祕的失神的樣子。

他本愛那樣傲氣的說話，現在說的喊的都只是小孩子的話和叫聲。

有時他也澈底清醒，說話。

他和我們說死，那種清晰的想像幾如身歷。

有時，他見着死……於是爲要看它，他驟然把兩眼圓睜起來。但是他不願意，他不能決定。

他還得要再受一點苦。

在暗中，我走近了他的床。他出氣竟那樣的輕，一下倒使我發起愁來，我聽，口張着。那時嘉烈突然就把眼睛抬了起來。

他要嘆氣嗎，叫啊？不！他還作了個微笑並突然說了話：

「你好一副白牙齒呀……」

於是他去作他的夢想去了，這時就像他已死了樣。

你會夢見過如此的殉難嗎？哦，弟兄，當你推犁頭在你那焦黃的田裏時？

你現在呢，挨受着五個月的苦悶，埋在這蒼白色的布單中，絲毫不受人所與的褒獎。

你的胸膛，你的裹屍布都須純潔而不受人所予的褒獎，嘉烈！

你吃苦須無目的，無希望。

但是我不願你的一切痛苦都被埋沒了。這就是爲什麼我要述說得十分真切。

列翁朵已被送到了花園裏了。我見他在那裏靠在一張帆布椅上，眼前蓋了一頂小軍帽，因爲這時已在春初的太陽之下。

他說一點話，可是煙更吸得多，他比先時更愛笑。

我瞧了一瞧他的腿；而他自己呢，却差不多不看；他已不覺什麼了。

以後他更全不在意了，結果他生活得很自然好像人是應該帶着殘廢和痙攣的腿子生活樣。

忘記你的腿，忘記你的痛苦，列翁朵！但世界却不能把它忘記。

我讓馬利留在太陽下，你看那鮮麗的紅色在他的帶有一點糖屑的頰上。

天剛亮嘉烈就死了。列翁朵明天就要離開我們。

改變

荷蘭 Ina Boudier-Bakker 作 芬 君譯

Ina Boudier-Bakker 荷蘭人，曾在荷京當過小學教師。一九〇二年，她的短篇小說集“Maachten”出版後，她始有名於荷蘭的文藝界。一九〇三年，她發表了長篇小說有希望的地。她的最好的作品是二卷的長篇小說小鏡子以及許多描寫兒童生活的短篇。在這篇改變裏，就看得出她對於兒童的心理體貼入微，特別是那些將撞人事的大幾歲的孩子。此篇以 Annes Rix 的英譯本轉譯出來，英譯曾載一九二二年八月美國出版的“World Fiction”創刊號中。這一種刊物專門翻譯全世界的不很被人注意的小民族的文藝作品，只出了四期就停刊了。

——譯者。

「還有什麼話呢？媽媽？」

「還有呀……過不了好久，我們這裏要多一個人了，要是四個人了……你和阿羅……又要有一個爸爸了呢。」

她的聲音發抖，雖然她竭力克制，彷彿很用力似的，她把她的眼光從窗那邊轉過來，看定了她旁邊的那孩子的臉。

孩子的臉色是灰白的，坐在那裏怔怔地瞅着他的媽媽。一下裏，他說不出話來，他心裏只願想着那過不了好久就要發生的事——家裏的空位子就要補滿了，這是他最盼望而且最高興的。可是這件事來得太突然了，他一下裏好像想不明白。他只是本能地想道：「那是我常常盼望的，——常常需要的，——多麼夠味呀。」

他鬆了一口氣，抬眼望着他媽媽，他忽然滿心熱騰騰地非常感動了。他感動到說不

完一句話：

「好媽媽喲……」

這當兒，突然他瞧見了些料不到的東西了——他看見他媽媽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似乎媽媽這時心裏完全沒有他，完全不會聽他——媽媽的神情有點兒不對，她那圓撲撲的臉頰上，她那大而深沉的眼睛，是那樣的冷漠，使得他心裏難過起來了。

於是他心裏起了股異樣的發冷的猜疑了，他就這麼說：

「你的神氣很不同了。」

這不是那媽媽經過了幾多躊躇終於把那件事告訴了她大兒子以後所已望得到的回答。這簡直更像是露骨的攻擊，簡直是故意不信任她，簡直是譏諷了呵。又要做新娘了——這女人的私喜使她臉皮紅了一下，可是她並沒因此而忽略了做母親的疑慮，她把眼光從兒子的臉上引開，再望着窗外那園子，她心裏就這麼想：這個大幾歲的兒子畢竟難以對付呀，他表面上儘管是什麼都不在意似的，他心裏却什麼都看得明明白白呀。

她到底追問了：「你心裏是快活呢，還是不快活？」

兒子皺了眉頭。這當兒，他又感得了一陣很難過的隔膜——覺得媽媽多少有點忌憚他；他覺得媽媽實在有點兩樣了，媽媽已經不是往常每天切麵包奶油給他的媽媽，不是那給他縫衣服，不是那夜裏坐在他床頭悄悄地說話，（免得驚醒了阿羅，）或者是因為頭痛橫在床上輕輕地拍着阿羅的那個舊媽媽了……她現在不是他的媽媽了。他知道，他想也沒有想過，就知道了。雖則他向來是心定的，這當兒，他却心頭搖搖晃晃，似乎一下裏全世界都變了個樣子了。

他忘記了自己還沒回答媽媽那句問話。直到媽媽不耐煩地再提醒他，口氣生硬地喚了他一聲「查禮呀！」他這纔渾身一跳。他回答：

「我呵……不知道。我如何會知道呢？」

媽媽坐在那邊不動也不作聲了。這困難，當真是她萬萬料不到。她滿心希求着幸福，然而她為此先倒受着說不出的苦惱了。自從她丈夫死後，那一陣悲痛既過，她就安心安

意退避在寡居的闊淡生活裏，也有多年了；直到最近，猛可地新的情苗忽動，再也按捺不下，她要擺脫那生活的黑影，她現在覺得非得對她的孩子好好地表白一下不可。

她的小兒子阿羅在窗外園子裏叫喚她。她趁此機會立刻起身到園子裏去了。

可是一到園子裏，太陽光暖暖地晒在她頸頸和背上時，她忽然知道她和她的大兒子查禮中間有一層隔膜了。而這隔膜，却又並非從他那消極抵抗來的。雖然這消極抵抗也出她意外，因為她常常聽得他老是說：「我願意我們也有個爸爸。」所以這隔膜另有緣故。這是從她自己的決心來的——她決心不再爲了兒子的緣故而犧牲了她個人的快樂，她決心不肯錯過了那天緣湊合的後半世的生活幸福。

就是這緣故呀。她想明了時，幾乎心都抖起來了。自從她丈夫死後，可不是她時常自心裏說，以後而且永久，她只要做個寡居的母親，做兩個孤兒的良母麼？她一邊這麼自訟着，一邊就蹲在她小兒子的身邊，表面上是在把什麼零件裝配到那玩具手車上，可是私心裏她想從這小兒子身上找安慰，這個小兒子還是一付天真的孩子心腸對待她，並不

像那大兒子似的用了懂得人事的眼光看着她。

二

爲的想要解解悶，查禮跑出家去，到了街上。兩隻手插在褲袋裏，他忿忿地亂闖着，心裏却回憶着他母親和他的對話——她那種吞吞吐吐，半天纔提到那話兒，她用了那些美妙的字句，就像他書上讀過的那些；而於是，突然間來了那新聞：一個爸爸。

哦，原來如此。哦，他這就快要得到他私心想望很久而且他家裏最缺少的那個東西。他的生身父死得很早，以至他幾乎記憶不真。至於阿羅呢，一點也想不起那已故的父親的容貌了，因爲父親故世的時候，阿羅尚在襁褓之中。可是阿羅也懂得要是家裏有個爸爸，那家裏的空氣就會完全不同。

不多幾年前，畢愛成·維克得了第二個父親。查禮記得那時候他自己曾經想過，他將來也能再得一個父親，而且那一定多麼有趣；而且他那時候多麼妬忌着維克呢。

那時候，他想的是：那就家裏老是多了一個人，這個人會說笑話叫他笑，這個人什麼地方都去過，會告訴他種種奇聞——而且，要是他願意，這個人會揪他在地上，會高捧他在空中，這個人凡是應該懂的事他都懂，（查禮可還沒有懂得那麼多，）他就可以時常把各種各樣話問他……

自然啦，有些爸爸是兩樣的，——那是些笨傢伙，什麼都不行。不過「這一個」應該不會是那「類罷」。可又來，現在所謂爸爸者當真來了，却不道又是那麼異樣似的，那麼嚇了人一跳，而且甚至於叫人覺着不高興呀。爲什麼呢，查禮不明白，可是那已經把媽媽弄得變樣了。他從前盼望再得一個爸爸的時候，從沒聯帶想到媽媽呀。媽媽就同愛已故的爸爸似的愛「那個人」麼？不，媽媽當然只愛他查禮和阿羅哪。

一種嫉妒的反抗心抓住了他了。對於已故的父親的一段最有聲色的回憶也浮現在他心裏了，父親攜着他的手，偻着腰，看搖籃裏的阿羅，對着這小兄弟做鬼臉，裝出有趣的聲音，並且用了深沉的柔軟的調子說着話。

好久來因爲夢想着第二個爸爸而冷淡了的對於本生父的孝心，這時在查禮心中覺醒了；他心裏的這個男人（爸爸）就此站了出來反對那個要將別人來代替爸爸位置的那個女人（媽媽）了。這當兒，孩子氣而且無理性的他，却沒想到他自己原來也是巴望過有一個別人來代替已故的爸爸。但是在這不可解說的感情的渦漩裏，他不能夠原諒他的媽媽了。他自己的嫉妒和他代替已故父親發作出來的嫉妒，這時混而爲一了。猛可地他回轉身去——他要回家去哪，好像這問題的解決只有他到了家。當他進了家門，聽得阿羅的聲音在樓上客房裏，他就三腳兩步跳上了樓梯去了。他的小兄弟正在給缸裏的金魚喂食。

「嗨，小猴兒，不知道先得換了清水這纔再喂食麼？」查禮還和氣地叫着。

「怎麼不曉得，」那小的尖朗朗的聲音回答，着急的給自己辯護，「可是你知道我一個人不好換水，瑪利又不肯來幫忙。」

「得了，我來。」查禮說着就跑到他自己房裏去取那網和那唧筒。別人是不會知道

查禮多麼寶愛他自己這一間房，這房裏，（這聖地，）有他一點一點兒積聚起來的種種小寶貝——他所採集的許多蝴蝶，許多甲蟲，和許多花草，還有關於歷史和動植物的一些書，一隻剝製過的貓頭鷹，有他在內的足球隊的照片，他同級學友的照片，他和阿羅的合照，還有他父親的幾件武器，以及一些狗和馬的照片。在那小小的壁廚頂上，（他現在正開了這壁廚的門，）還供着他父親和母親的照相。可是他並沒看他們一眼，出來時砰的一聲把門碰上。

他把那些蹦蹦跳跳的魚兒兜出那缸再放到小些的缸裏，他老是閉着嘴不說一句話兒。一尾大魚拍刺一下從網裏跳了出來，濺得兩個孩子一臉水。阿羅跳着，格格地笑着，可是查禮臉上一點笑容都沒有；他到那小小的雜物間裏抽出一隻小提桶來，就開始用唧筒抽出魚缸裏的水。他心不在焉似的工作着。

要不要告訴阿羅呢？最好讓媽媽自己說出這件新聞。他猜想起來，媽媽還沒告訴阿羅呢。可是這也說不定的。爲的阿羅這傢伙自有一功，嘴很緊。

他好幾次瞥眼看看那個專心瞧那水抽出去的天真的小人兒，于是他的神氣漸漸溫和些了。

「你認得克利司和特里愛爾罷？」阿羅說，「你知道麼，他們的爸爸有一個廠呢。哦，他個就要住到鄉下去了，是鄉下，我記不得那地名了，可是是靠近湖的。有趣，可不是他們還要有一條小船呢！他們從自己的園子裏就可以撐船出去！」

查禮手下一鬆，讓那唧筒在魚缸裏搖浮了。驀地他想起了一件事。這個新……新爸爸是幹什麼的呢？可真怪，他爲什麼不早點問個明白。於是他就着急到什麼似的。他草草地把魚缸裏再放滿了清水，一句話也沒說，心裏只在咕噥着那問題，其時小阿羅氣喘喘地一小桶一小桶的提進水來，水從水管口放出來的聲音卜卜地壓倒了一切別的響聲。等到那些魚又卜東東地跳進了阿羅所……「牠們自己的小海」以後，查禮一邊吩咐他的小兄弟收拾乾淨，一邊却立刻跑下樓去，到那坐起開裏，他知道媽媽這時候一定在這起坐間裏。

媽媽在那裏切麵包和奶油。當他闖進那屋子時，他注意地看到媽媽是滿臉不高興的樣子切着麵包，頭也不回，過一會兒，她這纔抬起頭來，喫驚似的看着他，問道：

「有什麼事？」

「沒有事。我可以進來，我可以不可以？」

他不自願地又不預期地忽然發起脾氣來了。他對媽媽從來不是這樣的。這忽兒，他以爲媽媽是討厭他進來，他這一句回答就是挑戰。他說：

「我來問問你，那個，那個——他是幹什麼的？」

媽媽却沒辨味出他的粗魯，倒是溫順地回答道：

「查禮呀，他是一位作家呢。」

「他是——什麼？」他暴躁地驚愕地尖聲喊了起來。

「一位作家呀。他姓台爾莫，安東·台爾莫。你總聽得過這名字，你聽得過罷？」

「沒有。」

他的口氣是故意反對，而且不給人面子。然而就在這一瞬間他記起了曾經見過他的一個朋友的哥哥的書房裏有一本書是這什麼台爾莫著的；並且這個台爾莫去年冬天也教過書。他于是想道：「媽媽到那邊去過，當然的。」

原來影響到他這麼厲害的事情早就在他四周發生了，而他完全蒙在鼓裏——想到這裏，他不禁大生其氣。原來他和他媽媽中間的關係不像往常那樣亦既已很久了。他覺得孤立無助了，好像他是在那裏無效地和什麼看不見的仇敵在鬥爭。而這仇敵比他強得多呢。哦，原來「他」是一個「著作家」呀！就是那些寫點什麼可笑的故事的什麼「家」中間的一個，這些故事什麼意思都沒有，永遠不是真實的，不過胡謔罷哩。在他那硬性的沒有想像力的頭腦看來，所謂「著作家」也者，他老實是瞧不起。

不是官吏，也不是大公司的經理，又不是醫生，不是律師，不是公證人，也不是什麼有大的寫字間或是工廠的——他，查禮，是看得起這一切的。然而「那個人」却是個著作家呢！

「哼！」查禮鼻子裏響了一聲，跟着這一聲，他就把他所有的不滿意和沒輕重的話語都傾吐了出來。他看見他媽媽的臉紅了，一直紅到頸頸——他從沒見她臉紅到這般地步。「簡直像一個背不出書的女孩子呢，」查禮忽然這麼想了起來，「密密被先生責罰的時候正是這副臉相兒。」密密是查禮同級的一個女學生。

「他是很聰明的……而且，而且……他寫出來的文章是美麗的……」媽媽口吃地說，激怒到說不上話來。

查禮的臉色倒平靜些了。他的火性倒過去了。

他媽媽幫着這個——這個人，（他不再認這未來的爸爸了，）跟「他」反對呢。這一發見，使他傷心，使他深感到失敗的痛苦，他忍不住發作起來，他居心要出口傷人了：

「他就跟拾圾垃的差不多呢！」

「查禮！」媽媽厲聲叫了一聲。

查禮是安心大鬧一場的，他以爲鬧一場倒省得悶在肚裏——他知道媽媽有時候

會動真氣的。可是媽媽只不過那麼喊了他一句。而且，使他驚惶失措的，是他又看見媽媽臉上滾過了兩粒大眼淚。於是他呆住了。接着，他跑到媽媽身邊，抱住了他媽媽。

「媽媽別哭呀，」他悄悄地說，像一個怕女人眼淚的大人似的，「不要哭了呀。我不敢再說那樣的話就是了……」

媽媽沒處訴苦似的打着哽咽：「想不到你會這麼下流呀。」

一聽這話，查禮又是着急，又是不服；他很想劈面對媽媽叫道，「你不懂得呀。我一點也不。」但是被媽媽那作孽的樣子嚇怕了的他，只好低聲下氣回答道：

「我那裏是學下流呀。我不是想說那那……」

「他做你的爸爸再好再和氣也沒有了。」

查禮轉眼看着別處。這件事，他不想再提起了。這件事，現在和他不相干了！這件事，要他心服情願呢，辦不到，可是也不會惹他動火了。他現在只覺得爲了他自己說話不給「那個人」面子竟至使得媽媽哭一場，那未免太不值得罷了。

「明天下午……」媽媽說着又頓住了，頓住了一會兒，終於勉強說下去道：「在范蒲魯根家裏，你可以會着台爾莫先生。他是范·蒲魯根先生的朋友。」

查禮不回答。却又兀突地問道：

「你有沒有告訴了阿羅？」

「還沒有呢。他這麼一點點年紀的小孩子……」

查禮瞪大了眼，看着他的媽媽：

「阿羅也有點曉得了罷，可不是？」

一種要袒護阿羅的心愿在查禮心裏蠢動了，他想到，「倒好像他是木頭，是傻瓜。」

同時那媽媽方面却這麼想，「他又在幫着阿羅來反對我了。」

「我想來最好是先讓阿羅認識了台爾莫先生，往後我再把那事兒告訴他，」媽媽說，「先讓他們不知不覺攪熟了罷。」

查禮點了一下頭。他攪昏了，而且也疲倦了，正像先些時候他媽媽在那裏發悶而他

還沒把事情解決。但現在，帶着點虛空的感覺，他知道了這件事他是不能夠解決的了。

喫過飯後，只有阿羅的嘮叨絮語打破了沉寂，一會兒，這小傢伙跑到大廳裏找到查禮問道：

「幹麼媽媽哭過？你知道麼？」

「沒有的事。媽媽幾曾哭過。」簡截的回答。

阿羅驚愕地瞪視着他的哥哥。這哥哥是他的偶像，他的聖師，凡是這哥哥說的話，他都當作法律的。然而這一次可不對，這一次的話不真。

「可是我看見了呢，」阿羅堅持。

查禮的神氣是那樣的凜凜然，以至阿羅不敢再說下去。他站在那裏只管肯定地點着頭，就像開動了發條的時辰鐘。一半是好奇，一半是對於那不曉得的事有點害怕，兩者交迫，使他大胆地又說了一句：

「我猜着了，這件事我是不應當曉得的罷。」

「不要多嘴！」

查禮生氣地踩着腳說。什麼都要惹他發悶。他媽媽哭，他心裏是難過的，而況這又是他闖的禍，——而況全是爲了「那個人」，一個不成名堂的人。而且「那件事」歸根是那麼壞，那麼蠢，可是他却一向以爲是多麼夠味，多麼美滿呢。

「走開！別再多嘴瞎問！」

於是阿羅畏縮地走了開去。查禮却又立即自悔，當他看見小兄弟臉上那股受了委屈的樣子，他追上了阿羅，從樓梯邊把他拉回來，說道：

「我們一道到園子裏去罷，我給你看一條上好的毛毛蟲，一條蟲美人。」

三

在范·蒲魯根府上玩這麼一個下午，向來是件有味的事兒，但這回事前查禮老是悶悶地擔心。夜裏睡在床上，他翻來覆去不安寧，他想到也許「那事件」甚至比他猜想

的還要糟糕些。早上他醒來時，仍是這個憂疑抓住了他的心。那一天上午，他老是那麼怪樣地閉着嘴，踱進踱出；他這神氣，叫他媽媽想起了她的第一個丈夫。從前她看着了，總要欣然感動。但現在，她看着刺眼，看着害怕，看着惹氣。這一天上午，查禮沒有像往常似的處處留心幫助他媽媽——熱心地幫她做些小事情，親親熱熱和她談這個談那個；這一天，他獨自關閉在他自己房裏，度過了假期的最後一天的上午。而媽媽呢，悲哀地而且想不通地，覺得一個做母親的，一旦要求着自己的幸福時，就馬上會失去了一個兒子。

可是當午後她換好了衣服跑進那廂房（查禮在這裏看書等候她）的時候，她的態度又是那麼溫柔了，她說話的音調也是清脆而親熱，以至查禮的嚴肅態度也開始動搖了。他不轉眼的看着他媽媽，當她在替阿羅打領結，一邊打結，一邊和阿羅說笑。她看去是那麼年青。她的活潑嫩相，她的袍子，那是查禮從沒見過的，她臉頰上那股柔嫩的秋色，她那晶亮發光的眼睛——一切都使她顯得異樣，而且是說不出的跟向來不同了。查禮心裏一動，好像有什麼人告訴他道，媽媽給她孩子們的這些親熱溫存都不是從孩子

們身上來的根呢。「媽媽心裏有一點什麼事很快樂的時候，就老是這個樣子。」

查禮他們到了范·蒲魯根府上的時候，范·蒲魯根一家都在屋子後面草場上；大家見面寒暄過後，查禮就看見那邊園子盡頭有一位陌生人在那裏調弄着一羣狗裏的一隻，——這是個魁梧強壯的笑哈哈的男子漢，很瀟灑地跑近來了，那一羣狗在他身邊跳着跟着。

查禮心裏一喜，臉上不由的紅了。「莫不就是他？莫不就是那個人罷？」但是那位最幼的范·蒲魯根小姐跑到那陌生人身邊，挽住了他的胳膊，一面又叫着查禮道。

「這位是我們的叔叔包勃，從加列佛尼亞來的。」

查禮瞪大了眼睛發怔。他大失所望，甚至連禮節都忘記了。剛才一下裏，他簡直以不可能的爲可能了，他以為這個快樂相的人就是「那個人」，即使他是一個什麼著作家。那陌生面孔的叔叔幾個長步就到了查禮身旁了，而且像是老朋友似的對他攀談

「哦，你就是考司的朋友麼？那個小人兒就是你的弟弟罷？昨天在街上轉角停車的地方，我看見他吊住了那電桿在玩呢。那猴子樣的神氣真好看呀。我告訴你，今天下午我們要逛些什麼地方。我們這裏的孩子們都要逛那海嘴邊的土山。我這次從美國來，一路上總想着這個地方的砂土高墩墩。」

別的孩子們也都走過來了，考司就是查禮的朋友，還有考司的弟弟約伯，還有他們的幾個堂兄弟，表兄弟，還有威廉，十七歲的大孩子，可還在查禮他們同一年級裏，然而他是鄰舍，況又是這麼一個運動好手，所以總和他們一夥的。

他們出發了，走過許多鄉下路。查禮緊緊地挨着包勃叔叔身邊，而且他們跑上那些砂土的高墩，幾乎是兩人同時跑到了墩頂。查禮委實能跑。他覺得很自負，一下裏他又快活又和氣了。他們玩着最出色的遊藝，全是包勃叔叔發明的，查禮是那麼熱心地參加了那些遊藝，似乎他回回都預先知道他要做的的是什麼。而當包勃叔叔讚許地向他點頭的時候，查禮便感到了一種志同道合的快樂，同時又深喜這位叔叔不擊身分。他又發見，

（就好像是一樁新聞，）這位叔叔很能體恤威廉，不把那些要用敏悟的遊藝去難爲他，却讓他單在那些需要體力的運動上顯本領。於是查禮又在心裏想道：「這麼一位豪爽的運動家却又有些地方能夠體貼人家就同女人一樣，就同媽媽一樣……」

於是那股悶悶的擾亂又在查禮心頭浮起，可是立即被他對於遊戲的熱心所打消了。末了，他們慢慢地走回家去的時候，查禮心頭快活極了，這樣的滿心稱意是少有的，難得的，以至他覺得眼前什麼都好。這快樂的來源是真摯的交情，查禮完完全全領受了，而且心服情願地領受了。「包勃叔叔就了解我，」他一邊走，一邊這麼想。而他這觀念又證明很對，當他靜聽着包勃叔叔講起加列佛尼亞那邊的故事。

「我也想到那邊去呀，」他很鄭重地說，熱切地釘住了包勃叔叔的眼睛看着。

「有辦法。」包勃叔叔回看他，在他肩膀拍了一下。「我攬你上船去，就當你是一件行李好了。」

「要是被人家看了出來可怎麼辦呢？」

「這呀哦自然我假裝不認識你呀」

「可是我要說我們本來認識的。」

「那麼我們倆要關在一道了。」

他們像一對孩子似的哈哈笑着，走到了門口了。查禮的媽媽在草場上，坐在一羣客人的中間，當她看見查禮進來，她想到，查禮多麼快樂，看相多麼討人歡喜呀。

然而當她轉臉看她身後站立着的一個長長的男人時，她的心裏就有無限痛苦，這個長男子的蒼白而文雅的面孔俯下了正對着她的面孔。

「怎麼一回事？」

她向查禮招手，而查禮呢，突然喪失了他的高興活潑，懶洋洋地走向她身邊來了。只一眼，他就看得雪亮：是這個長長的蒼白的棍子似的傢伙了。一點也不像包勃叔叔。他失望地看着「這個人」。

「查禮，這位是台爾莫先生，於是，轉臉向着台爾莫，哀求似的，「這是我那個大的。」

她的聲音有點發抖，好像是故意逼尖了似的。這個查禮注意到，而且心痛，而且爲他媽媽的份上他惱着這個有點小鬍子的長人，這當兒，這個長人伸出手來和查禮握手的友意的棕色眼睛在那裏找覓查禮的眼光。

「哦，哦。」

「這個人」在這場合，一點也不出色，除了「哦，哦，」一句話也沒有的，——查禮看明了這一點，反倒心裏痛快。同時却也感得沉悶難堪。剛剛在包勃叔叔的懇切而爽利的接待以後，查禮剛剛辨味到所謂友誼，接着却碰到了這種拘束的會晤，這，立刻使得查禮心裏瞧不起「這個人」了；他肚子裏尋思道：

「不值一文錢的呀。」

他遲疑地站在那裏，甚至不說一句客套，在這當兒，台爾莫悄悄地又和媽媽長談起來：

「剛才我已經把大意講給你聽了，現在我再背誦一段給你聽聽罷。」

「呵，那一定很好聽的。」

原來他們是在議論一本書，是「他」的著作，當然查禮聽着就討厭。可是，他到底抬眼看了他母親一看。媽媽的臉上是喜氣洋洋的，而且得意到紅透了雙頰。查禮覺得難受極了，甚至于轉身便跑，好像他發見了媽媽在幹着不要臉的事兒。他心裏苦苦地想來想去總不明白——「爲什麼這個人一來了，媽媽就不是從前那個樣子了，不是他所熟悉的媽媽了，不是真媽媽了，一舉一動都叫他不能夠了解了。」

他帶想到密密，那個和他同學級的女孩子，當他把鬼怪故事講給她聽的時候，也是常常那樣紅着臉喜洋洋地看着他的。他向來也覺得密密這種神氣很對勁，爲的想多看幾次，他曾經故意把那些故事拉長了講個沒完沒結。呵，可是他媽媽今兒就好像跟密密一樣，（把那樣的笑臉給「那個人」看，）那是他越想越受不住的。

於是一半理性一半衝動地想着想着，他第一次對於「女人」這東西辨出了味道：又是恨又是愛。

當他加入了那一夥嘈雜地談着笑着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一隊時，遠遠地他又偷眼望了他母親一眼。台刺莫現在是坐在他母親身邊了。

他臉紅了，想到他媽媽就要做第二次新娘——他見過許多別人家的媽做第二次的新娘，可是現在輪到他自己的媽媽，他自己也不懂得什麼道理，覺得羞辱，而且覺得可恨了。

阿羅早已走到媽媽跟前，挨着了媽媽的膝頭站着，並且放開了尖朗朗的聲音，大模大樣和那個蒼白臉色的長人講着話；那長人呢，低頭看着阿羅，冷靜地微笑着，而且親熱地拉着阿羅到他身邊，好像有話問他。

哦，阿羅是進了他們的一夥了。查禮咬着嘴唇，趕快背過臉去，心裏又是嫉妬，又感到孤獨。他裝作沒有聽到他媽媽喚他，而且裝出了什麼都不介意的樣子，裝出了硬漢子的神氣，走去和包勃叔叔談着笑着。

他是在那裏做給那邊的三位看，他獨個兒也混得下——他是做給那邊三位看，只

要有包勃在那裏，他連正眼瞧他們一眼也不啦。

四

第二天是春假以後第一天上學：查禮坐在他的書桌前，高傲而且硬氣。他的朋友們成堆地在那裏活潑潑地說笑，他故意遠而避之，不和他們打夥；密密兩次從他身邊走過，第一次是挨着他這邊這樣近，以至他嗅到了她的捲曲的頭髮，並且她的腰帶邊兒也擦着他的手了，可是他只對她白了一眼，不理她。他討厭她，雖然，他看到了她臉上帶着那種驚愕悲哀的表情回頭來朝他身邊望望，然後把頭一扭，賭氣似的倏地走開，到她自己坐位上（那是在查禮位子的前面）斜着身子坐下了，——這種種的神情，他又私心裏感到滿足。他不禁失笑了，幾乎是冷笑。

隣座是一個新來的孩子。纏住了查禮問了這又問那。問了兩句，查禮只回答半句，——他懶得開口，心裏是越來越悶越生氣，再也掩飾不下去，可不料那孩子後來又巴巴地

問了一句道：

「昨天我看見你在那邊砂墩那裏逛呢。帶着你玩的可是你的爸爸麼？」

於是查禮猛覺眼眶裏一陣火熱。他好像又看見了包勃叔叔——這有趣的快樂的伴侶，這強壯的人兒。而且，爲的他同時回憶起台爾莫那種蒼白瘦長的怪樣子，他的失望的痛苦是這樣厲害，他竟至不暇思索地攆開了台爾莫，却拉了包勃來代替那位置，糊裏糊塗地就回答了那孩子一個「是的」。

話一出口，他這纔覺得自己做了件怎樣的事，他又着急，又生氣，霍地站了起來，就跑到課室的那一頭去，勉強裝出來似的夾在那一羣孩子裏說說笑笑。直到搖了上課鈴。這一課是歷史。

漸漸兒，他心裏靜下去了。瞪視着書上的地圖——可實在視而不見，他輾轉思索。

到底爲什麼他要說謊呢？他一定發昏了呀。要是一旦那個「真的爸爸」給那個孩子看見了，他要把他查禮當作個專吹法螺的人呢，他要笑他了！

他這人，向來是誠實到家的，從來不肯說一句謊話，不論是爲了要替自己辯護，或是爲了要給人家一個好的印象。可是，對於今兒這一句謊話，他倒並不怎樣放在心上。並不是爲的那孩子也許永遠不會知道，却是爲的自從他的長遠的盼望（要有一個爸爸）而今真個實現了時，他就看見件件事物都不稱他的心，都壞了；就是爲的這痛苦壓得他再也顧不到旁的什麼。

經過了最近兩天來顛顛倒倒的感情作用以後，現在剩下給他的，就只有對於台爾莫的反感了。他，孩子氣而且不講理似的，忽略了「那個人」的溫和好脾氣；他只是憤憤於自家的幻想的破滅。

他又怒，——什麼緣故，他實在自己亦不大了，——他怒這第二個爸爸得了媽媽的寵愛，勝過她的兒子，而這第二個爸爸現在一來就把他一向視爲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事情都無視了。他向來以爲媽媽只是他的媽。

他想來想去就只見到了這個：就是從此以後，他家裏是四個人的天下了。在各間房

裏，他們的各間房裏，會有「這個人」在那裏坐着，他要在園子裏踱方步，他們會在樓梯邊碰見，他就同他當然有那權利似的，凡是從前只有他，查禮和他媽媽，和阿羅，他們三個人享有的天下，現在「這個人」也都分享了。

然而查禮他自己的房呢……

他得救似的鬆了一口氣，好像在一個黑暗地方找到了一道門了。他恍惚看見自己就在他那小小的房裏窗前坐着，書桌上是他的書，平安而且沒有人來打攪。而且在這幻景之中，年紀青青的他第一次意識到還有一件可貴的事，就是工作：這是他的一種安慰，一個避難處，別人家想奪也奪不了。

他抬起頭來，咄的一下，往後一仰，這一動作是那樣的突兀，以至坐在他面前的密密，幾乎忍不住回過頭來看他。然而她忍住了。他只看見她那圓臉兒半側過來朝着他。

他的眼光越過密密，對着教師，把他的全部注意都放在課程上，而且他的眼睛放着

山中笛韻

西班牙 Pío Baroja 作

張祿如譯

燒炭人

喀拉斯醒過來，就走出了小屋子。順着緊靠崖邊的彎彎曲曲的小路，跑下樹林中間的空地去。他要在那里作炭窰的準備。

夜色退去了。蒼白的明亮漸漸的出現在東方的空中。太陽的最初的光線。突然從雲間射了出來，像泛在微暗的海中的金絲一樣。

山谷上面，彷彿蓋着翻風的屍布似的，瀰漫着很深的濃霧。

喀拉斯就開手來作工。首先是揀起那散在地上的鋸得正可合用的粗樹段，圓圓的堆起來，中間留下一個空洞。其次，便將較細的堆在那上面，再上面又放上更細的枝條去。於是一面打着口哨，吹出總是不唱完的曲子的頭幾句來，一面作工，毫不覺得那充滿林中的寂寥和沈默。這之間，太陽已經上升，霧氣也消下去了。

在正對面，一個小小的部落，就像沈在哀愁裏面似的，悄然的出現在牠所屬的田地的中央。那前面，是早已發黃了的小麥田，小海一般的起伏着。山頂上面是有刺的金雀枝，在山石之間發着芽，恰如登山的家畜。再望過去，就看見羣山的折疊，恰如凝固了的海裏的波濤，有幾個簡直好像是波頭的泡沫，就這樣的變了青石了。但別的許多山，却又像海底的波浪一般，圓圓的，又藍，又暗。

喀拉斯不停的做着工，唱着曲子。這是他的生活。堆好樹段，立刻蓋上郎機草和泥，於是點火。這是他的生活。他不知道別樣的生活。

做燒炭人已經多年了。自己雖然沒有知道得確切，他已經二十歲了。

站在山頂上的鐵十字架的影子，一落到他在做工的地方，喀拉斯就放下工作走到一所小屋去。那處所，是頭領的老婆在給燒炭人們喫飯的。

這一天，喀拉斯也像往常一樣，順着小路，走下那小屋所在的窪地裏去了。那是有一個門和兩個小窗的，粗陋的石造的小屋。

「早安，」他一進門，就說。

「阿，喀拉斯麼，」裏面有人答應了。

他坐在一張桌子旁，等着一個女人到他面前放下一張盤，將剛剛離火的鍋子裏的東西，舀在盤裏面。燒炭人一聲不響的就喫起來了。還將玉蜀黍麵包的小片，時時拋給那在他腳邊擦着鼻子的狗喫。

小屋的主婦看了他一眼，於是對他說道：

「喀拉斯，你知道大家昨天在村子裏談講的話麼？」

「唔？」

「你的表妹，許給了你的畢扇多，住在市上的那姑娘，聽說是就要出嫁了哩。」

喀拉斯漠不關心模樣，抬起了眼睛，但就又自喫他的東西了。

「可是我還聽到了還要壞的事情哩。」一個燒炭人插嘴說。

「什麼呀？」

「聽說是安敦的兒子和你都該去當兵了哩。」

喀拉斯不答話。那掃興的臉却很黯淡了。他離開桌子，在洋鐵的提桶裏，滿裝了一桶燒紅的火炭，回到自己做工的地方。將紅炭拋進窰頂的洞裏去。待到看見了慢慢地出來的烟的螺旋線，便去坐在峭壁緊邊的地面上。就是許給自己的女人去嫁了人，他並不覺得悲哀，也不覺得氣憤。毫不覺得的。這樣的事情，他就是隨隨便便。使他焦躁，使他的心裏充滿了陰鬱的憤怒的，是那些住在平地上的人們，偏要從山裏拉了他出去的這種思想。他並不知道平地的人們，然而憎惡他們了。他自問道：

「爲什麼硬要拖我出去呢？他們並不保護我，爲什麼倒要我出去保護他們呢？」

於是就氣悶，惱怒起來，將峭壁緊邊的大石踢到下面去。他凝視着那石頭落在空中，有時跳起，有時滾落，靠根壓斷了小樹，終於落在絕壁的底裏，不見了。

火燄一衝破那用泥和草做成的炭窯的硬殼，喀拉斯就用泥塞住了給火衝開的口子。

就是這模樣，經過着始終一樣的單調的時間。夜近來了。太陽慢慢的落向通紅的雲間，晚風開始使樹梢搖動。

小屋子裏，響亮着趕羊回來的牧人們的帶着冷嘲的叫囂，聽去也像是拉長的狂笑。樹葉和風的談天開始了。細細的流水在山石間奔波，彷彿是無人的寺裏的風琴似的，緊逼了山的沈默。

白天全去了，從山谷裏，升起一團影子來。烏黑的濃烟從炭窯裏逃走了。還時時夾着火花的團塊。

喀拉斯凝視着展開在他的前面的深淵。而且陰鬱地，一聲不響地，對着於他有着權

力的未知的敵，伸出了拳頭；爲要表示那憎惡，就一塊一塊的向着平野，踢下峭壁緊邊的很大的石塊去。

我的海邊

這是馬里亞·路易莎在每年秋初出外的游玩。當她的丈夫和朋友的誰一同去玩畢亞列支，或是孚安·兌·路斯的時候，她就坐在歷經吉普斯科亞海岸各村的搭客馬車裏，在一個村莊裏下了車。

那旅行，在她，是向着戀愛的聖廟的巡禮。在那地方，是由過去的戀切的記憶，使她的心輕快起來，從虛偽的生活的焦熱，暫時得到休息的。

在那地方，在濱海諸村的一個村中的墓地，看去好像被寂寥，花朵和沈默所圍繞的山莊似的，種着絲杉和月桂的墓地裏，就永遠地躺着戀切的男子……

這天傍晚，馬里亞·路易莎一到村，就照例的住在她乳母家裏了。

給旅行弄疲倦了，趕早就躺下，但被一種亂夢所侵襲，直到黎明之前，這纔入了睡。和一種驚嚇一同醒過來了。睜眼一看，臥房裏還連漏進來的一條光線也沒有。天一定還是沒有亮。再躺下去試試看，太多的回憶和想像，都亂七八糟的浮上心頭來，她要靜定這興奮，便跳下牀，略略整了衣，在暗中摸過去，終於摸着了窗門，推開了。

這真是像個秋天的亮星夜。紗似的，光亮的霧氣，籠罩着周圍。聽不到一個聲音，感不着一些活氣，來破這微明的幽靜的，什麼也沒有。只從遠處，傳來了緩緩的，平靜的，安穩的，大海的低聲……

村子，海，羣山——所有一切，都給已在早風中發起抖來的灰色的烟霧抹殺了。

馬理亞·路易莎一面沈思，一面凝視着，遮住眼睛不給看見遠方的不透明的濃霧，就覺到了一種平安。在暗中放大的瞳孔，逐漸的看出一點東西來，有些是輪廓也不分明的，一個影，有些是海邊的沙地的白茫茫。烟霧的團塊一動彈，那些無形的各種黑影便忽而顯出來，忽而隱了去。

風是陸風，潮濕，溫暖，滿含着尖利的臭氣和由植物發散出來的蒸熱。因為時時有海氣味撲鼻而至，就知道其中還夾着海風。

曙光從煙霧的灰色薄絹裏射了出來了。於是模糊的，沒有輪廓的東西，也就分明的決定了模樣。還有村莊，吉普斯科亞海岸的許多黑色房屋的那村莊，也從牠所站着的崗子上面顯出形相來了。村中的人家，是都攢在教堂的舊塔的四近的，站着，傍眺了海——是掀起着大波，喧囂着，總是氣惱的嘍叨着，噴着白沫的那北方的暗綠的海。

海岸的風景，逐漸的展了開來。在左手，可見層層疊疊的山石，那上面有一條路。右手，是依稀的顯着海岸線。那線呈着緩緩的彎曲，一端就成爲發着黑光的巨石，完結了。這巨石，當潮水一退，就屹然露出水面，恰如在白沫的雲中游泳的海怪似的。

村莊已經醒了轉來。風運來了教堂的鐘，且又運了去。來通知黎明的禱告的幽靜而舒徐的那聲音，在帶着懊惱的微明的空中發抖。

人家的窗和門，都開開來了。農人們在從牛棚裏將牛牽到道路上。在村莊的沈默裏，

聽得到的就只有那一面昂着頭，敞開鼻孔，舒服地呼吸着早晨的新鮮的空氣，一面吼叫着公牛的聲音。

面前看着這樣肅靜的，切實的生活；澎湃的海和鐘聲，又使她在近旁感到開口說話的宗教，馬理亞·路易莎的心裏，就浸透了一種淡淡的哀愁。直到太陽的光線射進屋子裏面時，她這纔覺得氣力。自己向鏡中去一照，在兩眼裏，看見了做夢似的，含着悲哀的，柔和的表情。

她準備到外面去了。穿上帶黑的紫色衣服，戴了沒有裝飾的帽子，臉上蓋了飾着時式結子的面紗。於是就走到滿是積着黃色水的水窪的道路上。

時時遇見些肩着木棍，走在牛的前面的牛奴。牛是開着緩步，拉着軋軋發響的貨物。

馬理亞·路易莎對於人們的招呼，一一回答着往前走。

終於走近了村莊。橫走過不見人影子的大空地，通過一個潮濕到霉黑了的石疊的小小的穹門，踏到礫石縱橫的狹窄的坡路上。這里有幾隻露出了龍骨的半爛的船，免掉

了長年的苦工，休息着。那穹門是繞着村莊的古城牆的留遺，在裏石上還可見簡陋的雕像，像下有開花的野草，滋生在石塊和石塊的間隙中。

從狹路的盡處，便望見了海邊。太陽扒開了雲，霧氣由海面上升，消失在天空中，風景也跟着出色起來的，是忿湧的歡喜。

空氣越加純淨，露出蒼穹的細片來了。霧氣一收，在山腰上，就看見種着牧草的碧綠的田地中央的一家房屋，或是山毛櫸和槲櫚樹的小林。羣山的頂上，也現出了有稜角的石頭，和幾株枝葉扶疏的細長的灌木。

海邊是熱的。馬理亞·路易莎放開步，一徑走到沙灘的邊上，在那里的一塊石頭上，頹然坐下了。氣惱似的，輝煌着的海，頑固地在拒絕太陽的愛撫。海想用朝霞來做成陰天，然而沒有效。光充滿着四邊，太陽的光線，已經在帶綠的波浪的怪氣而起起伏伏的皮膚上面熠熠地發閃了。

忽然間，覺得太陽好像得了加倍的勢力。海只是推廣開去，終於和水平線成了一直

線，連結了起來。

從此就看見了海波湧來的模樣。有暗的，圓的，看不透那裏面的波，也有滿是泡沫的波。其中又有彷彿自銜坦白似的，使日光照着混濁的內部的波。那邊的海岬上，則怒濤打着巖石，迸散而成雨。一到岸邊，就如生病初愈的女人一般，憂鬱地，平穩地湧過來，在沙灘上鑲上一條白色的沿邊，到退去時，則在沙上留下些帶黑的海草，和在日光中發閃的淡黑色的海蜇。

早晨就像夏天的早晨。但從海的顏色裏，風的嘆息裏，以及孤獨的漠然的微語裏，理亞·路易莎都覺着了秋聲。海將那偉大中的漠然的情緒，含在波浪裏送與她了。

含着海的律動和節奏，她的思想的律動，就和記憶，一起招致了戀愛的回憶來。

兩個人就只有兩人，也不談，也不想，也不整理思路，只是久久的茫然的躺在海邊的沙上，那時的幻影，恰如波浪似的，一步一步的漂來，將她的精神和生息在波浪，煙霧，大海裏的那精神，溶合起來了。

就在這地方，她和他認識了。那已經是十年以前的事，唉，已經是過了十年了！最初是對於他的病體的同情。而在聽他說話，和他說話的時候，她却連靈魂的最深處也發了抖。原是冷人的她，覺得戀慕的難以抑制了。不以石女爲意的她，覺得羨慕有個孩子了。

常常是只有兩個人，眺望着通紅的太陽沈在水平線的那邊，海被深紅的反照所鼓動的那惱人的八月的薄暮。一覺到這反映在自己們的心裏，兩人的神經就都爲了炎炎的欲情而抽搐了。

過去了的十年！唉，那十年！她所最悲哀的，大概就是這一事罷。她在未來之中，看着老後生活的灰色的太空——慘淡。

自此以後，十年也過去了！那時候，她是廿八歲！

新的春和夏，總該是年年會得轉來的，——她成了絕望的心情，想，——對着從無涯的那邊，湧來了波濤，而咆哮着的大海，在那麼樣通紅的薄暮裏，在那麼樣的星夜裏，新的心的新戀愛和新幻想，總該會抽起芽來的……而這我，却怕要像一閃即滅的水泡那樣，

一去不返的罷。

馬理亞·路易莎凝眺着寂寞的，悲涼的海邊。於是大洋的茫然的情緒，就從歎息於蒼白的秋天之上的海裏，來到她的心中，將一看見身體衰頹時，便會覺得的憂鬱，越加擴充開去了。

一個管墳人的故事

一出村子，就看見路的左手，有一家很舊的平房。在那潮濕到發黑了的牆壁上，威風凜凜的顯出幾個黑字，寫着「勃拉希陀葡萄酒店」的店號。

這寫字的藝術家，單是每一個字都用了時行的筆法還不滿足，還要畫一點什麼畫。於是在店門的門楣上，就畫了一匹大公雞，腳踏着給流矢射通了的心臟，拍着翅子。這是神祕透頂的形象，我們至今還不明白那意思。

店門裏面的前廳上，兩邊也都堆起酒桶來，弄得狹到只在中間剩下一條窄窄的走路。再進去就是店面，也不僅僅是酒場，還賣咖啡，賣煙，賣紙，別的還有好幾樣。後門口呢，葡萄架下放著幾張桌子，一到禮拜天的午後，酒神崇拜家們便聚到這里來，喝酒，玩九柱戲。信仰美神的人物也常到的，為的是要用除煩解熱的黑莓，消掉他的情火。

酒店的主婦富斯多，倘不是拿一個又懶惰，又浪費的擾亂的破落戶做男人，怕是早已發了財了。

那男人不但和她在發賣的上等次等的各種酒，都有極好的交情，而且還有種馬的多產能力的。

「喂，亞拉耶·勃拉希陀，」他的朋友說。「真糟！你這裏，又是這個了！你究竟是在怎麼弄的呀……」

「怎麼弄的，又有什麼法子呢，」他回答說，「娘兒們這東西，就像豬獾一樣的。譬如她……：只要用鼻子嗅一下，那就什麼了……：只要我脫下短褲，掛在眠牀的鐵欄干上，就

會大起來。就會田地好，種子好，時候好……」

「酒鬼豬糞」女人聽到了他的話，便叫起來。「少說廢話，出去做點事罷！」

「出去做點事？放屁，第二句話，就是做點事。娘兒們說的話，真古怪！」

正月裏的有一天，爛醉着走的勃拉希陀掉在河裏了。朋友們拉了他上來，沒有給淹死，但回家之後，因為不舒服，就只好躺下。兩面的肺都生了肺炎了，他躺着，唱着他所知道的一點五八調。但是，有一天的早晨，打小鼓的來到酒店裏的時候，他終於叫了起來：

「覺明，對不起，肯給我拿笛子和小鼓來麼？」

「好的，來了。」

覺明拿了笛子和小鼓來。因為他和勃拉希陀是很要好的。

「打什麼呢？」打小鼓的問。

「打奧萊斯克調。」勃拉希陀說。然而正在亂打之間，他忽然回過頭來，道：「喂，覺明，

立刻跳到收場，到收場。我也要收場了。」

勃拉希陀轉臉對了牆壁；於是，死掉了。

第二天，管墳人巴提給他那朋友掘了一個三尺深的，很像樣的，很容易掘好的坑。懷孕的酒店主婦管理着七個小孩子，在發煩。酒店是靠着死掉的男人的朋友的照管，仍舊做買賣。

這些朋友們裏面，最熟的是巴提賽拉，就是大家叫他「地獄的巴提」的漢子。這巴提，假使他沒有那麼胖，是一定見得是一個長條子的。他從後面看，是方的，從前面看，是圓的，從旁邊看，却是簡直像一個妖精的三角形。仔仔細細的刮光了的那臉，是紅色和紫色之間的顏色。小小的快活的眼，圍着厚皮厚肉的眼眶。鼻子呢，可是不能不說，並非希臘式。但是，假如沒有那麼胖，那麼闊，那麼紅，那是一定見得很漂亮的罷。他的嘴裏是沒有牙齒的。但是，他那因為陽氣的微笑而半開的嘴唇，剛剛合式的盤一般的大帽子，却連他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是有着難言之妙的事物。

壞話專門家和永久的酷評家們，都說巴提的青年時代是萬分放蕩的。猜他在敷設

北部鐵路的那時候，兩手拿着粗笨的石弩在里阿哈那里做路劫的也有。然而說他一定是越獄犯，以及說他做過海盜船上的水手的却也有。推測而又推測的結果，竟也有以爲巴提的自願去做管墳人，是爲了要從孩子的死屍裏提煉黃油之故的了。然而，我們爲保全「事實」的名譽起見，應該在這里聲明，就是這樣的推測，全都沒有證據。

巴提到亞美利加去混了多年之後，回來一看，只見他的地產，就是祖遺的山腰上的地面的一部份，已經變了墳地了。村子裏，是都說巴提已經死了的。村會裏看見巴提咬定着自己的所有權，就想買收這地面。但是巴提不答應他們提出的條件，只說，倘若條件是給他做管墳人，並且許他在墳地的泥牆的一角上，造一所拿着無邊帽和煙斗去住的小屋，那就不妨讓出祖遺的地面來。

這提議被接受了。巴提就造起小屋子，住在那里，去管墳去了。死人們對於巴提的給他們照顧自己們的墳墓，恐怕也不會傷心的罷。因爲他是用芳香的草木，美麗的花朵，裝飾了墳地的。

善良的巴提雖然這樣的盡心，但村人們却總當他是要落地獄的脚色。這只因為兩件事；其一，是禮拜日往往忘記了去聽彌撒；又其一，是聽村裏的牧師讚美上帝的時候，他使着眼色，說道：「遏薩古那，拉古那。」（原註：這是跋司珂語，「喂，好正經」的意思。）

村人們將這「遏薩古那，拉古那」的話當作惡意，心裏想：巴提這東西，誠實的地方固然是有的，但却會用了針對的話來損人。這話，是說牧師在附近的一個村莊中，養下三個孩子了。

人們對於巴提所抱的恐怖，是非常之大的，甚至於母親們，為要恐嚇孩子的緣故，就說，「小寶寶，哭下去，地獄的巴提要來帶你去了哩。」

村裏的老爺們是看不起巴提的。以學者自許的藥店主，自以為在將他嘲弄。

巴提和一個年青醫生很要好。醫生去施行屍體解剖的時候，管墳人就做幫手。倘有什麼好事之徒，走近解剖臺去，顯出恐怖和嫌惡的表情，巴提便向醫生使一個眼色，恰像是在對他說：「這傢伙沒有懂得奧妙，喫了驚了……哼……哼……」

人們對他的評論，巴提幾乎全不放在他心上；只要在富斯多的酒店裏舉行着天語，他就滿足了。恭聽這天語的人們，是村中惟一的自由主義者的清道夫；不去給人代理的時候，就做麻鞋的助理判事；拿着夜膳和酒壺一把，走進酒店去的，先前的學校教員堂。拉蒙照例的，打小鼓人；義倉的職員；還有另外的幾個。巴提的話，將他們吸住了。

他講完魂靈，說道：「這樣的東西，誰也不會出驚的，邁來克（電氣）呀！」的時候，聽着的人就大家互看臉色，彷彿在考查別人可會懂得這書句的深遠的意思似的。

巴提知道着種種的書句。連名人也未必全知道呢，他却疊連的吐出嚇退波克拉第斯（希臘哲學家）的警句來。他的哲學，是盡於下面的幾句的，曰：「人，就是像草的東西。生了下來，就不過是生了下來。有開紅花的草，也有黃的。所以，人也有好人，有壞人。然而，成爲酒鬼的人，那是生成要成酒鬼的。」

他往往用水濕一濕嘴唇。於是彷彿被那水的強烈，喫了一嚇似的，立刻一口喝乾了白蘭地。這是因爲這管填人，使人在小杯裏倒水，大杯裏倒酒的，是純然的惡作劇。

隨機應變的對付，巴提是一方之雄。有一天，以美男子自居的有錢的礦師，講着自己的本領：

「我的孩子，在渥拉薩巴爾村一個，斯畢亞烏來村一個，喀斯台爾村一個……」

「如果你的太太生下來的孩子也是你種子，那你的本領就更大了。」巴提像哲學家似的說。

當巴提用煙斗的煙烘熱着紅鼻子，一面講着在美洲的他的冒險談的時候，他的話，是伴着絕叫和哄笑的合唱的。

在美洲的巴提的冒險談，真也很有味。他做過賭客，商人，牲口販子，兵，以及別的種種。當兵的時候，勢至於活活的燒死了多少個印第安人。但巴提的真的惹人之處，却是講那對於黑人，山蟠（黑人與印第安人的混血兒），謨拉忒（白人與黑人的混血兒），黃種人的女人的戀愛的冒險。他的戀愛，是無須誇大，可以說涉及半音階全部的女性的。

*

*

*

*

*

酒店主婦是很任性的，所以生了第八個孩子之後的第二天，便離了牀，行若無事的勞動着。但到夜，却發起熱來，只得又躺在牀上。後來看定了那是產褥熱，隨後就被送到墳地裏去了。這主婦，是很會拖欠的。爲了這，酒店只好盤給人，八個孩子便站在街頭了。

「那孩子，總得想點什麼辦法，」村長說。他要人們聽不出他的跋司珂口音，幾乎是用安達細亞語來說的。

「那些孩子們，總得給想一點什麼辦法才好。」牧師翻起眼睛看着天，用了柔順的聲音低語着。

「對呵，對呵，那些孩子們，總得給想一點什麼辦法的。」藥店主決然的說。

「那是小的……做好事，」村公署的書記加添道。

日子迅速的過去了。已經有了好幾個禮拜。最大的女兒到郵差家裏去做事，安頓了。吸奶的孩子是釘蹄鐵人家的老婆勉強強的收養着。

其餘的六個，覺明，襄提，馬蒂涅角，荷仙，馬理，喀斯波爾，却是赤了脚在路上跑，耐着飯。

有一天早上，管墳人趕了一輛馬拉的小車，到村裏來了，將六個孩子都放在那上面，自己抱回了吸奶的孩子，統統拉到墳地上的自己家裏去了。中途還在藥店裏給吸奶的孩子買了一個哺乳瓶。

「假好人。」村長說。

「昏蛋！」藥店主人低聲自語道。

牧師不忍看見這樣的悲慘，翻上眼睛，向着天。

「不久就會拋掉的罷，」書記說。

巴提沒有拋掉了他們，並且把他們養得很出色。喫口多起來，連自己心愛的白蘭地也戒掉了。然而，可歎的是竟弄得神聖的墳地上到處是蔬菜。村子裏現在已經造好了市場，巴提就託那住在墳地近旁的朋友，把自己種出來的捲心菜和朝鮮薊送到市場去。

巴提的朋友在發賣的捲心菜，是出在墳地上的，但在市場裏，却以為味道厚入口軟，很得着稱讚。自己毫不介意的喫着祖父和祖母的爛了血和肉，買菜的人們是夢裏也想

不到的。

馬理喬

新聞是一傳十，十傳百。叫作「愛忒拉」的小屋子的主婦馬理喬，產後半個月，就生了希奇古怪的毛病了。忽而發着出奇的大聲，哈哈的笑，忽而又非常傷心似的啼哭，聲嘶的叫喊起來了。

人們大抵說，這是有惡鬼進了她的身體裏面的。也有人說，却因為會有一個古怪的男人，路過馬理喬的住家旁邊，看見了她，就使用了毒眼的緣故。

近地的人們的好奇心都到了極度，一聚集，一遇到，就總是談論着這故事。有說最好是通知牧師去的，也有以為不如去請那不是乞丐，也不是巫婆的吉迫希姥姥的。這吉迫希姥姥因為善能解除人和動物被誰釘看了的毒眼，所以有名得很。

有一天，近地的兩個姑娘去看病人，受了極強的印象，兩個都一樣的哭哭笑笑起來

了因爲這緣由首先的辦法是通知村裏的牧師去。就牧師被除了那屋子，其次是做驅邪的法事，教惡鬼退出牠所附的女人的肉體。然而，那法術却什麼效驗也不見有。於是乎這回就叫了那吉迫希女人來了。

這吉迫希女人一得通知，立刻就到，走進家裏去。她開手來準備。先用袋布縫好一個枕，裝滿了麩皮。其次是用枯枝五六枝，拗斷了，做了兩個火把。

夜半子時，她走進病人躺着的屋子裏，漫不管病人的罵和哭，把她細住在牀上了。

立刻把兩個火把點了火，口中念念有詞，教馬理喬的頭枕在麩枕上。呪語一停，便把鹽塊硬叫病人喫下去。但是，忽而又低低的念起「東方三賢王」的尊號來……

到第三天，馬理喬的病爽然若失了。

過了一禮拜。一向憎惡馬理喬的她婆婆，却又對她吹進了可怕的憂愁。那婆婆顯着莫名其妙的微笑，說，馬理喬的全愈，是因爲將那鬼怪移到她兒子，長子身上去了，那孩子的無精打采，就爲了這緣故。而且，這是真的。

先前非常可愛的那孩子，近幾天忽而成了青白的，很青白的臉，不再有活潑的笑了。有一夜，孩子被母親抱着躺在她膝上，就閉着眼睛，冷了下去。一匹漆黑的飛虻，在孩子身邊團團的飛着……

母親不住的搖他。然而並不醒，她於是裹上外套，跨出門，順着狹路，走向那乞食姥姥家去了。

天已經在發亮。淡白的一塊雲，溶在天空的帶青的碧色裏面了。

溫暾的，無力的太陽，開始照射了開淡黃花的有刺的金雀枝，和滿是枯掉的微紅的郎機草的羣峯。

馬理喬停在山頂上，歇一回，冷風吹得她慄慄的發抖……

姥姥的家在一處窪地裏。這原是舊屋子，曾經遭了火，那吉迫希女人慢慢地修繕好了的。馬理喬不叫門，一逕走進裏面去。由爐子的火光，可見不過五六尺寬的內部。屋子的上側，在填高的泥地上，有一張牀。兩側的牆壁，是用橫木代着櫃子，上面放着檢來的無數

的廢物。沒柄的水壺，破了的鐵釜，無底的沙鍋，都依照大小，分列在那裏。

爐子旁邊，乞食姥姥正和一個很老的，彎腰曲背的，白頭髮的蹣跚漢子在談天。

「你麼？」她一看見馬理喬，便沙聲的問道，「到這里來幹什麼的？」

「要你看一看這孩子。」

「已經死了。」吉白希凝視了孩子之後，說。

「不，睡着的。要怎麼辦，才會醒過來呢？」

「說是死了，就是死了的了。但是，要是什麼，我給煎起七草湯來罷。」

「莫，吉迫希，」那時候，老人開口了。「你做的那事，是什麼用也沒有的。唉，大嫂，如果，要你的兒子醒過來，」他向着馬理喬，用那在白眉毛下發光的灰色眼睛，看着她，接着說，「方法可只有一個。那就是到近來家裏毫無什麼不幸的人家去，求他們給你住一宿。去罷，去找這樣的人家去罷。」

馬理喬抱着孩子，出去了。不多久，便走遍了四近的人家。這一家是父親剛剛斷氣；那

一家是兒子害着肺病，從兵營裏成了廢人回來，只有兩個月壽命了。這地方，是適值死了母親，剩下五個沒人照管的孩子；那地方，是病人正要送到首都的養老院去了。因為兄弟們雖然生活得很舒適，但說肯收留的，是沒有的。

馬理喬從山村到郊外，從郊外到市鎮。信步走去，遍問了各色的市鎮。無論到那里，都充滿着哀傷，無論到那里，都瀰漫着悲歎。無論那一郊，那一市，都成着大病院，滿是發着瘋狂般的聲音呻吟着的病人們。

沒法子來施用老人所教的法子。無論到那里，都有不幸在。無論到那里，都有疾病在。無論到那里去一看，都有死亡在。

是的。沒有法子想，抱着悲苦的心活下去，是必要的。只好帶着哀傷和悲痛，作為生存的伴侶。

馬理喬哭了。哭得很長久。於是懷着擾亂的絕望，回到她丈夫身邊過活去了。

往診之夜

那一夜的記憶爲什麼會在腦子裏印得這麼深，連自己也不明白。從鄰村的醫生送來了通知，教我去做一種手術的幫手。這通知，我是在有一天的傍晚，淒清的昏暗的秋天的傍晚接到的。

低重的雲慢慢地散開之後，就成了不停的小雨，在落盡了葉子的樹木的枝梢上，掉下水晶一般的眼淚來。

汗黑的牆壁的人家，籠在煙霧裏，看去好像是擴大了。一陣烈風，吹開那下着的雨的時候，就如拉開了戲臺上的帳幕一樣，顯出了比戶的人家。從各家的煙囪裏徐徐逃出的炊煙，都消失在籠罩一切的灰色的空氣裏。

前來接我的山裏人走在前頭，我們兩個人都開始上了山路。我所騎坐的很老的馬，總是踢踢絆絆的。道路時時分成岔路，變了很小很小的路，有時並且沒有了路，走到那

點綴着實麥答里斯的紫色掛鐘的枯黃的平野上。當橫走過一座山下的大波似的連續的丘陵的時候，小路也起伏起來。那丘陵，在地球比現在還要年青，只是從星雲裏分出了來的流體時，恐怕是實在的波浪的罷。

天色暗下來了。我們仍舊向前走。我的引路人在燈籠裏點起了火來。

時時，有割着飼牛的草的山裏人在唱歌，這跋司河的一個歌，就打破了周圍的嚴重的沈默，路已經到了部落的屬地邊。村子臨近了，遠遠地望見牠在一座岡子上。閃爍在許多人家的昏黃中的二三燈影，是村子的活着的記號。我們進了村，還是向前走。那人家還在前面的小路的拐角上。藏在多年的榭樹，肥大的橡樹，有着妖怪似的臂膊和銀色的皮膚的山毛櫸樹這些樹木裏。斜視着道路，彷彿慚愧牠自己的破爛，躲了起來似的。

我走進了那人家的廚房。一個老女人將男孩子放在搖籃裏。在搖他。

「別的先，在樓上，」她對我說。

我由扶梯走向樓上去了。從門對穀倉的一間屋子中，透出聲嘶的，絕望的呻吟，和按

時的 ay, enei 的叫喊。這聲音雖然有時強，有時弱，但總是連續不斷的。

我去一敲，同事的醫生就來開了門。屋子的天井上，掛着編了起來的玉蜀黍。用石灰刷白的牆壁上，看見兩幅著色石版的圖畫，一幅是基督像，還有一幅是聖母。一個男人坐在箱子上，不出聲的哭着。臥牀上面，是已經無力呻吟的，青白色臉的女人，緊靠着她的母親……風從窗縫裏絕無顧忌的吹進來。而在夜的靜寂中，還響亮的傳來了牛吼。

我的同事告訴我產婦的情形。我們就離開屋角，用了嚴重的，真摯的態度，說出彼此的無智來，一面也想着但願能夠救得這產婦的性命。

我們準備了。教女子躺在牀上……那母親不敢看，逃走了……

我用熱水溫了鉗子，去遞給同事的醫生。他將器械的一面，順當的插進去了；但還有一面，却好容易纔能夠插進去。於是收緊了器械。這就發出了「ay, ay, ay, ……」的聲音，苦痛的叫喚，狂亂的罵髒，吱吱作響的咬牙……後來，那醫生滿頭流汗，發着抖，使了一種神經性努力，略停了一下。接着就聽到了又尖又響的撕裂東西一般的叫聲。

殉難完畢了。那女人成了母親了。於是忘掉了自己的苦痛，傷心的問我道：

「死掉了罷？」

「沒有，沒有。」我對她說。

我用兩手接來的那一塊肉，活着，呼吸着。不久，嬰兒使用尖利的聲音哭叫了起來。

「Iny, ene」那母親用了先前表示自己的苦痛的一樣的句子。包括了自己的一切

幸福，輕輕地說……

守候了許多時光之後，我們兩個醫生就都離開了那人家。雨已經停止了。夜氣是潮溼，微溫。從黑色的細長的雲間，露出月亮來，用青白的光線，照在附近的山上。大黑雲一片片的經過天空中，風撲着樹林，呼嘯着，好像從遠處聽着大海似的。

同事的醫生和我，談了一些村裏的生活。彼此又談了一些彷彿光的焦點一般，顯在我們心裏的馬德里的事情，以及我們的悲哀和歡喜。

到了路的轉角的時候，我們要分路了。

「再見」他對我說。

「再見」我對他說。於是兩個人像老朋友似的，誠懇的握一握手，別散了。

善 根

山上滿是堆高的黑沈沈的礦渣。到處看見倒掉的礦洞的進口，也有白掘了的礦洞。含鉛的水，使植物統統枯槁了。櫟樹和橡樹曾經生得很是茂盛的森林故績上，只剩了一片礪礪的荒場。這是蕭條而使人傷心的情景。

礦渣之間，連一株郎機草，或是瘦長的有刺的金雀枝也不見生長。樹木全無，只有妖怪一般伸着臂膊，冷淡的屹立着的大索子的木樁，排在地面上。

山頂上有一片手掌似的平坦的大地面，這里就設立着「礦山辦事處」。那是一所古舊的堅牢的石造房屋，有着窺探的小洞和鐵格子的窗門，這就很有些像監獄。

「礦山辦事處」正對面，可以望見泥磚造成的礦工們的小屋。是不乾淨，不像樣的

平房，窗洞做得很小，好像建造的時候，連空氣也加以節省了的一般。「礦山辦事處」裏面，住着一拉·普來比勳礦務公司」的經理。他是一個從頭到腳，全是事業家模樣的人，關於他先前的履歷，却是誰也不知道。年紀已經大了，却染了鬍子和頭髮。儼乎其然的，徹骨是流氓式的傢伙。他的很大的虛榮心，是在自以為是一個了不得的情郎。因為要博得這樣的名聲，並且維持下去，便拉了一個從馬德里近邊弄來的姨子，同住在一起。而且山安達細亞人式的空想，他還當她原是大家閨秀，因為實在愛他不過，終於撇下親兄弟，跟了他來的。

虛榮極大的這男人，雖然天生的胡塗，却又石頭一般的頑固。使那些手下的礦工們，拚命做工的方法，他是知道的。

從還沒有因為中了鉛毒，萎縮下去的他們的筋肉，榨取那掘出礦石，打碎礦石的氣力來的方法，他是知道的。

每當早上六點鐘和晚上六點的兩回換班的時候，他是一定去監督的，看可有誰不

去做工的沒有。爲號的喇叭一響，鉛色臉的瘦削的礦工們就走上礦洞來。那裏面，在發抖的也有。個個是駝着背，垂着頭。他們幾個人一團，走過舊的坡面，跑到山頂的平地上，進了各自的小屋，喫東西，歇息去了。停了一會，就有別一羣礦工們，由別的小屋子裏出來，於是鑽進礦山的底裏去。

少年們在做將礦石裝在籠裏，頂着搬運的勞動。女人們是從早到晚，從遠遠的山上，運了柴薪來。

骯髒的，衣服破爛的，半裸體的孩子們，在家家的門口吵鬧着玩耍。孚利亞——由一個男人的胡塗，竟至於升爲太太了的都會的婊子——却和這悲慘的氛圍氣漠不相關，穿着菲薄的輕飄的衣服，帶了侍女，不開心似的在「鑛山辦事處」前面閒逛，一面用輕蔑的態度對付着礦工們的招呼，像女王之於臣下一樣。

對於礦工們，她頭也不回。也不想認識他們的臉。以前，是給男人們儘量的作踐了的。現在却翻過來，輪到她來作踐男人們了。

「就是婊子，心也有好的。但是她，却是天下第一個壞貨。」連給她自己使用着的侍女也這麼說。別人看來也一樣，是壞心思的娘兒，是沒人氣的妖怪。

這年春天，緊鄰的村子上發生了天然痘。是一個鑿孔工人帶來的，忽而傳染開去了。在孩子們中間更厲害，幾乎個個傳染到。人家的門口玩着的，衣服破爛的骯髒的孩子隊，早已那里都看不見了。

這事件，也進了孚利亞的耳朵。因為礦工們的代表來訪問了她，將一封信，託她寄給其時沒有在家的經理。他們想知道，爲了充作對付傳染病的費用，能否預支半個月工錢。她鬆脆的拒絕了：

「這樣的托辭，還瞞得過我麼！不要臉的流氓們！要喝酒，就總在想要錢。看孩子們却像小狗一樣。」

一天裏，兩個孩子死掉了。到第二天，並沒有人去邀請，然而鄰村的醫生跑來了。孚利亞從窗子裏看見他的來到。醫生騎着黑白夾雜的馬。是一個短小的，臉色淡黑，生着絡腮

鬍子舉動非常活潑的人。他將馬繫在「礦山辦事處」的一根鐵格子上，便趕緊去看病。孚利亞被好奇心所驅使，就下了樓，打開窗門，偷偷的站在格子後。說了半點鐘，她聽到了醫生的強有力的堅決的聲音，和停了好久，這纔回答醫生的小頭目的聲音。

「真太不管了。」醫生說。「這樣下去，孩子們就只有死，像臭蟲一樣。可憐，把他們待得這樣壞。一張牀上睡着兩三個，是看也看不過去的慘狀呵！」

小頭目低聲的說明了經理的不在，以及把信寄給公司了，却沒有回信來……

「那麼，在這裡，可以商議一下的人竟一個也沒有麼？」醫生回問說。「這辦事處裏，沒有經理的太太呵，或是姨太太之類住在裏面麼？」

「不，有是有的。」小頭目說。「但是，是一個壞女人，一點也商量不來的。」

孚利亞不願意聽下去了。氣得滿臉通紅，像發了瘋一樣，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想好了趕出小頭目的種種的計策。惱得在家具上面出氣。於是傷心的哭起來了。想到那不認識的醫生對於自己所抱的成見。總是放心不下，就眼淚汪汪的哭了一整天。

第二天早晨，孚利亞就換上不大惹眼的裝束，去訪問礦工們的住家。看見了她，覺得很是駭然的女人們，便請她走進光線空氣，全都不夠的狹窄的屋裏去。悲慘和催人作嘔的含着惡臭的悶氣，充滿在所有空氣中，尤其刺鼻的是從天花病人的身上發散出來的尖利的，焦麵包一般的氣味。

在污穢的臥榻上，看見生病的孩子們和恢復期的孩子們，還有健康的孩子們，都亂躺在一起。和衣睡在地板上的父親們，是大開着口，打着野獸一般的眠鼾。

有一家裏，有一個紅頭髮的很可愛的女孩子，滿臉痘痂，一看見孚利亞便伸出細瘦的臂膊來了。孚利亞抱起她來，放在膝上搖着，不管會傳染，在她那到處膿疱的通紅的額上吻了一下。這是從她心裏覺醒過來了的神祕的接吻，就如使罪人化爲聖徒的那個接吻似的。

訪問完畢之後，她發見了充滿着對於萬物萬人的哀矜之情的自己的心了。她想將孩子們搬到「礦山辦事處」裏去，並且加以看護。

終於照樣實行了。許多禮拜，她看護他們，弄乾淨他們的身體。爲了行善這一種無盡的渴仰，爲了對於受苦的人之子的深大的母性愛，她犧牲了自己，連夜裏也不睡了。

丈夫回來的時候，兩人之間就發生了可怕的爭論。那男人達了憤怒的絕頂，教立刻將那些小鬼從這里趕走。孚利亞安靜地，然而堅決地反對了。他舉起手來。但在她那黑眼睛裏，看出了一種奇怪的東西，使他不知不覺的收回了自己的手。他什麼也不說。對於這事他不再開口了。於是孩子們就到全愈爲止，依然都住在「礦山辦事處」。

孚利亞後來還是常去訪問礦工們。竭力要除去所見的悲慘。逼着他減低那公賣的又壞又貴的物品，增加礦工的工錢。

「但是，喂，」他說，「這樣辦，公司怕要說話的哩。」

「但是，這不是好事麼？」她回答道。

他屈服了。雖然明知道自己的地位漸漸有了危險，但對於她那熱情的話屈服了。人們知道他年老，他也毫不介意了。不再去染頭髮和鬍子。而白髮却在他臉上給了

一種沈靜與平和。

不多久，礦工們也放肆起來。經理已經失掉了足以壓住他們的強橫的能力。公司對於他的管理法，很不滿意的傳聞，也聽到了。然而，被同胞愛的奔流所捲，竟至完全失去了做實務底人物的本能的他，却雖然覺得自己的沒落已在目前，也還是照常的做下去。

有一晚，是黃昏時分，忽然從公司的總經理來了一個通告，是對於經理的胡鬧的寬大的辦法的。其中說，他的職務的後任已經派定。教他立刻辭職，將辦事處交出去。

他和孚利亞都並不喫驚。兩人和黑夜一同走出了「礦山辦事處」。他們大概是相信天命，攬着手，下了山，站在街頭了。

墮落女子和老冒險家，覺醒了同胞愛的這兩個人，現在是向着昏暗的，寂靜的，淒清的平野，在雕着星星的天空下，走着，去尋未知的運命去了。

小客棧

坐了火車，旅行北方諸州的時候，諸君曾在黑沈沈的小村的盡頭，見過站在冷街角上的灰黑色的粗陋的屋子的罷？

諸君也會覺得，那屋子前面，停着搭客馬車，大門開着，點着燈，門裏的寬闊的一間，像是雜貨店，或者酒店的樣子罷？

諸君以為這屋子是村裏的小客棧，正不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對於住在這荒僻之處的可憐的人們，從諸君的心底裏，恐怕會生出一種同情來的罷？

小客棧的人們走到街上，望着火車，悲哀地目送牠跑過，搖着手巾，表示了親愛了罷？走着的和留着的來比一比，好像是飛快的走過去的有福氣。但是，恐怕倒是留着的算有福氣的。

慌急慌忙的，一下子鬧到都會的混雜裏面去的人，是不知道我們跋司珂諸州的小客棧的。不知道地上的最懇切，最有情的小客棧的。

用自己的脚，走過了世界的諸君；討飯的，趕集的，叫賣的，變把戲的諸君；除自己的脚

所踏的地面之外，沒有祖國的諸君；除自己肩膀所背着走路的東西之外，沒有財產的下流的諸君；除美麗的自然和大野之外，一無所愛的放浪行子諸君！怎麼樣？我說的不是真話麼？坦白的說來罷，我們這里的小客棧，不是這世界上最可親，最質樸的地方，世界中的最好的地方麼？在荒涼到不成樣子的曠野上，在不祥的惡夢似的風景中，確也有蕭條、陰鬱的小客棧的。但是，大部份却很快活，和氣的在微笑。那窗戶，就像十分慈愛地凝視着諸君的一般。

坐着烏黑的火車，連自己經過什麼地方也不大看的，跑過野坂的不幸的人們，急於捲進大都會的旋風裏面去的不幸的人們，是受不着人生最暢快的，千金難買的印象的。這，便是在馬車裏搖着，走過長路之後，到了小客棧時候的印象，唉，這就是的！

千金難買！只有這，纔是和那一瞬間相稱的惟一的話。諸君在搭客馬車裏，坐了好幾個鐘頭了，雨在下着。灰色的情景，罩着冬天的精光的地面。搭客馬車在落盡了葉子的列樹之間，沿着滿是乾枯的帶刺金雀枝和叢莽的山腰上的，給漲水弄渾了的溪水的岸上

往前走，前面却總是隱在煙霧中的許多黃色水窪的道路。

諸君因爲冷，有些渴睡，朦朧起來了。想睡一下，做了各種心裏想到的姿勢，然而終於睡不着。掛在馬頸子上的鈴的單調的聲音，不斷的在耳邊作響。冷，餓，渴睡，這些意識，竟無法使牠消除。

這道路，彷彿是無論怎麼走，也總是走不完似的。隔着車窗的昏暗的玻璃所看見的羣山，人家，急流，站在十字街口的淒涼的小屋子，都已剩在後面的了，但彷彿又慕着馬車，跟了上來似的。

走進了一個村子裏。馬車的輪子，在街路的凹凸的鋪石上，礫礫格格的跳起來。「總算到了罷？」自言自語着，從窗口望出去。但是馬夫不下來。將一包信件拋給一個男人，一隻箱子交給一個女人之後，又拿鞭子一揮，馬車就仍在鋪石路的礫石之間震動起來，慢慢的轉出那滿是水窪的街路上去了。

萬分厭倦了之後，渴睡漸漸的牽合了眼睛，大家真覺得這道路是走不完的了。的時

候馬車却停下來了。還看見馬夫從座台跳在道路上。

到了。坐客都困倦不堪，連提皮包的力氣也幾乎沒有了，彎着腰從馬車上走下，走進小客棧裏去。

「請到這邊來……請……這邊……東西立刻就送到諸位的屋子裏面去。」

從客人那里接去了外套和行李。還問客人可要到廚房裏去烘火。

諸君就走進廚房裏，於是開初，是煙眯了睛眼。

「爐子不大靈，況且風也真大。」就這麼說。

但是，誰管這些呢？

於是，看出了諸君是講跋司話的那姥姥，就極和氣地在火旁邊給諸君安排起坐位來。諸君的夜膳也在準備了，當諸君正在烘腳的時候，那頭上包着布的鷹嘴鼻的姥姥，就將自己年青時，還是五十年以前，在村裏的牧師府上做侍女時候的一些無頭無緒的故事講給大家聽。想起各樣的事情來，就露出孩子一般的沒有牙齒的齒齦，微微一笑。

這之際，客棧的主婦正在忙碌地做事。主人是和三個人，在和椅子一樣高低的桌上玩紙牌。四個人都顯着嚴重的，認真的臉相，只將沾滿手汗的磨破了的紙牌一回一回的玩下去。隔開一定的工夫，就是接着的「哪，押了，」和「好，來罷，」彼此兩班的紅和白的骰子，便增加了數目。

火旁邊，是幾乎在這小客棧裏喫白食的，懶惰漢，詩人而兼教堂的歌手，也是村裏的趣人和打鱒魚的獵戶在談天。那人自己聲明過，是打鱒魚的獵戶，却不是漁人。爲什麼呢，就因爲捉鱒魚是用火鎗的。兩個人許多工夫，專心的講着關於鮭魚，水獺，野豬，刺猬的習性的冗長而神祕的談話。

「諸位是在這裏用呢，還是請到食堂裏去呢？」客棧的主婦將諸君當作闊人，至少，是店鋪的推銷員那樣，問。

「這裏就好，這裏就好。」

於是鋪着白布的小桌子擺起來了。接着就搬出晚膳來，供奔走的是叫作瑪吉里那，

或是伊涅契的臉色紅潤的有點漂亮的姑娘

大喫一通熟食。麵包呢，自然沒有福耳蒲爾·散求爾曼公爵那麼斯文的，就向果醬裏面醃。還將匙子直接伸進沙鍋去。這幾樣花樣，恐怕在高貴的大旅館裏是看不見的罷。

諸君喫得一點不剩了。酒也多喝了一點。當瑪吉里那來倒大慈大悲的白蘭地酒時，便對她開幾句玩笑，說是漂亮得很呀，或是什麼。於是她看着諸君的閃閃的眼睛和紅鼻子，發出愉快的，響亮的聲音，笑了起來。

晚膳完後，就上樓去睡覺。那是一間狹小的臥房，幾乎給一張鋪着四五副被褥的大木榻獨霸了。爬上那塔一般高的木榻，鑽進發着草氣息的墊被間，聽着屋頂滴瀝的雨聲，呼呼作吼的風聲，就不知怎地，自然心氣和平起來，總是深覺得有個慈善的天父在上，只爲了要將綿軟的眠牀，放在各處的小客棧裏，將富於滋養的晚膳，給與可憐的旅人，常在苦心焦思，就令人竟至於眼睛裏要淌出淚水來了。

手風琴頌

有一個禮拜天的傍晚，諸君在亢泰勃利亞海的什麼地方的冷靜的小港口，沒有見過黑色雙桅船的艙面；或是舊式海船上，有三四個戴着無邊帽的人們，一動不動的傾聽着，一個練習本手用了舊的手風琴拉出來的曲子麼？

黃昏時分，在海裏面，對着一望無涯的水平線，總是反反覆覆的那感傷的旋律，雖然不知道爲什麼，然而引起一種嚴肅的悲哀的。

舊的樂器，有時失了聲音，好像哮喘病人的喘息。有時是一個船夫低聲的和唱起來。有時候，則是剛要湧上跳板，却又發一聲響，退回去了的波浪，將琴聲，人聲，全都消掉了。然而，那聲音仍復起來，用平凡的旋律和人人知道的歌，打破了平穩的寂寞的休息日的沈默。

當村莊上的老爺們漫步了回來的時候；鄉下的青年們比賽完打球，廣場上的跳舞

愈加熱鬧，小酒店和蘋果酒排間裏坐滿了客人的時候；潮濕得發黑了的人家的簷下，疲倦似的電燈發起光來，裹着毯子的老女人們做着念珠祈禱，或是九日朝山的時候，在黑色雙桅船。或是裝着水門汀的舊式船上，手風琴就將悲涼的，平凡到誰都知道的，悠揚的旋律，陸續地拋在黃昏的沈默的空氣中。

唉，唉，那民衆式的，從不很風流的樂器的肺裏漏出來的疲乏的聲音，彷彿要死似的聲音所含有的無窮的悲哀呵！

這聲音，是說明着恰如人生一樣地單調的東西；既不華麗，也不高貴，也非古風的東西；並不奇特，也不偉大，只如爲了生存的每日的勞苦一樣，不足道的平凡的東西的。

唉，唉，平凡之極的事物的玄妙的詩味呵！

開初，令人無聊，厭倦，覺得鄙俚的那聲音，一點點的露出牠所含蓄的祕密來了，漸漸的明白，透徹了。由那聲音，可以察出那粗魯的水手，不幸的漁夫們的生活的悲慘；在海和陸上，與風帆戰，與機器戰的人們的苦痛；以及凡有身穿破舊難看的藍色工衣的一切人

們的困憊來。

——唉，不知驕盈的手風琴呵！可愛的手風琴呵！你們不像自以為好的六絃琴那樣，歌唱詩底的大謊話。你們不像風笛和壺笛那樣，做出牧兒的故事來。你們不像喧囂的喇叭和勇猛的戰鼓那樣，將煙灌滿了人們的頭裏。你們是你們這時代的東西。謙遜，誠懇，穩妥，也像民衆，不，恐怕像民衆而至於到了滑稽程度了。然而，你們對於人生，却恐怕是說明着那實相——對着無涯際的地平線的，平凡，單調，粗笨的旋律——的罷……

兩個世界

丹麥 J. P. Jacobsen 作

伍蠡甫譯

「在他之前，北歐文學還不曾有過這樣善用文字來繪成圖畫的。」

——勃蘭兌斯

薩爾莎河怎樣好使人們愉快呢？在它的東邊岸上，是一個十分黯淡窮苦的村落，冷清得出奇。

緊緊貼近水邊，有許多破房子，就像一堆可憐的叫化子，爲了身上沒有擺渡錢，都被河水攔住，只好呆立在岸上，把殘毀的肩角一個靠着一個。還有一排排的支柱，伸出灰色——的水面上，它們給河水浸漬，腐朽得不成樣子了，却被這羣叫化子用作拐杖，來支撐自家

的身體。黑暗無光的窗洞，嵌在門頭上，屋頂蓋着草，這又像似叫化子們長眉之下，露出慘淡的目光。然而，薩爾沙河的西岸却有一片一片的青草地，映着遠處金黃的墟煙，草地上造了好多房子，有單獨一所的，有兩所併在一處的，一齊散布在和悅的空氣下。對岸上，叫化子們蹙額皺眉地朝西望着，深含憤懣的神情。在這化子一般的房子裏，看不見一些光亮；只有使人沮喪的暗與靜；河水不住地慢慢流去，一路上囁嚅作響，像似厭棄生命，要忘懷一切，才能安慰了自己。

太陽正在落下去，蟬聲開始，空氣裏充滿清脆的調子，對岸臨水的蘆葦輕輕拂動，微風起處，又吹散了蟬鳴。

不知有多少年了，她害着苦痛的疾病，不問是走路或是躺下來，她不會得到過安寧。她不知向着多少「聰明」的女人請求診治。她又幾番浸洗在「聖」泉裏，但是終究沒有用處。最後，她於一個秋天，到聖巴沙洛漠去朝拜；在那裏一個瞎了一隻眼睛的老頭子勸

她把一束薄雪草，一塊碎玻璃，一些小麥，墳頭上的鳳尾草，她自家的頭髮，以及棺材上的碎木片都綁在一起，遇到渡水而來的年青美健的女人，便舉起這一捆東西，擲了過去，那末，她許久不好的疾病一定可以離開自己，轉到這年青女子的身上去。

照樣捆成的一些東西現在已藏在她的披肩的下面了，沿着河流第一出現在她面前的是一隻小船。她再走到門頭的廊上。小船靠得這般近，她可以看見船板上面的六個客人。他們都很陌生，以前不曾看見過。船頭上站着一個人，手裏拿着篙子。船尾坐着一個女人，望着撐船人的動作，在她身邊還有一個青年男子，不住地注視她。船中間，三個客人呆坐着。

病婦人俯下身體，向欄杆外面望。她臉上每道皺紋收緊起來，一隻手放在披肩下。兩個太陽心的血跳動得格外快。她的呼吸幾乎停頓，她鼻孔顫動，兩頰泛紅，眼睛張得好大，等候小船的到來。

從薩爾沙河的上游不多遠，一葉小舟搖過來。

東岸破屋的一個窗洞裏伸出一個瘦弱婦人的臉，俯視這小舟。她舉起幾乎可以透明的手掌，遮在她的眼睛上，因為落日的光芒正照着舟尾的水波，就同一面金黃鏡子閃耀一個舟影。

婦人白蜡般的臉色也在暗處顯露着，好像黑暗本身也有光。人們在漆黑的夜間可以看見海洋裏翻騰着白浪頭，所以也能看見黑屋子裏婦人的白臉。她的一雙眼充滿了畏懼，正在那裏找尋着什麼；懶得張開的嘴邊含了非常懦弱的笑容，但她向外突出的額頭上印下垂直的皺紋，這又在她全部的面容上添了一重決心，失望的決心。

小村裏教堂的鐘開始慢慢地響了。

她轉過身子，背着夕陽，前後搖晃她的頭，要避掉徐徐送來的鐘聲；這當兒她又好像響應那持續的調子，低聲說道：

「我不能再等了。我不能再等了。」

但是鐘聲還是往下響。

她好生煩惱在廊上來回地走。失望的影兒更加深深印在她的臉上，她的呼吸也比前沉重了，就像一個人不能不流淚，可是哭不出聲音。

船上客人們的說話已經可以聽見了——有時候很清楚，有時候又像悶着的鼓聲。「快樂」內中一個說，「完全是邪教徒的觀念。你決不能在新約聖經裏找到這個字。」

「那末濟渡呢？」另外一個問。

「不。你們且聽我的意思。」又是一個說，「空想的談話常會離開題目太遠了；我們還是回到我們最初所講的上面吧。」

「那末，很好。還講希臘人吧……」

「要講希臘人，還得先講腓尼基人。」

「腓尼基人有些什麼事情呢？」

「一些也沒有！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原故腓尼基人總是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

現在小船正對着房子，在剛要駛過去的當兒，船上有一個人點火吸他的雪茄煙，火光閃了幾閃，照着船尾的女人，她正仰望黑暗的天空，處女的鮮豔的臉上含着笑容，朱唇開着，明晰的雙睛放射癡迷的表情。火滅了。一件東西落在水裏，濺起水花，輕輕的一聲可以聽到，小船就此駛過去。

又是一年了。兩岸上罩着濃厚的黑雲，太陽落下時，染作血紅的顏色在雲間，重又映在深黑的水面上。一陣清風吹過原野，蟬聲沒有了——只剩潺潺的河流，和簌簌的蘆葦。遠處來了一隻船。

這老婦人走到河邊……她一年前向着少女投擲那一捆的東西，隨即昏倒了，那強烈的感情——或者還有鄰近新到的醫生——給她的病起了變化。有好幾月，她的病漸漸好起來，終於完全恢復她的康健。她最初每當意識着重來的康健，心上就有一番的沈醉；但是這沈醉却不長在。她又漸次地沮喪，憂鬱，不安，充滿着失望，因為她總是難忘那一

晚間船上坐着的年青女人。她彷彿看見這女人跪在她的脚下，哀懇的目光向她望着。後來，這幻象消失了，然而她很曉得它仍舊存在着。這年青女人會不住地呻吟，接着靜默一下子，然而不久又會湧現在她眼前。到了一年過去的現在，這幻象却又一直不離她，慘白消瘦的臉上嵌着一雙大得離奇而又充滿驚異的眼睛，總是對準了老婦人。

今天晚上，她站在河邊，手裏拿着一根棒，在軟沙上畫了好多個十字，還不時抬起身子聽聽寂然的周圍；她隨又彎下身去畫十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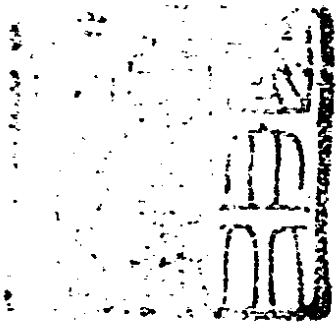
忽然間，鐘聲又開始。

她當心地畫完最後一個十字，丟開棒兒，跪下來禱告。接着她就走到河裏去，直待河水齊了她的腋窩。她雙手抱攏來，聽着身子沉進黑水裏。黑水捉住她，把她拖向深淵去，水跟着又同平時一樣地流，沉重陰慘，經過小村，經過田野——流開去了。

船重又靠近了。以前大家幫同搖船的一班青年都在船上，要作蜜月的旅行。他坐在船尾；她站在船中心，披上一個灰色的大披肩，頭上戴了一頂小紅帽……身子靠在那短

而無帆的船桅旁，嘴裏不住地低唱。

他們駛過這房子。她很高興，向掌舵的人點頭，望望天空，唱起歌來；她靠着船桅，仰看那浮過的雲彩，輕曼的歌聲伴着勝利的快樂。



書叢學文版出店書活生

文學百題	我與文學	春桃	犧牲	她的生命	遲暮	勞者自歌
傅東華主編 一元五角	傅東華主編 實價六角	落華生等作 實價八角	老舍等作 實價八角	王統照等作 四角五分	郁達夫等作 七角五分	豐子愷等作 實價六角
<p>內容有：勞者自歌（豐子愷）不算情書（丁玲）我的種痘（魯迅）故鄉一人（徐懋庸）我的學化學的朋友（茅盾）命相家（丐尊）倫敦的乞丐（語堂）等二十四篇散文。</p> <p>內容包含：遲暮、郁達夫、微神（老舍）屋頂下（魯彥）出獄（何家槐）沒有用的人（靳以）萬仞約（張天翼）祈雨（王統照）貴發叔（盛煥明）馬棚灣（墨沙）等九篇創作。</p> <p>本書內有王統照，臧克家，小獸，朱湘，劉廷芳，麗尼，林庚等七位作家的新詩卅一首，篇篇都新穎婉轉可誦。全書用乳黃色印書紙精印。極為美觀。</p> <p>內容有：犧牲（老舍）神經病（蜀賓）妻的一週間（沈起予）包氏父子（張天翼）可憐蟲（李輝英）銀鬚鬚身的時候（王統照）亞猛（魯彥）人非人（落華生）王家（萬迪鵬）沒有了牙齒的（章明）生路（張露薇）</p> <p>內容有春桃（落華生）鼠牙（魯彥）四十頭牛的慘劇（蔡希陶）五十元（王統照）鐵牛和病鴨（老舍）報應（張天翼）山中送客記（艾蕪）新年是不准哭的（征農）賑米（蔣牧真）一個虔誠人的夢（桃舒）小羅子（蔣弼）橋上（魯彥）</p> <p>本書內有五十九位作家各自寫他在文學活動上的經驗，如文學興趣的發生與見解的梗概，讀書心得，創作匠心，也可說是一本各作家文學生活的台傳。</p> <p>這是全國著名作家合力撰著的一部文學百科全書，題目雖只一百個，但是關於文學概論，文學批評，文學思潮，文學史等各部門中的應有問題無不具備了。</p>						

文 學 翻 譯 小 說 選 之 一

二 十 六 個 和 一 個

每 冊 實 價 八 角 五 分

外 埠 酌 加 寄 費

編 輯 者

生 活 書 店 編 譯 所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 海 福 州 路

第 三 八 四 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初 版

中 宣 會 圖 書 雜 誌 審 查 會 審 查 證 審 字 第 一 八 七 六 號

浮生